

俄羅斯文學叢書

前夜

---

屠格涅夫著

沈從文譯

共學社

## 屠格涅夫 前夜序

文學的原則是什麼？文學有何影響於社會和人生？

這個問題在自然派講起來，一定回答說：文學的原則就是用不煊不染的『真實』來描寫現有的生活，不加上什麼理想，也不有些微的剝損。這種『赤裸裸』的描寫固然是近代自然派文學的特色；但是據我看來，他決不能包括文學的實體，也不能確定他的目的。請問：文學家抱着什麼目的，願做那生活的『回聲』呢？——回聲一定是波動的，回聲一定遜於所欲模倣的聲音。再則：文學家應當不應當彷彿『回聲』似的把所有宇宙間發生的事實一一描寫，而無所別擇？這兩個問題如果能夠回答下來，那末文學的功用實在是如此。但是不能因為既不加上什麼理想，如何有文學家的目的；既沒有些微的剝損，如何能容你有選擇的功夫。所以自然派這樣的解釋未免有不足不盡之處，而這種文學對於社會和人生定無若何鉅大的

影響。

這樣看來，文學決不能僅以描寫生活的真實，即爲止境，應當多所別擇，把文學家的情感和理想寓在裏面，纔能對於社會和人生發生影響。這就是文學的原則。質言之，文學是不應當絕對客觀的，而應當參以主觀的理想。描寫固然應該真實，而同一真實裏不能不加以別擇，以完成文學的目的。文學的目的在絕對客觀的自然派看起來，是不甚要緊的。他們對於藝術應當是有益的一層雖還不否認，却同時以爲他的益處就在於他自己的範圍裏，和華美作品的內容毫無關係；他們並且以爲藝術自能得到他自己的範圍內的益處，祇須用藝術的手段來描寫真實的生活；如果現在欲要求什麼目的，那簡直是溢出範圍，而使他不成爲藝術。他們的意思彷彿說藝術的目的就是藝術，藝術祇爲藝術而生。然而這種論調實在是毫無一顧之價值的，因爲那裏能各種事實的描寫都有同樣的意義，並且得同樣的益處。

所以藝術——文學——如果祇有牠本身的目的，那也祇是沒有用的藝術，——文學。人生的藝術——文學，纔能算做真藝術，——真文學。

上面幾段話是說明文學應當歸結到人生方面；換言之；文學作品的製成應常用作者的理想來應用到人生的現實方面。文學一方面描寫現實的社會和人生，他方面從所描寫的裏面表現出作者的理想。其結果：社會和人生因之改善，因之進步，而造成新的社會和新的人生。這纔是真正文學的效用。

然而這種『人生』的文學作品實在是很少的，即以俄國的文學而論，——因為我一二年來所研究的祇是俄國文學，其他國的文學委實是不知道的，所以也只好就俄國文學而論，——也沒有幾篇作品足副其實的。俄國文學家中帶着這種色彩的也祇能推托爾斯泰，Толстой 屠格涅甫，Тургенев 道司托也夫司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 柯勒基，Топкин 安得列夫，Андреев 數人。其中



屠格涅甫的文學作品最適合於吾人說明人生文學之用，因為他的作品並不像托爾斯泰、道司托也夫司基似的太偏於思想和主義的一方面，却是純粹藝術的描寫；又不像極端客觀的寫實派似的祇作赤裸裸的描寫，而不顧到作者的思想方面，却在純藝術中表現時代的潮流和人生的趨向。

屠格涅甫有六篇名著：(一)父與子；(二)前夜；(三)貴族之家；(四)煙；(五)荒地；(六)路丁。這六篇實在是俄國近代文學中的傑作，各篇有各篇的主旨，各篇各描寫一時代的思想和潮流，實在是為研究俄國文學和思想者不能不讀的書。

我們介紹俄國文學也最注意於他這六篇著作，主意將他們次第翻譯成中文，因為這六篇是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社會思想的結晶，讀此可以知道俄國思想變遷的痕跡，更可以知道文學和社會及人生其間有多大密切的關係。

現在沈穎君所譯的屠格涅甫名著六種中的一篇前夜已告成功了！這本書對於當時的俄國社會有若何的影響，下節當舉以奉告；但是我信沈穎

君用佳妙的手筆來翻譯這種佳妙的著作，他影響於中國的社會也決不少。俄國社會因著這種書而變更一部分的思想，希望中國社會也能因為這種書而變更其平時陳腐虛偽的思想！

有人說：『我看這部書並沒有什麼絕大的深意寓在裏面，他不過是一本描寫愛情的小說。』這個人的話完全是誤會的，他祇看見其表面，其事實，自然得着不正確的見解。這本書出版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其主旨可以說完全針對着當時俄國社會的情形而發。俄國當一八三〇——一八五〇的時候，西方自由思想慢慢輸入進來，而帝皇的專制手段亦與之俱長。當時的青年一方感受着專制的痛苦，他方又受了自由思想的鼓動，大家都覺悟起來，欲在社會上有所活動。但是政治方面也決無那些覺悟的青年容足之地，便不得不趨於哲學宗教藝術等和現實少有接觸的各方面去。固然一時文風極盛，然而其弊也，離現實而好幻想，喜大言而屏實際。社會上

祇聽見軟弱的喊聲，而沒有實地的工作。屠格涅甫有見及此，所以著了這篇前夜的小說，以喊醒衆人的迷夢，使俄國的青年能棄去空言，腳踏實地地做去。書中女主人葉林娜對於白爾森涅夫和蘇賓都存個看不起的念頭，獨垂青於保加利亞亡命志士，窮無所歸的殷沙洛夫這個人。這個並不是說葉林娜眼光高，見解特別，却是證明屠格涅甫實在是厭棄白爾森涅甫和蘇賓兩人學問和藝術的事業，而推崇殷沙洛夫這種切志救國，鐵肩擔道的精神。然而讀者不要誤會：屠格涅甫並不是反對學問和藝術的事業，他也知道這種事業在社會上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俄國「當時」所最爲需要的並不專是這種事業，却是需要實地改造的力量和精神。他在自己小說裏不但對於白爾森涅甫和蘇賓表示蔑視的意思，並且一切否認與他同時的各種人。小說裏有一處可以證明出他的意思，他說：像殷沙洛夫這種人現在是沒有的了，所有的祇是喧噪者，鼓錘子，和從空虛移到虛空的人。這句

話真是罵盡俄國當時的人，形容盡俄國當時社會的情形！所以這篇小說實在是俄國青年的興奮劇，凡讀着這本書，便明白自己的責任並不在於空虛飄茫的言論，而在於實地去做改造社會的工作。此書一出，俄國不少青年男女都覺悟過來，爭著學殷沙洛夫和葉林娜的榜樣大張『爭自由』『謀解放』的旗幟，以做各種民間的運動，而促成社會的改革。由此可見文學與社會和人生實在是很有關係的。中國有句成語說：『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現在可以換一句『文學造時勢，時勢造文學』的話了。

以上已把前夜小說的效用約略講明，大概讀者一看，對於這本書也決不會再有什麼懷疑的地方。但是這本書的來歷也不能不敘述一下。屠格涅甫曾對於他六篇名著小說做過一篇自序，內中有四五段講起他所以做這本前夜的原因，不可不摘要翻譯出來，寫在下面，以作讀者的參考，也就算做我這篇序言的結束。

「：差不多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一年中我住在鄉間，一點也不出去游行。村裏隣家中有個爲我最熟識的一人，名叫瓦西里，克拉基夫（Василий Караткин）是個年輕的田主，約摸有二十五歲的年紀。克拉基夫是浪漫派，熱情派，酷愛文學和音樂，富有滑稽的才能，且富於情感和愛情，性格又很直爽。他從莫斯科大學畢業後，便住在村裏父親那裏。他父親每三年一定要發出種憂鬱病，彷彿瘋狂的樣子。他有個姊姊，也死於瘋狂。這些人早就死下，——所以我能隨便的說出來。克拉基夫不得不自己管理家務，但是他實在不慣做這些事情，他祇愛讀書，並和那氣味相投的人談話。不過這種人是很少的。鄰舍都不喜歡他自由的思想 and 嘲笑的言詞；——他們恐怕自己妻女一經和他認識，便要傳出危險不名譽的事情來。他時常過臨我家，在那時候他來和我談話也很能解我的悶氣。」

「克里米亞戰爭」一起，政府實行在士族內徵募兵士。那些和克拉基夫不對勁的人想着害他，便鼓動別人，選他爲招募軍隊中的軍官。他一得這個消息，就立刻到我家裏來。我看見他那垂頭喪氣的行徑，很使他驚愕不置。他劈頭第一語就是：「我從那裏是回不來的了；我實在忍受不住這個；我將死在那裏了。」他實在不能稱爲強健：他胸脯時常作痛，身體也是很弱的。我暗地裏固然替他擔憂，表面上却極力安慰他，並且說不過一年，我們一定能重新相見，捉膝聚譚。然而他依舊固執着自己的意思，後來同我在花園裏遊逛了一會，忽然對着我說道：「我有一件事情請求你。你知道我在莫斯科住了好幾年，你却不知道我在那裏所生的事故，」到現在却不得不把這些歷史說給外人聽。我努力這般做；我自信我沒有一點文學的才能，却勉強做成一本小冊子，現在特地拿來贈送給你。」說畢，他從口袋裏掏出本小冊子

來，有十五六葉紙的樣子，隨說道：『你雖然極力安慰我，但是我終信我是回不來家鄉的了。所以我請你把這本冊子拿去，改做成一篇小說，却切不可隨便棄置，那是我萬分希望的。』我正想辭去這個差使；後來一看，如果辭去，便要動他的怒，便勉強答應下來了。等他回去後，我拿來一看，裏面所寫的就是後來我這篇前夜的內容；但是他敘述得還沒有完，中間便截斷了。裏面說克拉基夫在他住居莫斯科的時候，愛上一位女郎，那女郎也很愛他；後來那女郎同一個保加利亞人名叫卡德拉諾夫 Катрахов 的相識，便移愛於他，同他一塊兒往保加利亞去，在那裏那人不久便死了。這個愛情的歷史的確實有其事。克拉基夫也正沒有文學的才能。就有一段『查里柴諾的旅行』描寫得還活潑，——所以我在自己小說裏還保存着他許多原來的話語。但是那時候我腦筋裏正迴旋着別種印象，我正預備做路丁小說；但是這種受委託

的任務有時還在我面前發生。我讀完克拉基夫這本冊子，不由得喊道：「這就是我所尋找的英雄呵！」那時候俄國還沒有這種人。第二天，我又見着克拉基夫，不但給他說我一定履行他的請求，並且還感謝他能够從困難引我出來，在我思想上放出絕大的光明。克拉基夫聽着極其喜歡，便和我鄭重叮嚀而別，前去從軍，不幸他到底沒有回到故鄉來。他的預想已經實驗了。他受着疫氣，死於營中。然而我終延遲我那預約的履行：因為我做完路丁，又做別的事情，——從事做貴族之家，在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冬間我又回到鄉裏來，憶起克拉基夫的事情，便找出那本冊子；想了一想計劃，就動筆起來。我幾個熟識的朋友都已知道這事情的原委，但是我認為還應當和讀者說明，所以寫將下來，使讀者能對於我那可憐的年輕朋友增加些迴憶……」

（民國九年九月十三日耿濟之序於京寓）



# 前夜

(ПЕРЕЧЕТ)

## 第一章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炎熱夏日的一天，距離昆錯夫 (Кунцово) 不遠的地方，莫斯科 (Москва) 河岸高大菩提樹的濃蔭裏，一片綠茸茸的草地上，躺著兩個青年。一個看去大約有二十三歲的光景，高身量兒，黑色的面容，尖銳稍爲歪斜的鼻子，高的額部，寬闊的唇上含着微笑，仰面臥着，露出沈思的神色，微蹙着自己那雙灰色的小眼，凝視着遠處；那一個爬在那兒，雙手扶着灰白色捲髮的頭，也向着遠處瞭望。他較自己的夥伴長三歲，然而看來，更現得年少；鬚鬚剛剛的生長，額下微有些柔毛。可愛的，容光煥發的圓面，暗褐色的妙目，美麗的凸出來的嘴唇，潔白的小手，在在都含着些兒童的嬌愛，動人的豔麗。所有他的身上，都現出健康幸福的愉快，不關心，自負，放肆，和青年的秀



美。雙睛轉動着，露出微微的笑容，頭倚在手上，這好像小孩們知道大人要看他們時的舉動。穿件粗布外套一類的寬闊白色的外衣，細頸上圍着一方淺碧色的手巾，身傍草地上擺着頂揉皺了的草帽。

無論誰都不要細想，看着他的夥伴，那付執拗的形狀，只一和他比較，就現得年老。他那夥伴很喜悅的，以為自己是很好。躺在那兒沒有一些樣式；大的上闊下尖的頭兒，無作法的長在他那長頸上面；一雙笨拙的手兒；上身緊緊的裹着件黑色的短外衣，兩隻長的腿兒，膝蓋凸着，彷彿蜻蜓的後腿。從這所有的看來，不能不認他是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所有他那笨拙的體格上面，都留着『正直』的痕跡，不美麗的稍為有些可笑的臉兒，現出常常去思想善行。衆人叫他做安得烈彼得羅維赤白爾森涅夫（Андрей Петровичъ Берсеньевъ）他那灰白色頭髮年青的夥伴，叫做巴夫勒雅科夫里赤蘇賓

（Давель Яковичъ Шубинъ）。

蘇賓起首說道：「爲什麼你不像我這樣爬着呢？那樣比較的很好。抬起腿來的時候，足踵就可以相擊，——你看，就是那樣。鼻子下面便是青草；可以飽覽風光，看着那大膽的甲蟲，怎樣在草上跳躍，或是看那螞蟻如何的奔馳。實在是，那樣最好。現時你裝出文雅的樣子，好像那跳舞裏的女郎，倚在紙製壁間時候的一般。你想着現時有休息的權利。說一句戲言罷：你是個三等學士呢！請休息罷！停止努力，伸展自己的肢體！」

蘇賓一半兒懶惰，一半兒談諧，用鼻音說着這以上的話，（那是些嬌養的兒童，在家裏逢着朋友們贈給他們糖菓的時候，纔那樣說話呢，）也不等着答覆，便繼續着說道：

「那些螞蟻，甲蟲，和其餘的些微蟲裏，所最使我驚異的，就是他們那可驚的嚴肅；露出那樣嚴肅的樣子，前後的跳躍，彷彿他們的生活，就是那樣！萬物之靈，最高主宰的人類，熟視着他們，然而他們對於他，並不怎樣：居然有些蚊子，

落在萬物之靈人類的鼻子上面，向他要求食物。這是很凌辱的。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來，他們的生活，有什麼不如我們的生活？若是我們允許自己尊嚴，爲什麼不許他們尊嚴？只好請哲學家給我解決這個問題！你爲什麼不言語呢？啊？」

白爾森涅夫吃了一驚，說道：「什麼……」

蘇賓重複說道：「什麼！你的好友在你面前解說深奧的思想，你不細細的聽着。」

「我最喜歡風景。你看，這些田野被日光注射着，何等的燦爛！」（白爾森涅夫稍爲喃喃的說了幾句。）

蘇賓說道：「所射出來的莊嚴的色彩，一個字，自然！」

白爾森涅夫搖了搖頭。

「你比我還要喜歡這所有的。這也是你的本分：因爲你是個藝術家。」

蘇賓把帽子戴在後腦海上，抗聲道：「不然；這不是我的本分，我是個肉商。我的事情——就是把肉模倣肩，腿，手，但是沒有樣式，沒有終了，只把肉散佈在各處……到了那兒，就算告成了！」

白爾森涅夫理會道：「美就在那裏。你那彫刻告終了嗎？」

「什麼樣的彫刻？」

「攜羊的小孩？」

蘇賓好像詠歌似的喊道：「鬼！鬼！你看一看現時的，老人，古物，就可以把自己的胡說，給打消了。你給我指着宇宙，說道：『美在那裏。』誠然，各處都有美，甚至於你的鼻子裏，都有美，但是不要追逐所有的美。老人——他們都沒有追逐美；然而美自己就會到他們的創造物裏去，至於從那裏來的——只有上帝知道，大約是從天上來的了。全世界都在他們掌握之中，我們不要往大裏去擴張；因為我們的手很短。我們只要把釣竿垂在一個小點上，

看守着他。魚若是一啄，就上來了！若是不啄……」

蘇賓剛要往下再說。白爾森涅夫抗聲道：「止住，止住。這是種奇異的談論。若是你不表同情於美，到處你都愛他，那你就無論何處都遇不見他，你的藝術裏，自然也就沒有他了。若是美麗的風景，美妙的音樂，一些也不能啓發你的心靈，我想着說，若是你不表同感於他們……」

「啊！你是個表同感於他們的人！」蘇賓說着，對於自己這句新發明的話笑起來，白爾森涅夫在那兒沈思。蘇賓繼續說道：「兄弟，你是個聰明的哲學家，莫斯科大學三等學士，同你難以辨論，況且我又是個學識淺陋的學生呢；但是我告訴你：我除去自己的藝術，只愛戀婦女裏的美……有時……」

他轉過身子來，仰面臥着，雙手放在頭上。

稍爲靜默了一會。午熱的沉寂，籠罩着明光燦爛沉沉入睡的大地。

蘇賓又說道：「請談論婦女罷。無論誰也不能把司塔霍夫（СТАХОВЪ）抓

在手裏嗎？你在莫斯科看見過他嗎？」

「沒有。」

「這個老頭兒簡直是個精神病的人。整天坐在自己的阿夫固司秦赫里司琪諾夫娜（Августина Христиановна）那兒，非常的煩悶，然而還是坐着。相互凝視着，那樣愚鈍……並且漸漸的嫌惡起來。上帝賜給這個人的是什麼樣的家屬；不然，只把阿夫固司秦赫里司琪諾夫娜給了他，我不知道有能比伊那鴨子形狀再為醜惡的人！近來我作了伊的個諷刺畫，有些黨唐諾的風味。畫的很不壞。將來請你看一看去。」

白爾森涅夫問道：「葉林娜尼科拉夫娜的半身像動手了嗎？」

「兄弟，未曾動手呢。對於這個人的像，着手起來，一定是很失望的。看起來，端正，嚴肅的容貌；以為不難求他相似。其實可不是那樣……好像珍寶似的，得到手是很不容易呢。你理會出來，伊是如何的聽從呢？沒有一點

地方不是活動的，只那眼光就是不住得變換，然而因此全身也就得變動了。叫彫刻師怎麼的作去，何況還是個不好的彫刻師呢？」他稍爲靜默了一會說道：『這是個奇異的生物……』

白爾森涅夫接着說道：『是伊是個奇異的女郎。』

『伊是尼古拉阿戚米赤司塔霍夫(Николай Артемьевич Стасов)的女兒，從此以後，又該談論血脈和種族了。這是很可笑的，伊實在是他的女兒，和他相像，也和伊的母親婀娜瓦西梨娜(Ан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相似。我誠心尊敬婀娜瓦西梨娜，伊是我的恩人；但伊是個牝鷄。葉林娜從那裏得到這個靈魂呢？誰燃着這個火呢？哲學家，又給你一個問題！』

但是『哲學家』仍舊沒有答覆他。總而言之，白爾森涅夫不喜歡多說話，每逢說話時候，吃吃的現出遲緩的樣子，沒有需要的搖動他那雙手；然而這一次他的心裏，含着莫大的靜默，那種默默彷彿疲乏和憂愁。他新近經



過長久艱難的工做。纔遷移到城外來，這種工做，總得佔去他每天數小時的時間。懶惰，空氣的溫和，清潔，達到目的的自覺，同朋友們放肆無聊的談話，可愛人突然出現的面容，所有這些異樣的和那同時的相似的感覺，作成一個共同的情感，輸入他身裏去，可以安慰他，擾亂他，疲勞他……他是個神經最敏捷的青年。

菩提樹下，非常的清爽，寂靜；蒼蠅，蜜蜂兒，嚶嚶的鳴着，圍繞着樹蔭飛翔；綠色可愛的小草，沒有黃金色夾雜在裏面，一些也不搖動；高莖動也不動的立在那兒，好像迷人似的；彷彿死了一般的黃色的小花，懸在菩提樹的矮枝上面。每一呼吸，愉甜的氣味，就射進心房的深處，但是他們很願意心房呼吸。遠遠的河岸那邊，一直到地平線的盡處，都是明光燦爛；間或吹着剪剪的微風，吹皺了，增大了，燦爛的光明；地上明亮的蒸氣，不住得飄裊。聽不見一些鳥聲；因為他們在這炎熱的時候，是不鳴唱的；然而到處聽見螞蚱的鳴聲，

靜靜的坐在這清涼的樹蔭裏，聽着這種生活，興奮的鳴聲，愉快的非常，漸漸的使人入睡，引起幻想來。

白爾森涅夫忽然搖動着雙手，補助自己言語的不足，起首說道：「你理會嗎，宇宙給我們引起種何等奇異的情感？他裏面所有的那樣的充滿，那樣的明顯，我想着說，那樣的使自己喜悅，我們都曉得這個，愛戀這個，同時他對於我永久是引起種恐慌，驚駭和憂愁。這是種什麼道理呢？我們在他前面，他的面前，最能承認我們所有的不滿足，不明瞭，或者他賦與我們的喜悅很少，然而我想說的那一種我們最需要的，他可是沒有。」

蘇賓抗聲道：「哼，安得烈彼得羅維赤我告訴你，這所有的是由什麼發生出來。你描寫的是單身人的感覺，那種人未曾生活着，只是看着出神，看什麼呢？自己若能生活着，那將要作一個活潑的青年，你無論往宇宙之門敲上多少下，他都不能用句明白的話來答覆你，因為他是個啞子。彷彿樂器似的

在那兒響着，然而等候不到他的歌聲。生存的靈魂——可以答覆最主要的就是婦女的靈魂。親愛的老友，我忠告你，變更別的一種心思，那你所有憂愁的感覺，就立刻消滅了。好像你所說的，我們需要什麼。這種驚駭，這種憂愁，這是種平常的自己的飢餓。給肚子些現時的食物，立刻所有的就安靜了。老友，在那廣大的地裏，找自己的一個位置容放自己的身體。何爲宇宙，宇宙是做什麼的呢？你自己聽着：愛情……是個何等有力，熱烈的字！宇宙……是個何等冷淡的，學校的表示！因此（蘇賓歌唱起來：）『祝瑪利亞彼得羅娜（Марья Терпона）的健康！』他又改變了，說道：不是瑪利亞彼得羅娜，啊，那都是一樣的！你懂得我的話罷。』

白爾森涅夫抬起頭來，下頷倚在彎曲的臂上。也不看着自己的夥伴，說道：『嘲笑做什麼呢。你說的很是：愛情——是個偉大的字，偉大的感覺……但是你所說的是什麼樣的愛情呢？』

蘇賓也抬起身來。——「什麼樣的愛情嗎？什麼樣的愛情都可以。我告訴你，按我的意思看來，所有的愛情，沒有什麼區別。若是你愛戀……」

白爾森涅夫插言道：「一心去愛戀。」

「哦，這很是，自己可以理會的心靈不是個蘋果，不能分開的。你若愛戀，那你就對了。我並沒有想着嘲笑。現時我的心裏那樣的溫和，心是那樣的柔和……只想着解釋，按着你所說的，宇宙在我們身上，為什麼有那樣的影響。因為宇宙喚醒我們愛情的需要，可又不盡力使愛情滿足。悄悄的把我們驅逐到一個別的生活的範圍裏去，然而我們還不曉得他，等候着他。啊，安得烈，安得烈，這很有趣味。太陽，天空，所有周圍的，都使得我們有趣，你倒在那兒愁悶；然而若是你在這一瞥裏，自己手裏握着所愛婦人的手，若是這個手和這個婦人都是你的，若是你凝視着伊，覺得不是自己單獨的情感，是伊的情感——安得烈，宇宙未曾使你憂愁，驚駭，是你沒有理會出他的美；他

正在那兒很喜悅的歌唱，重復你那讚美的歌曲，因為那時你把舌兒放在啞的宇宙裏去。」

蘇賓站起來，前後走了兩次，白爾森涅夫低垂着頭，面上泛出微微的紅色。

白爾森涅夫起首說道：「我不能十分贊成你的意見，宇宙不是永久指示我們：：愛情。（他這句話不是一氣說出來的。）他那樣威嚇着我們；他憶起極奇異的：：不易接近的隱秘。他不應當吞滅我們嗎，不是不住的吞滅我們嗎？宇宙裏有生，有死；宇宙裏的死，也彷彿生似的，那樣高聲嚷着。」

蘇賓插言道：「愛情裏也有死有生。」

白爾森涅夫繼續說道：「例如我春天有時站在森林裏，綠茸茸的草地上，被那美妙的沃別爾諾夫，（Oberon）的角聲警醒時候，（他說到這兒，稍為有些羞愧起來，）莫非這個：：」

蘇賓插言道：「愛情的熱望，幸福的熱望，除此以外，再沒有什麼了！我知道

這種響聲，知道疲勞和期望，他們都包藏在樹蔭下森林的深處，或者在那晚間夕陽西沉，林外河流潺湲時候的曠野裏面。我期望着從森林，河流，大地，天空，所有的雲和小草裏，得到幸福，希望和他接近，聽見他的呼聲。「我的上帝，——光明，愉快的上帝！」我好像一首詩文；第一節很卓絕的，第二節無論如何，也不能作出來了。幸福！幸福！生命暫時還沒有逝去，我們所有的肢體，暫時還在我們的掌握之中，我們暫時是往山裏走，還不是在山下走！」蘇賓用那急促，斷續的聲調，繼續說着：「我們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應當給自已把幸福爭過來！」

他狠自負的，抖擻了抖擻散髮，幾乎沒有喊叫出來，向上凝視着天空。白爾森涅夫也抬起眼來看他。

他悄悄的問道：「好像是無論什麼都沒有幸福高嗎？」  
蘇賓問道：「要作個比仿嗎？」說到這兒！就止住不說了。

「比如我和你，如你所說的，是個青年，良民，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都想着自己得到幸福……然而『幸福』這個字，是連絡鼓舞我們兩個人，強迫我們和好嗎？不是自利同不和嗎？」

「你知道那些連絡的字嗎？」

「是；那些字不在少數；你一定要想着知道。」

「哦？是些什麼樣的字呢？」

「例如藝術（Искусство）——因為你是個藝術家——故鄉（Родина）科學（Наука），自由（Свобода），公平（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蘇賓問道：「愛情（Любовь）呢？」

「愛情是個連繫的字；但不是現時，你所期望的；那種喜悅，犧牲的愛情。」  
蘇賓皺了皺眉頭。

「你這話對於德國人，倒是很好的；我想着爲己而戀愛；佔據第一的號數。」

白爾森涅夫重復他的話道：『第一號嗎？我看來，把自己放在第二號——這都是由我們的生活預定。』

蘇賓現出種可憐，齜蹙的樣兒，說道：『若是都按着你那樣的忠告做去，那世界上無論誰都不能食着鳳梨：衆人將要把他們給別人了。』

『由此看來，可見鳳梨也是不需要的，但是不要害怕：嗜好家永遠是可以找得到的，並且麵包都可以從外人口裏奪下來。』

兩個人都靜默了。

白爾森涅夫起首說道：『近來我又遇見般沙洛夫（Мисапов），請他到我這裏來；我決定想着令他和你相識……和司塔霍夫家屬相識。』

『般沙洛夫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哦，這就是你和我說過的那個塞爾維亞人（Серб），或保加利亞人（Болгар）嗎？是個愛國志士嗎？這些哲學的思想，許是他教給你的吧？』



「也許是那樣。」

「他是一個異乎尋常的人物麼？」

「是。」

「聰明麼？有才能嗎？」

「聰明麼……才能嗎？不知道，並且沒有想到。」

「沒有嗎？那他有什麼奇異的地方呢？」

「將來你看罷。現時我想着，我們也該走了。」

茶呢。幾點鐘了！」

「三點鐘了。我們走罷。這有多麼悶氣！這種談話，使得我全身的血都

沸騰起來。你不過以爲是一瞥……我不愧是個藝術家：所有的都很注意。

你要承認，婦女將要招待你嗎？」

蘇賓想着去看白爾森涅夫的面容，但是他轉過身來，從菩提樹下走出去。

蘇賓跟在他後面，很風流的轉動着自己那雙小腿。白爾森涅夫很笨拙的走着，伸着脖頸，走起來的時候，肩就高高的聳着，然而他和蘇賓比較起來，究竟現出是個正直人，紳士的樣子，我們說的這句話，也不是那樣的卑賤。

## 第二章

那兩個少年走到莫斯科河邊，沿着河岸向前行去。河面上吹出一陣陣的爽氣，耳邊聽得浪花飛濺低微的響聲。

蘇賓說道：「我又想着洗澡去，不過怕回去得晚了。你看，河水好像要誘引我們。古代希臘人說河裏有尼木法（*Nympha* 水中的仙女。）然而我們不是希臘人，啊，尼木法！我們是——厚皮的小船。」

白爾森涅夫理會道：「我們有魯沙勒克（*Rusalka* 水林中的女神。）

「只好你等着自己的魯沙勒克罷？在那小屋內悶人的蒸氣裏，和冬夜黑闇裏，所生出來的些恐怖，幻想的魔鬼，於我——彫刻家——有什麼相干呢？我所

需要的是光明，寬闊……上帝，什麼時候我纔往意大利去呢？什麼時候……」

「你這是想着說，往小俄羅斯去罷？」

「安得烈彼得羅維赤，你很可恥的，斥責我無思慮，愚魯的行爲，我是很苦惱的悔恨。這種行爲，我好像愚人的舉動：仁慈的阿妮瓦西梨娜給了我往意大利去的路費，我倒往霍霍勒（Хохоль）小俄羅斯人民的綽號）人那兒去，吃着麪團（小俄羅斯人的食物）並……」

白爾森涅夫插言道：「請不要再往下說了。」

「但是我可以說，這些錢也沒有白白的化費。看見了那兒居民的性格，最主要的，就是婦女的性格……我也的確知道：意大利以外是沒有幸福的。」

白爾森涅夫也不回身，向着他說道：「你往意大利去，什麼事情你也做不了。不過只將那雙翼抖擻個不住，然而飛不起來，我們很曉得你的。」

「司塔瓦塞爾（Старавець）已然飛起來了……並且還不只他一個人，若

是我飛不起來，那我就變成一隻無翼的海鵝了。蘇賓繼續說道：「我在這裏很煩悶的，想着往意大利去，太陽在那裏，美在那裏……」

在這一瞬的時候，他們兩個人行走的小路上，出現了一個戴着大草帽兒，肩着玫瑰色傘的妙齡女郎。

「我看見的是什麼呢？這裏的美迎着我們走來！」蘇賓說着，忽地彷彿在劇場裏似的，搖動着草帽，喊道：「溫和的藝術家，歡迎意中的卓雅(Sol)!」

妙齡的女郎，聽見呼聲，便止住了，用手指向着他，威嚇他，等到他們兩人走到伊身邊時候，伊用那稍爲有些嬌稚的聲調，啞啞的說道：

「諸君，不去吃飯嗎？已然預備好了。」

蘇賓拍着手說道：「我所聽見的是什麼呢？莫非你——可愛的卓雅——在這樣炎熱的時候，還想着找我們嗎？你那話裏的意思是這樣嗎？請你告訴我，是這樣嗎？最好請你不要說出：轉瞬間悔恨將要襲我的話。」

女郎稍爲現出些忿怒的神色，抗聲道：「唔，巴夫勒雅科夫里赤止住不要往下說罷，爲什麼你永遠不同我露出莊重的樣子說話呢？伊說到這兒，露出媚人的樣兒，蹙着眉峯，鼓着嘴唇，說道：『那我將要怒了。』」

「我那意中的卓雅尼克琪司娜（Зоя Никитина），你不要怒我，你不要想着，把我推入失望的，黑闇的，深淵裏去。我不會莊重着說話，因爲我不是莊重的人。」

女郎聳了聳肩，向着白爾森涅夫說道：「他永遠是那樣：對於我和待遇小孩一般；其實我歲數很大，已然十八歲了。」

「噯，上帝，」蘇賓呻吟着，額下的眼睛，直直的瞪着出神；白爾森涅夫靜悄悄地微笑。

女郎頓着足說道：「巴夫勒彼得羅維赤我將要怒了。」伊又繼續着說道：「葉林娜和我一同走着，現時伊在花園裏面，伊很畏懼炎熱，然而我是不怕

的。我們走罷。」

伊順着小路在前面走着，每走一步伊那苗條的身體，必微微的震動一下，張着伊那戴着黑色手套的纖手，理那面上柔長的捲髮。

他們兩個人跟在伊的後面，（蘇賓靜悄悄地一會把手放在心頭，一會又抬起來，比頭還高，）過了幾分鐘，他們走在圍繞著昆錯夫村無數別墅裏的一個別墅前面。從那綠沉沉的林木裏，看見花園中央有座塗着玫瑰紅色，鄉村式的小住宅。卓雅首先推開了小門，跑進花園裏，喊道：『我把那些放浪的人，找回來了！』有位年青，白色臉兒的女郎，從小路傍邊的長椅子上站起來，住宅的門坎上，站着位穿件紫綢外衣的太太，把繡花兒細麻布的手巾，舉在頭上面，遮蔽着日光，微微笑着，現出疲倦衰弱的神色。

### 第三章

婀娜瓦西梨娜司塔霍夫，是蘇賓家的姑娘，七歲上就成了個孤兒，遺產是

極其富足。伊的親戚，有極富的，有極貧的；父親這一方面的，都是狠貧窮的，母親這一方面的，都是狠富足的：例如元老院議員沃勒根（Волтер）王爵齊庫拉索夫（Тихирасовъ）。王爵阿爾達林齊庫拉索夫（Ардальонъ Тихирасовъ）是伊的個保護人，把伊送在莫斯科良好的寄宿學校裏，伊從寄宿學校裏出來時候，就把伊引到自己的住宅裏去。他是個喜歡交遊的人，冬天必定要開許多次跳舞會。婀娜瓦西梨娜將來的丈夫尼古拉阿威米赤司塔霍夫就是在這些跳舞會裏，有一次征服了伊，伊在那裏穿件『美麗的玫瑰色的衣服，小玫瑰花組成的頭飾。』伊還保存着這個頭飾呢……司塔霍夫是十二年前負傷辭職步兵上尉的兒子，上尉在聖彼得堡得着個狠有利益的位置，司塔霍夫到了十六歲，就進了陸軍士官學校，後來投入近衛隊裏去。自己覺得美麗的非常，最喜歡修飾，雖然在夜會裏，不能說是個最好的跳舞家，然而跳舞起來，總是佔優勝的位置，在那大會場裏，居然沒有他的道路。

從幼時起，就存着兩個幻想：就是做王家的副官，和有益的結婚；對於第一種的幻想，很快的就打消了，而對於第二種的幻想，越發保持的堅固起來。因此每年冬天必定往莫斯科去，說的法國話極其純熟，又是個以哲學著名的人，也沒有放蕩浪費的行爲。將來不過是個掌旗官，已然喜歡作激烈的辯論，比如人的一生，可以遍歷所有的世界嗎，可以知道海底生產的什麼嗎，——永遠抱着那一類做不到的意見。

尼古拉阿威米赤和婀娜瓦西梨娜結婚以後，經過二十五年，便辭職往鄉間經營家事去。鄉間的生活，很快的就使他生厭了，領地也是收租稅的，便遷移到莫斯科妻子的住宅裏去。年青時候，無論什麼樣的遊戲，他都不沾手，但是現時在那兒，狠喜歡做羅托（Торто）遊戲之名，以九十九枚號數的圓木餅戲（戲，衆人禁止做羅托戲的時候，他又作葉拉拉司（ежарамы 骨牌戲之一種）的遊戲，在家裏覺得狠煩悶的，便和一個德產的孀婦相識，差不



多他那所有的光陰，都消耗在那裏。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夏天，他也不往昆錯夫村去，留在莫斯科城內，表面上說享用鑛水，其實是不願意和自己的那個孀婦相離。但是他和伊閒談的時候很少，最多的就是辯論，能夠預先知道天氣怎樣嗎，並其餘和這相似的事情。一次有個人叫他做斥責者（*Ропител*）；他對於這個名稱，狠喜歡的，便很自足的閉住嘴唇的角兒，搖晃着身體，想道：『是，使得我喜歡，也狠不容易；可也不能欺騙我。』斥責者尼古拉阿威米赤到底怎樣呢，比仿說，他聽見『神經』（*Нерв*）這個字，便說道：『神經是什麼？』或是有人在他面前述說天文學的功用，他便說道：『你信任天文學嗎？』每逢他想着在終了戰敗反對者的時候，就說道：『所有，這都是一類的話。』許要知道那一類人的駁議，（一直到現時還是那樣，）是狠難駁倒的呢；但是尼古拉阿威米赤對於阿夫固司秦赫里司琪諾夫娜給自己從姊妹佛多林彼威齋留史（*Федоткина Переплывец*）的信裏，稱他爲（*Mein Pin*）

weicher) 一些也不覺得可怪。

尼古拉阿成米赤的妻子，婀娜瓦西梨娜是個瘦小身量兒的婦人，面上露出機警的神色，有種感傷的傾向，常常很憂鬱的。伊在寄宿學校裏學習音樂，讀小說後來都棄掉了，專務裝束，不久也拋棄了；教育自己的女兒，但是伊很衰弱的，便把女兒交付在女傅的手裏；伊剛做完一件事情，就很憂鬱的悄悄地感傷。葉林娜尼科拉夫娜 (Еле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的誕生，傷損了伊的健康，伊已然不能再生育了；因此尼古拉阿成米赤常常諷示這種情形，表明自己和阿夫固司秦赫里司理諾夫娜的友誼。丈夫的不信任，使得婀娜瓦西梨娜很悲傷的，最使伊痛苦的，就是有一天他瞞着伊，從伊那私有的牧場裏，把兩匹灰色的馬，贈給自己那德國的婦人。永遠伊的眼睛裏，也不露出責罵他的神色，但是在家裏悄悄地怨恨他所做的事情，和他的女兒。伊不喜歡乘行；最快樂的就是伊那兒坐着個客人談論些故事；若是伊獨自坐着，立刻就

病了。伊的心裏本來是最慈善，柔和的；但是生活很快的把伊消磨盡了。

巴夫勒雅科夫里赤蘇賓是伊的內姪，伊的再從兄弟的兒子。他的父親在莫斯科做事。哥哥們都在陸軍學校裏肄業；他是最年幼的，體格柔和的，母親的愛子；留居在家裏。命他入大學，在中學裏已很費一番維持的力量。

幼年時候，就有彫刻的嗜好；身體臃腫的元老院議員沃爾根有一天在他的姑母那裏，看見他的一個彫刻（那時他纔十六歲，）便說願意扶助這個有才能的少年。蘇賓父親突然的死去，幾乎沒有把他那將來所有的事業變更。元老院的議員，天才家的保護者，只贈給他一個石膏彫刻的荷馬的半身像；但是婀娜瓦西梨娜幫助他金錢，他是一半兒善行，一半兒過惡，十九歲入大學醫科。蘇賓對於醫學沒有一些嗜好，但是那時在學生名簿上有名的，就無論往那一科，都不准再行投考；因此他希望學習解剖。然而他並沒有熟習解剖；第二種的課程也不學習了，只等候着考試，從大學裏出來，得了

一個位置，很勉力的作去。每逢閒暇時候，便在莫斯科郊外遊行，模造，繪畫農家女郎的肖像，和那各種的人，年青和年老的，上流社會和下流社會的人，意大利製型家和俄羅斯藝術家相會，不願意聽關於學士院的談論，也不願意和大學教授相識。他確實有偉大的天才漸漸莫斯科的人都曉得他。他的母親是巴黎婦人所產生的，出身於貴族，是個仁慈聰慧的婦人；教授他法文，晝夜都替他奔忙，惦念着他，在人前竭力的誇獎他，不幸年紀很青的就死於肺癆，囑咐婀娜瓦西梨娜照管着他。那時他已然二十一歲了。婀娜瓦西梨娜遵行伊臨終的志願，他在別墅裏，佔據了一間不大的房屋。

## 第四章

「我們吃飯去，我們走罷。」主婦用那悲傷的聲調說着，衆人都往飯廳裏去。婀娜瓦西梨娜說道：桌雅挨我坐着，葉林娜你款待客人，巴夫勒請你不要和桌雅相戲，嘲笑的伊發怒，我今天覺得頭痛的非常。」

蘇賓又用眼向着天空；卓雅向他微笑了笑。卓雅或者說的詳細些，卓雅尼克琪司娜苗列爾（Зоя Никитишна Моллеръ）是個可愛的，稍爲有些斜視的，德國女郎，末端兩歧的小鼻子，美麗的小嘴唇兒，灰白色的頭髮，肥胖的身體。讀起俄國小說來，非常的好聽，在那洋琴裏，奏着各種愉快的，使人感動的歌曲，穿的衣服很整齊的，雖然有些小孩的樣式，但是已然非常的清潔，婀娜瓦西梨娜命伊做自己女兒的女友，差不多可以常常使伊在自己的面前。葉林娜對於這個一些也不怨恨；因爲伊確實不知道，婀娜瓦西梨娜和卓雅兩個人一處的時候，婀娜瓦西梨娜和卓雅談論的些什麼。

午餐吃的時候很久；白爾森涅夫和葉林娜談論大學的生涯，自己的計畫，希望；蘇賓靜靜的聽着，一聲兒也不言語，吃着飯現出貪食的樣子，間或也把那滑稽愁傷的眼風，向卓雅送過來，伊永久是用那冷淡的微笑去答覆他。吃完飯，葉林娜同着白爾森涅夫和蘇賓往花園裏去；卓雅從後面看着他們，

聳了聳肩，坐在洋琴傍邊。婀娜瓦西梨娜道：「爲什麼你也不去散步呢？」但是不待伊回答，又說道：「給我奏一曲那樣悲哀的……」

卓雅問道：「魏波最後的思想嗎？」（魏波 Weber 爲德國之著名音樂家）（一七八六—一八二五）

「啊，魏波。」婀娜瓦西梨娜說着，坐在椅子上，淚花在伊的眼睫毛上輪轉。那時葉林娜正同着那兩個朋友，從槐樹林子裏走出來，往一座亭子裏去，亭子中央擺着張木製的小桌子，周圍擺着些凳子。蘇賓向四下裏看了看，跳躍了幾次，悄聲說道：「等着罷！」急忙跑到自己的屋子裏去，取了一塊粘土，起首彫刻起卓雅的像來，搖晃着頭，口裏嘟囔着，露出嘲笑的神色。

葉林娜看着他的工做，說道：「又做起滑稽的玩藝兒來了。」說完了向着白爾森涅夫，繼續和他談論飯後所說的事情。

蘇賓重復道：「滑稽的玩藝物件是無窮的呢？今天伊特別使的我忍耐不

住。」

葉林娜問道：「這爲什麼呢？你想一想，你談論的是個何等可惡的，不愉快的老嫗。伊實在是個美麗，嬌小的女郎……。」

蘇賓插言道：「伊確實是個美麗的，最美麗的女郎；我信所有行路的人，看見了伊，必定想道：那有多麼美麗……可以行波里克的跳舞；我也信認，伊知道這個，很喜歡這個……那種可恥的眼風，那種溫和，是做什麼呢？」說到這兒咬緊了牙說道：「唔，你也知道我想着，說些什麼，但是現時你又做別的了。」

蘇賓把卓雅的像打碎了，好像露出忿怒的樣子，急忙模造着，揉搓那粘土。

葉林娜問白爾森涅夫道：「那麼你願意做教授嗎？」

白爾森涅夫把自己那雙紅色的手，放在雙膝的中間，抗聲道：「是。這是最喜歡的幻想。我的確知道，對於適合那樣最高的……有什麼不足的地方，我想着說，我預備的很少，但是我有希望得着允許到外國去，在那裏逗。」

遛三四年，若是需要，那時就……」

他止住不往下說了，低垂着頭，後來很快的把眼翻上去，很笨拙的微笑了，整理自己的頭髮。每逢白爾森涅夫和婦女說話時候，他的話辭更爲遲慢，口也越發的吃吃起來。

葉林娜問道：「你願意作歷史教授嗎？」

「是，或者是哲學教授，他說到這裏，把聲音放低了，說道：若是這樣倒能夠做去。」

蘇賓在粘土上刻出足趾的深線，理會道：「現時他已然彷彿鬼似的，勉力去研究哲學，他往外國去做什麼呢？」

葉林娜倚着肘，直直的凝視着他的面容，問道：「你很滿足你的位置嗎？」

「葉林娜尼科拉夫娜，狼滿足的。還有什麼可以比我這個事業好的呢？我追蹤着威穆菲尼古拉維赤（Тимошо Пиротавичъ）的遺跡……：只有一個關



於同一行爲的思想，使得我喜悅，混亂……混亂……那是由我那力量衰微的意識裏，所發生出來的。死去的父親，很贊成我這件事情……無論什麼時候，我都忘不了他的遺言。」

「你的父親就在今年冬天死去了嗎？」

「葉林娜尼科拉夫娜，二月裏死的。」

葉林娜繼續說道：「聽說他遺留下手錄的著名的著作；是嗎？」

「是遺留下來。這是個奇異的人。葉林娜尼科拉夫娜你大約許喜歡他。」

「我很信認這句話。這個著作裏的內容如何呢？」

「葉林娜尼科拉夫娜這部著述的內容，你讀起來，有好幾句話一定有些困難的地方。我的父親是個學者，塞林格派，他那種表示，不是永遠很明瞭的……」

葉林娜插言道：「安得烈彼得羅維赤，請你恕我的無禮，塞林格派是什麼意思呢？」

白爾森涅夫微笑了笑。

「塞林格派是德國哲學家塞林格的同志，研究塞林格的學問……」

蘇賓忽然喊道：「安得烈彼得羅維赤，你想着令葉林娜尼科拉夫娜讀關於塞林格的講義嗎？請你寬恕我！」

「完全不是講義。」白爾森涅夫說着，面色紅起來。「我想着……」

葉林娜說道：「爲什麼不是講義呢？巴夫勒雅科夫里赤我們和你都很需要講義的。」

蘇賓凝視着伊，忽地哈哈大笑起來。

葉林娜稍爲露出些嚴厲的樣子，冷冷的問道：「你笑什麼呢？」

蘇賓一聲兒也不言語。

他稍爲往後退了些，說道：「唔，得了，不要發怒，我知罪了。其實是因爲什麼呢，現時那樣的天氣，在這些樹木底下，祇談論哲學嗎？最好請談論那畫眉，玫瑰，少女的妙目，和微笑。」

葉林娜繼續說道：「是了；還有法蘭西的小說，婦女的服式。」

蘇賓抗聲道：「若是他們美麗，就請談論服式。」

「請罷。但是我們不願意談論服式呢？你很誇張，以爲自己是個自由的藝術家，爲什麼你要侵犯那別人的自由呢？請你問一問自己，在那思想的聖像前面，爲什麼要攻擊卓雅呢？同伊倒可以談論服式和玫瑰花兒。」

蘇賓忽然發怒了，從橈子上站起來，說道：「那做什麼呢？我明白你話裏的意思了；想着令我到伊那裏去，葉林娜尼科拉夫娜我本來在這裏算一個多餘的人。」

「我並沒有想着請你離開這裏。」

蘇賓怒着繼續說道：「你想着說，我不配和別人交往，只有和伊兩個人，我也是像那稍爲有些美麗的德國女郎，那樣愚鈍，好爭論，多說空言嗎？是不是那樣？」

葉林娜緊皺着眉頭，說道：「巴夫勒雅科夫里赤，你也不是永遠那樣非難伊。」蘇賓喊道：「啊！非難現時就非難！哼！就在這一分鐘裏，我也不隱起來，這活潑粗陋的雙頰……但是我想着報你以叱責，並使你知道……」說到這兒，忽然又說了一句道：「再會罷，我準備着虛言呢。」

他說完了，用手往那黏土塑成的頭上，打了一下，從亭子裏跑出來，往自己的屋子裏去了。

葉林娜從後面凝視着他，說道：「小孩。」

白爾森涅夫露出靜靜的微笑，說道：「藝術家，所有藝術家都是那樣。他們辭別，是得有他們的放肆。這是他們的權利。」

葉林娜抗聲道：『是，但是巴夫勒到現時還沒有些什麼可以堅固自己這種權利呢。一直到現時，他作了些什麼呢？請把手遞給我，我們沿着甬路散步去。他擾亂了我們。我們談論的是你父親的著述。』

白爾森涅夫握着葉林娜的手，同伊在花園裏行走，但是剛纔的談話，早已打斷了，不能再行繼續起來；白爾森涅夫便又重新表示自己對於教授位置和自己將來行爲的意見。同葉林娜緩緩的並排走着，走起來，步子很大，沒有一些樣式，很笨拙的握着伊的手，間或用肩碰伊一下，然而沒有一次不凝視着伊；但是他的言詞很容易的流露出來，若是有些不很自由的時候，那他的眼睛裏就表示出正直和誠實的神色，在那樹林裏小路的沙地上，草地上，徐徐的徘徊，現出高尚情感，靜靜地感動，在他那沉靜的喉音裏，聽出含着種喜悅的聲音，那種喜悅，是人當承認將要在自己所最尊敬的朋友面前，吐露自己意見告成的時候，纔發生的呢。葉林娜很注意的聽着，回轉半個身軀來，

向着他，眼光不離開他，那張微現出些青白色的臉兒，和他那不住得向伊那眼光迎合的，親切，溫和的雙目。伊的心靈洞開了，有些也不是輸入伊的心間，也不是在心間生長的，溫和，公平，和善良。

## 第五章

蘇賓一直到夜間都沒有離開自己的屋子。白爾森涅夫和婀娜瓦西梨娜，葉林娜，卓雅告辭了，走到自己朋友門邊的時候，天色已然黑暗起來，一輪沒有完滿的月兒，高高的懸在天空，一片白茫茫的銀河，閃閃爍爍，光華燦爛的明星。他看見門關了，便敲起門來。

聽見蘇賓的聲音，問道：「誰啊？」

白爾森涅夫答道：「我。」

「你做什麼來呢？」

「巴夫切放我進去，你也太強情了；不知道羞恥嗎？」

「我沒有強情，我將要睡去，在夢裏和卓雅相晤。」

「請止住不要說了。你又不是小孩子。放我進去。我有話要同你說呢。」

「你不同葉林娜談話了嗎？」

「得了，得了；放我進去罷！」

蘇賓假裝着發出鼾聲來，白爾森涅夫聳了聳肩，回家去。

夜間很溫暖的，靜悄悄地沒有一些聲息，好像四周都在那裏靜聽着，監察着；白爾森涅夫走進那動也不動的濃霧裏，不由得站住了，也靜聽，監察起來。一種輕微的颯颯的聲音，好像婦女衣服磨擦的響聲，時時從那附近樹稍上傳達過來。白爾森涅夫發生了種愉快，苦惱，一半兒恐怖的感覺。覺得彷彿小蟻在頰上奔走，眼睛因爲一瞥的淚花，有些發冷起來；想着不去靜聽，躲避了，忍耐着放開大步走去。從他的身傍，吹過一陣烈風，稍爲打了個寒戰，

癡在那裏；夜間的昆蟲從樹枝上落下來，在路上響個不住；白爾森涅夫悄悄的喊道：『啊！』又止住了。但是他想起葉林娜，所有這霎那間所發生的感覺，都一齊消滅，只留下一種夜間清氣的，夜間散步的，活潑潑的感動；滿心裏只嵌着一個年青女郎的小影。白爾森涅夫低下頭走着，回憶伊的言語，和伊的問話。忽然聽得後面，有陣急速的足音。便凝神聽着：有個人奔跑着，追趕他，聽見急促的喘聲，猛然看見蘇賓沒有戴着帽子，頭髮散亂着，從那森林的黑蔭裏走出來，被月光耀映的遍體成了青白的顏色，走在他的面前。

他很艱難的說道：『我很喜歡，你也順着這條路行走。若是我追不上你，我一夜就都不能睡着了。把手遞給我，莫非你要回家嗎？』

『我要回家去。』

『我伴着你走。』

『你沒有戴帽子，就那樣走嗎？』



「沒有什麼。我連領帶都解了。現時很暖和的呢。」

他們兩個人走了沒有幾步。

蘇賓突然問道：「今天我是很愚嗎？」

「實在說來，倒是很愚的。我很不明白你。無論什麼時候還沒有看見過你那種樣子。請你原諒我！你爲什麼發怒呢？因爲什麼樣的小事呢？」

蘇賓哼了一聲道：「你想着以爲是那樣，其實我並不是因爲一樁小事。你看出來了嗎？我應當注意你，我……我……你想着我希望……我……壓！我很愛戀葉林娜。」

白爾森涅夫重復他的話道：「你愛戀葉林娜！」說了這一句，又止住不說了。

蘇賓裝出不很注意的樣子，繼續說道：「是，你覺得這個很怪嗎？我對你  
所要述說的，比這更要怪呢。一直到今天夜間，我都希望着伊時時愛戀着我。但是今天我自信，我的希望要不能實現了。伊又愛戀別人了。」

「別人是誰呢？」

「誰？就是你。」蘇賓喊着，往白爾森涅夫的肩上打了一下。

「我啊！」

蘇賓重復說道：「就是你。」

白爾森涅夫往後退了一步，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裏。蘇賓目光灼灼的凝視着他。

「這個使得你奇怪嗎？你是個溫和的青年。但是伊很愛戀你。你對於這個也就可以放心了。」

白爾森涅夫很煩惱的說道：「說這些閒話作什麼呢？」

「不是，不是閒話。但是我們站着做什麼呢？往前走罷。走起來還覺得好些。我早已知道伊，並且還深知伊，我是不能錯的。你已然嵌在伊的心上去了。我也有被伊喜歡過的時候；然而第一，伊覺得我是個輕浮的青年，

你是性情嚴肅有道德的人，賦有自然的純潔的品格，你……站着，我沒有說完呢，你是個那些神學的，確實的代表，真誠的熱心家，用那種學術——不然，不是用那種學術——無論那一樣都足以自傲於俄國中等貴族的社會之中，至於第二樣呢，前幾天葉林娜強迫我吻那卓雅的手。」

「卓雅的手嗎？」

「是。是卓雅的手。你說怎麼辦呢？伊的肩那樣的好看。」

「肩嗎？」

「是，肩，手，不是都一樣嗎？午餐以後，葉林娜強迫我加入這些自由的營業，午餐以前，伊來的時候，我正罵卓雅呢。可惜葉林娜不能曉得所有天然的類似的齟齬。你回到這兒來，你信嗎……你信嗎……你面色將紅了，將要錯亂了，談論史萊爾（Шлягер）（一七五九—一八〇五）德國的詩人，戲曲家，兼史家。塞林格（伊永遠搜尋著名的人物）。你看，你戰勝了，至於我呢，是個不幸

的人，竭力的談諧……彼時……」

蘇賓忽然哭泣起來，走在榜邊，坐在地上，握着自己的頭髮。

白爾森涅夫走近他的身傍，說道：「巴夫勒你爲什麼這樣小孩子氣呢？請你原諒我！你今天怎樣了？上帝知道，從你腦筋裏發生出何等樣的謔語，你就哭了。我確實看出來，你是假裝的呢。」

蘇賓擡起頭來，月光照着他那頰上品瑩的淚花，但是面上尙含着微微的笑容。

他說道：「安得烈彼得羅維赤隨你的意，你給我想一想。我並且準備着承認，現時我得了神經狂。上帝，我愛戀葉林娜，葉林娜可愛戀你。但是，我允許送你到家，自然得遵守自己的約言。」

他說着話就站起來。

這是個什麼樣的夜！銀色的，黑暗的，青年的夜！現時隨意他們愛戀誰！他們

高興的都不能睡着！安得烈彼得羅維赤，你將要睡嗎？

白爾森涅夫也沒有答覆他，只邁開脚步快走。

蘇賓繼續說道：「你忙着往那裏去呢？你可以信我的話，你這一生裏，那樣的夜再不能重有了，然而塞林格在家裏等着你呢。實在是，今天他給你勤勞；但是你不要忙着走了。歌唱罷，若是你會歌唱，就唱的更爲響朗些；若是不會——就請摘下帽子，頭向上，向着那星宿微笑。他們都凝視着你，凝視着你一個人；星宿所做的事情，就是凝視那些戀愛的人，——因此他們纔那樣的美麗。安得烈彼得羅維赤由此看來，你是個愛戀的人嗎？……你也不答覆我……蘇賓又說道：你爲什麼不回答我呢？哦，你覺得自己是個有幸福的人，靜默罷，不要說話了！我所以說個不了的原故，因爲我是個不幸的人，嫌惡的人，變戲法者，藝術家，魔術家，然而我在這清涼的夜間，這些彷彿金剛石的星宿下面，若是知道有人要愛戀我，那我就如何靜靜的喜悅呢？……白爾森涅夫

夫，你是幸福的人嗎？」

白爾森涅夫仍舊和從前似的，一聲兒也不言語，順着那平坦坦的道路急行。前面森林裏，閃爍着鄉間的火光，這是個由十家別墅組成的小小的村落；白爾森涅夫就住在這個村落裏面。村首道路的右邊，兩株茂盛的樺樹底下，有家小商店；那時村中的窗戶，已然都關着了，有條扇形寬闊的光帶，從那開着的門兒裏射在踐踏了的草地上，耀映在樹稍頭，從那濃密的樹葉裏，反射出白色的光華。有個形似侍婢的女郎，背向着門坎，站在商店裏向主人購物，伊把下頷倚在手上，從伊那蒙在頭上的紅巾下面看去，隱隱的看見伊那細頸，和圓形的臉兒。他們走在光帶裏，蘇賓往商店裏看了一眼，站住，喊道：「婀娜司卡（Ахышка）！那個女郎急忙轉過身來。看見伊那可愛的，稍爲有些寬闊的，神色活潑的臉兒，兩道漆墨的眉毛，一雙活潑潑的栗色眼睛。蘇賓又喊了一聲道：「婀娜司卡！那個女郎看了看他，很驚慌的，面色發紅

起來，不等着買完了東西，就從小臺階上走下來，很敏捷的從他們面前經過，借着火光，看見伊越過大路，往左去了。店主是個身體臃腫，彷彿那所有城外的小商人，對於世界上衆人都是很冷淡的人，嗽了幾聲，在伊後面打了個哈欠，蘇賓向着白爾森涅夫說道：「這個……這個……你看……這裏有一家朋友的眷屬……這女郎就是他們的……你不要沉思了……」他還沒有來得及說完這句話，就追趕那個逝去的女郎。

白爾森涅夫喊着，拭了拭淚痕，不由得笑了。但是他回了家的時候，面上沒有現出愉快的神色，未曾再笑了。無論在那個一瞥裏，他都不信蘇賓給他所說的話，然而那些話，已然深印在他的心間。他想到：「巴夫勒許是愚弄我……但是伊何時愛戀的……伊愛戀的誰呢？」

白爾森涅夫的房子裏，擺着一張不大的舊洋琴，雖然音調不很清越，然而很柔和，愉快的。白爾森涅夫坐在洋琴傍邊，起首和起絃來。他也彷彿所

有的俄國貴族，年青時候就學習音樂，也差不多像那所有的俄國貴族，奏的音樂很壞；但是他非常的嗜好音樂。細說起來，他不是愛洋琴裏的藝術，形式，和所表示出來的（諧音，琴曲，和那引他憂愁的歌劇，）是愛他的元質：喜歡那些混亂的，美妙的，無目的的，普通的感覺。那些感覺，用那和諧的，遷轉的響聲，啓發他的心靈。有一點多鐘，沒有離開那個洋琴，和了許多次的絃，很笨拙的尋找那新絃，又止住了，中部第七音的響聲也靜寂了。他的心裏很苦惱的，眼睛裏注滿了淚花，也不止一次了。他也不覺得羞愧，不過把淚花揮到暗處去。他想到：「巴夫勒說的很，是，我也預先覺得不能再有這樣的黃昏了。」後來他站起來，燃着蠟燭，穿上寢衣，從書架上取下一冊二卷的弋根司陶非諾夫，拉烏敏爾的歷史，(Исторія Гогенштауфеновъ, Раймера)嘆息了兩聲，勉強讀起來。

## 第六章



彼時葉林娜回到自己的屋子裏，手托着頭，坐在打開的窗戶前面。每天晚間四點多鐘的時候，伊必定坐在自己屋子的窗戶傍邊，這也成了伊的習慣了。在這時候，伊喃喃自語着，思想過去這天所經的事情。伊二十歲剛過了不久。高身量兒，青白色稍爲有些發黑的臉兒，兩道彎曲的眉毛下面，一雙灰色大圓眼睛，周圍微有些雀斑，額部和鼻子，都是很直的，一張匾口，極尖的下頷。細頸上低垂着一條灰色的髮辮。所有伊那全身，面上現出來的注意，稍爲有些恐怖的神色；明亮，變換無定的眼風；彷彿努力的微笑；低微，不齊的喉音；在在都現出些神經敏捷，激烈，急促，不能令所有人都喜歡，並且和別人衝突的地方。一雙玫瑰色的纖手，生着極長的指甲；兩隻細腿，走的很快，身體稍向前彎曲着，露出躁急的神色。伊生下來的時候，很奇怪的；起首很尊敬自己的父親，後來又竭力和母親親愛，慢慢的又冷淡了，對於父親尤甚。最後伊待遇母親和待遇有病的老太太的一般；至於父親，從前誇獎伊是個

不是平常的小孩，等伊長大了的時候，便有些畏懼起來，說伊是個熱心民治主義的人，只有上帝知道伊是怎樣了！伊很忿怒懦弱，愚鈍，至於虛偽，伊是一生也不能寬恕的；伊的主張無論在什麼前面，都不能退却，甚至於祈禱裏夾雜着責罵也不是一次了。若是有人對伊失了敬禮——伊就很快的，常常都是極快的去批評，——那個人對於伊就無處容身了。所有的情感都牢牢的嵌入伊的心坎裏，因為伊的生活是很苦惱的。

女傅是個俄國人，破產的，受賄者的女兒，女學校的生徒，最奇異的，善良的，虛偽的生物，伊愛戀了一位軍官，一千八百五十年（那時葉林娜剛度過十七歲，）行過結婚禮，被伊的丈夫把伊棄在這裏了；婀娜瓦西梨娜遂委托伊教育自己的女兒，——那種教育，我們可以理會出來，那位鬱悶夫人所教授的，並不是最初的教育；——女傅最喜歡文學，常常做些小詩；希望葉林娜去讀，但是葉林娜最不喜歡讀書；從幼時起，就很熱心的作那慈善的行爲；乞丐，飢民，

病人都來訪問伊，騷擾伊，苦惱伊；伊睡夢裏都還夢見他們，向那所有相識的人，詢問他們；露出不由自主，很緊急的，差不多很慌亂的神色，懸念着他們，施物與彼等。所有那受苦的動物，乾瘦的家犬，垂危的小貓，從巢中落下來的家雀，甚至於微蟲，和爬蟲都來求伊保護；伊親身去餵養他們，沒有一些厭惡的神色。母親也不去妨害伊，因此父親極不滿意自己的女兒，現出平常溫和的樣子，說家裏因為有狗和貓都無處可走了。向伊喊道：『列娜赤卡（Jehoras）快些來，蜘蛛要吃蒼蠅了，拯救這個不幸的生物！』列娜赤卡便很慌忙的跑過去，拯救了蒼蠅，把那黏着的蠅足解開。父親看着，諷刺伊道：『唔，你既然那樣慈善，現時就把自己給他少爲咬一下吧。』但是伊不聽從他的話。十歲時候，伊結織了一個名叫嘉卡（Kark）的乞丐女郎，悄悄的往花園裏去，和嘉卡相晤，送伊些美味的食品，贈伊些手巾，小銀幣——嘉卡就是不要玩物。伊和嘉卡並排坐在森林裏，蕁麻樹後面的乾地上，露出喜悅溫和

的神色，吃着伊的黑麪包，聽着伊的述說。嘉卡有個凶惡年老的嬸母，常常的打伊；嘉卡很嫌惡伊，時常說着，怎樣離開嬸母逃走，怎樣在那所有天賦的自由裏生活；葉林娜現出尊敬，奇異的神色，用心聽着這些不明瞭的，新奇的，話凝視着嘉卡，那時——伊那漆黑，敏銳，有些猛烈的眼睛，一雙晒黑了的手，低微的聲音，襤褸的衣服，——在在都給葉林娜現出特別的，微有些神聖的樣子。

葉林娜回家以後，對於乞丐天賦的自由，思想了好久；又想着伊怎麼給自己修個核桃木手杖，縫一個口袋，同着嘉卡逃走，如何戴着野菊花編成的花冠，在路上行走，因為伊有一次看見嘉卡戴着那樣的花冠。這時伊很卑怯的躲避着，很張惶的向四下裏瞭望自己家裏的人，有人進屋裏來沒有。有天伊冒着雨和嘉卡相會，把自己的衣服弄污了，父親看見伊，名伊為污穢的人，農家女兒。伊羞的面紅了，——心裏覺得驚慌，奇異的非常。嘉卡時常唱着有些鄙野的兵士的歌曲；葉林娜同伊學熟了，這種歌曲……婀娜瓦西梨

娜聽見了，心裏很不高興。

伊問自己的女兒道：「你從那裏學得這種鄙野的曲子呢？」

葉林娜只凝視着母親，一聲兒也不言語，覺得如果說出自己的祕密，還不如快些把自己割成幾部分，心裏不由得驚慌起來。但是伊和嘉卡的友誼，繼續了不久；可憫的女郎得了熱病，過了幾天就死了。

葉林娜知道嘉卡死了的時候，很悲傷的，夜間好久不能睡去。乞丐女郎臨歿的遺言，不住得尙在伊的耳邊作響，自己覺得是嘉卡喊叫伊……

然而歲月漸漸的逝去了，葉林娜活潑潑的青春，彷彿雪下的水，沒有一些聲息，很快的流入那表面不活動，內部爭鬪，驚駭裏去。伊也沒有朋友，凡是往司塔霍夫家來的女郎，沒有一個和伊相近。父母的權力無論何時都不能伸張在葉林娜身上去，到了十六歲的時候，伊差不多獨立度自己那所有的生活，然而這也是種單獨的生活。伊的性情很激烈的，也平靜了，好像那

籠中的鳥兒，不住得跳動，但是伊沒有籠子，無論誰都不能壓迫伊，無論誰都不能抑制伊，可是伊很苦惱，疲倦的非常。伊有時不曉得自己，並且很畏懼自己。覺得周圍不是無意識的，就是不明瞭的。想着，「沒有愛情怎樣生活？但是又沒有可愛的人！」對於這種思想，這種感覺，驚奇的異常。十八歲的時候，伊幾乎沒有死於惡性的瘡疾；雖然伊的體格是天賦的強健，但是已然損傷了元氣，好久都未能告癒。後來病魔的蹤影纔漸漸消磨盡了，然而伊的父親，很忿怒的，談論伊那神經狂。有時伊腦筋裏發生了種願望的事情，這種事情在全俄國裏無論誰都不去希望，並且無論誰都不去想像。後來伊清醒了，伊嘻笑不注意的，把那一日日的光陰，隨意度過去，但是伊不會操縱那突然，激烈，無名的事件，故此很快的印入伊的心裏，發現在外面來。幸而危機已然過去了，垂下那疲乏不飛動的雙翼，然而這些意外勃興的事件，也不是白白的圍繞着伊。伊如何竭力，不洩露伊那經過的事實，慌亂心靈

的憂愁，表面上裝出安靜的神色，親族們時時將肩聳個不住，很奇異的不明瞭伊那『怪異』的地方。

吾書開始所說的這天，葉林娜比較平日很長久的沒有離開窗邊。關於白爾森涅夫和他的談話，思想的最久。伊很喜歡他，信任他那情感的溫和，意向的純潔。無論何時，他都沒有同伊像那天晚間那樣的談論過。伊憶起他那似笑非笑的雙睛，和微笑裏現出來的表示——自己也微笑了笑，沉思起來，但已然不是想着他了。從那洞開的窗戶裏，凝視着夜景。向那黑沉沉低懸的天空，注目了好久，後來站起來，搖了搖頭，摔開面上的散髮，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把自己的雙手向天空伸展，過了一會，拋棄開這些不做，跪在自己的床前，臉兒偎在枕頭那兒，雖然竭力不使那情感流露出來，可是啜泣着，流出奇怪，疑惑，熱烈的眼淚來。

## 第七章

第二天十二點鐘，白爾森涅夫坐着回莫斯科去的馬車往莫斯科去。很需要的從郵政局裏得着些金錢，購買些書籍，並且還想着同般沙洛夫相晤，和他閒談。白爾森涅夫自從和蘇賓最後談論過以後，便發生了種請般沙洛夫到自己別墅的思想。好久纔找見他：原來他從以前的寓所遷移在距離很遠的一所阿爾巴特（Алба́т）和波瓦爾司卡（Пова́рска）之間，聖彼得堡式醜劣的石築房屋的後院裏去。白爾森涅夫白白的從這個泥濘的小臺階到那個小臺階去，白白的叫一會看門的人，又叫一會別人。聖彼得堡（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的些看門人，尙竭力避開來賓的眼風，何況莫斯科呢：無論誰都不答應白爾森涅夫；只有一個好奇的裁縫，穿件坎肩，肩頭放着一縷灰色的絲，悄悄的把那一張黑色沒有刮面的臉兒，從那高處的通風口露出來，長着一雙受傷的眼睛，有一隻黑色無角的小羊，走在肥料堆上，又轉回來，很悲哀的，比以前迅速的，再嚼自己吐出來的食物。後來有個穿件陳舊外套，著雙破皮



鞋的婦人，可憐白爾森涅夫指示給他般沙洛夫的寓所。他找見了般沙洛夫的房屋。原來這所房屋就是由那個很冷淡的，從通風口凝視着他那窳狀的裁縫處租賃來的。房屋很大，有些現着空闊，黑綠色的牆，三個平方形的窗戶，牆角擺着一張小床，那面牆角有一隻長椅，棚上懸着大鳥籠子；有時裏面也餵養着畫眉。他剛越過門坎，般沙洛夫就迎接出他來，但是他也不說：「啊，這是你哪，」或者「啊，我的上帝，這是什麼樣的命運？」並且也不問「你好！」只握着他的手，引他到那屋子裏，擺着的那張惟一的椅子方面去。

「請坐，」他說着，自己也坐在桌子邊兒上面。

「你看，我這裏很雜亂的，」般沙洛夫說到這裏，指着地板上堆着的紙片，書籍，說道：「還未曾來得及整理呢，簡直沒有一些工夫。」

般沙洛夫操的俄國語很純熟，每個字都是很正確，響亮的吐露出來；不過他那喉音，是種美妙的聲音，有些不和俄人相像。般沙洛夫的外表上，更很

明顯的，現出他是個外國人，（他是保加利亞的人，）這個乾瘦筋露的青年，纔二十五歲，一雙神經節的手，胸部有些凹進去，嚴厲的面容，微凸出些來的鼻子，黑直的頭髮，額部不很寬大，一雙凝視的，深凹進去的小眼，濃厚的眉毛，每逢笑的時候，雪白美麗的牙齒，就間或從那薄硬的嘴唇裏顯露出來。穿件陳舊，潔淨，一直到上面，都釘着紐扣的外衣。

白爾森涅夫問道：「爲什麼從以前那所房屋遷移出來呢？」

「這裏房價很賤；往大學去也很近。」

「那你現時正值暑假了……爲什麼夏天喜歡住在城裏！你租一所別墅，決定遷移過去。」

殷沙洛夫一聲兒也不言語，遞給白爾森涅夫煙袋，說道：「請原諒我，我沒有紙煙和煙草。」

白爾森涅夫吸着煙，繼續說道：「我給自己租了一所昆錫夫附近的小房

子。價值很賤，又很方便。上層還有多餘的房屋呢。」

般沙洛夫又一聲兒也沒有答覆他。

白爾森涅夫稍頓了頓，吐出一縷細煙，說道：「我想着，若是找見一個人……我那樣想着，比仿就是你……想着……答應居住在我的上層……這是非常的妙了！德米特里尼卡諾羅維赤（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你以為怎樣呢？」

般沙洛夫用自己那雙小眼，凝視着他，說道：「你勸我住在你那別墅裏嗎？」  
「是；我的上層，還有多餘的房間。」

「安得烈彼得羅維赤，謝謝你；但是我告訴你，我的金錢是不允許我的。」  
「爲何不允許你呢？」

「不允許我住在別墅裏，我無力維持兩處的寓所。」

「那麼我……」白爾森涅夫剛一說就止住了。繼續說道：「你對於這一個，不必有什麼多餘的費用。可以留下這裏的房屋；我們可以商議，那裏價

值極賤；並且能那樣整理，比如我們一同午餐。」

般沙洛夫一聲兒也不言語，白爾森涅夫不高興起來。

他待了一會說道：「那麼你閒的時候，可以訪問我去。離我不過兩步遠，住着一家眷屬，我想着介紹你和他們相識。那裏有個女郎，般沙洛夫，若是你知道了，就覺得伊是何等的奇異！那裏還住着我一個親近的朋友，是個有大天才的人；我敢說你一定願意和他們相識。（俄國人最愛款待，雖然是外人也彷彿自己朋友似的。）請你去罷。最好是遷移到我們那兒去。我們能夠共同工作，讀書……我，你也是知道的，研究歷史，哲學。你對於這所有的，都是很覺着有興趣的，並且我那裏還有許多的書籍。」

般沙洛夫站起來，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後來問道：「你租賃這所別墅，化費了少錢呢？」

「一百個銀盧布。」

「別墅裏有多少間房屋呢？」

「五間。」

「那麼要計算起來，一間房屋值二十盧布呢？」

「計算……請你原諒，我簡直不需要他。可以不必提價值了。」

般沙洛夫露出果斷的神色，同時搖擺着頭，說道：「請你聽着，若是你答應按着計算取我的錢，那時我纔能採用你的建議，按着你的話，我在那裏凡百都節省，勉力交付二十個盧布。」

「曉得了；但是我覺得很羞愧的。」

「安得烈彼得羅維赤這是很應當的。」

「你是個執拗的人，那就隨你的意罷！」

般沙洛夫又一聲兒沒有答覆他。

他們計算般沙洛夫遷移的日期。把主人喊來；但是主人先派遣自己的

女兒走來，這個小女郎纔七歲，頭上蒙着一方大的斑色手巾；伊稍爲露出些驚駭的神色，很用心的聽着般沙洛夫的述說，一聲兒沒有言語，就走了；緊跟着伊的母親走來，伊是有身孕的婦人，頭上也蒙着方手巾，不過比較的小些。般沙洛夫告訴伊，他將要遷移在昆錯夫附近的別墅裏去，但是得給自己留下這個寓所，把所有的物件都委托給伊；伊也很恐慌的走出去了。後來主人走來，他起首好像都明白似的，只沉思着說道：『昆錯夫附近嗎？』後來忽然開了門喊道：『給你留寓所嗎？』般沙洛夫安慰了他幾句話。裁縫很乾直的說道：『因爲，應當知道，』說着就走了。

白爾森涅夫很滿足自己建議的成功，回到自己的家裏去。般沙洛夫很親愛的送他到門邊，俄國像這樣殷勤的還很少呢，只剩下般沙洛夫一個人很謹慎的脫了外衣，整理自己的紙片。

## 第八章

那天晚間，婀娜瓦西梨娜坐在自己客廳裏哭泣。除伊以外，伊的丈夫在屋子裏走來走去，還有尼古拉阿戚米赤的堂叔父烏瓦爾伊宛諾維赤司塔霍夫（Уварь Ивановичъ Стаховъ），是個退伍的騎兵旗士，已然六十歲了，肥胖的幾乎不能行動，一雙黃色矇矓的眼睛，黃色腫脹的臉兒，褪色的厚唇。自從退伍以後，就倚着他的妻子給他遺留下的不多金錢所生的利金，長住在莫斯科城裏。他的妻子是個商人之妻的女兒，他一些事情也不做，也不去想像，間或想像起來，自己的思想，也是以己身為限，平生只錯亂過一次，現出有些活動，其實說來，他在報上讀着一則關於倫敦萬國展覽會有個新器械「發射炸彈機（Копробомбардиръ）」的新聞，想着訂購這種器械，並且詢問把錢寄在那裏，經過那一個帳房呢？烏瓦爾伊宛諾維赤穿件煙草色寬闊的外衣，頸間繫着一方白巾，常常吃的很多，有時發生了困難，就是每次想着發表些意見的時候，便癱攣着在空中輪轉右手的手指，先從大指到小指，後從小指再

轉到大指，很艱難的說道：『應當……如何把那……』

烏瓦爾尼宛諾維赤坐在窗邊的椅子上，努力的呼吸，尼古拉阿戚米赤雙手插在手袋裏，邁開大步，在屋子裏踱來踱去，面上現出不喜悅的神色。

後來他站住了，搖了搖頭，說道：『我們那時的青年都是另一種受過教育的人。年青的人，不許自己違反（Матриво́ръ）年長的人。（他說到 Маи，那兒，鼻子裏就發出法語的聲音。）現時我只看一看，就很奇異的。也許我的不是，他們是；也許是那樣。但是我對於物質，有自己的眼光，不是個愚鈍的人。烏爾瓦伊宛諾維赤你對於這個作何想像呢？

烏瓦爾伊宛諾維赤只凝視着他，輪轉自己的手指。

『譬如葉林娜尼科拉夫娜——尼古拉阿戚米赤繼續說着：——我就很不明瞭葉林娜尼科拉夫娜。對於伊很不滿意。伊的心裏好像是那樣的寬廣，可以包括着宇宙所有的，一直到最小的昆蟲和田雞，雖然說是所有的，可是



生身之父不在其內呢。唔，這也很好，我知道這個，已然不慌忙了。但是那神經狂，博學，飛翔到天空，都不是我們的本分。然而蘇賓先生……我們可以說，他是個奇異的非常的天才，我對於這個也並不爭論；但是他不尊敬年長的人，好像那種人負着多少的義務，——我敢說，按着我的意思，我是不能允許的。我雖然不是天生的嚴厲，但所有的都得有個分寸。」

婀娜瓦西梨娜很慌亂的把叫鈴捺了一下，走進一個哈薩克人來。

伊說道：「爲什麼巴夫勒雅科夫里赤不來呢？怎樣，我叫不來他嗎？」

尼古拉阿威米赤聳了聳肩，說道：「請你原諒，你想着叫他來做什麼呢？我未曾要求這個，並且還不願意這個。」

「尼古拉阿威米赤爲什麼嗎？他使得你煩惱；也許妨害你的治療。我想着同他解說。想着知道他因爲什麼使得你忿怒。」

「我再向你重說一次，我未曾要求這個，你想着做什麼……在僕人的面

前……」

婀娜瓦西梨娜面上微泛出些紅色，說道：「尼古拉阿戚米赤，你這也是白說。我無論什麼時候……在僕人面前……去，非鶯司卡（Фейонка）你看去，立刻把巴夫勒雅科夫里赤引到這裏來。」

哈薩克的僕人走出去。

尼古拉阿戚米赤咬着牙說道：「這沒有什麼緊要，我對於他簡直沒有話說。」說着，又在屋子裏走來走去。

「請你原諒，巴夫勒，應當在你面前認罪。」

「請你原諒，他向我認罪作什麼呢？又是什麼樣的罪呢？這都是一樣的話。」

「怎麼叫做沒有什麼呢？你一定很知道他的。」

「你自己可以知道他。他很快的就可以聽從你。我對於他沒有什麼需要。」

「尼古拉阿威米赤，不然，你今天自從來到了，便有些心不在焉的樣子。並且我看你近來也現出消瘦了。我恐怕這是治療沒有效果的原故。」

尼古拉阿威米赤說道：「我很不需要治療，我的心裏混亂的非常。」

這時蘇賓走進來。現出疲乏的神色。唇上含着有些嘲笑的笑容。

他說道：「婀娜瓦西梨娜你問我來嗎？」

「是，那一定是問了。巴夫勒這很可怕的。我很不滿意你，你如何能不尊敬尼古拉阿威米赤呢？」

蘇賓唇上仍舊含着微笑，凝視着司塔霍夫，問道：「尼古拉阿威米赤向你抱怨我來着嗎？」司塔霍夫迴過身，低垂着眼睛。

婀娜瓦西梨娜答道：「他抱怨來着，我不知道你如何得罪了他，但是你當立刻認罪，因為現時他已然很衰弱的，再者我們年輕的人，應當尊敬自己的恩人。」

「哦，論理學嗎？」蘇賓想着，轉身向着司塔霍夫，很恭敬的，腰微彎着，說道：尼古拉阿戚米赤若是我實在有些凌辱你的地方，那我就準備着在你面前認罪。」

尼古拉阿戚米赤仍舊和從前似的，避開蘇賓的眼光，抗聲道：「我並不是爲那個，但是我願意寬恕你，你也知道，因爲我不是個嚴厲的人。」

蘇賓說道：「哦，這沒有一些疑惑，但是准我問一聲，婀娜瓦西梨娜，你知道我的罪是什麼呢？」

婀娜瓦西梨娜伸長了脖子說道：「我一些也不知道。」

尼古拉阿戚米赤急忙大聲說道：「啊，上帝！我請求，勸說過多少次，說過多少次，我如何不喜歡這些陳述和爭論！回到家來，想着休息一會——大家都說；家庭裏有個家長；——可在那兒爭論，這是最厭惡的。沒有一刻安靜，不得已就得往俱樂部，或是——或是往別處去。人本是很活潑，他那物質上自有自

己的需要，但是那兒……」

尼古拉阿戚米赤沒有把話說完了，就走出去，把門關上。婀娜瓦西梨娜從後凝視着他，很悲苦的說道：「往俱樂部去嗎？輕浮的人，你不是往俱樂部去！到俱樂部裏，把自己牧場裏灰色的馬贈給誰去！馬的毛色有多麼可愛。」後來又提高了嗓音，說道：「是，是，真是個輕浮的人，不是往俱樂部去。」站起來繼續說道：「巴夫勒你如何不知恥呢？又不是個小孩。現時我的頭也痛了。卓雅在那裏，你不知道嗎？」

「伊一定在上面自己的屋子裏。那條狡滑的狐狸，遇見那種天氣，永遠是藏在自己的穴裏。」

「唔，請罷，請罷！」婀娜瓦西梨娜搜尋自己的周圍。「我那盛着磨碎了菜根的杯子在那裏呢？巴夫勒你行些好，往前去些，不要在我的中間。」

「姑母又怎樣觸怒你了？請把你的手遞給我吻一下，你的菜根我看見在

書房桌子上呢。」

婀娜瓦西梨娜說道：「達里亞(Daria)永遠是把他忘了在那裏了。」說着走出去，聽見絲織衣服颯颯的響聲。

蘇賓想跟着伊行走，但是止住了，聽見自己後面烏瓦爾伊宛諾維赤遲緩的聲音。

退伍的騎兵旗士，烏瓦爾伊宛諾維赤，斷斷續續的說道：「小孩……不能那樣追逐你……」

蘇賓走到他面前說道：「讚美的烏瓦爾伊宛諾維赤，追逐我作什麼呢？」

「作什麼呀？你是很年輕的，就是那樣的恭敬。是了。」

「尊敬誰呢？」

「尊敬誰嗎？你也知道是誰。彷彿那露在外面的牙齒。」

蘇賓用手在胸上畫着十字。

「優——他喊道：——你是合唱隊的首領，公共建築物的基礎！」

烏瓦爾伊宛諾維赤輪轉着手指說道：「兄弟，得了，不用說了。」

蘇賓繼續說道：「看來已然不是個年輕的貴族，他內裏還含着多少幸福，兒童的信仰！尊敬！你是個沉靜的人，知道尼古拉阿威米赤因為什麼怒我嗎？今天我同着他整整的在他那德國婦人家盤桓了一早晨；我們今天三個人歌道：『不要離開我！』大約你也聽見了。我們歌唱着，我覺得很煩悶的；看出事情有些不妙，便激怒起他們兩個人來。居然進行的很好。起首伊是惱怒我；後來又惱怒他；最後他也惱怒了伊；向伊說，他只有在家裏幸福，那兒就是他的樂園，伊也向他說，他沒有一些仁義；我又向伊操着德語說道：『啊！』他便走了，我留在那裏；他來這裏，——樂園——倒在樂園嘔氣來了。覺得大不滿意。唔，按着你的意思，現時是誰的過錯呢？」

烏瓦爾伊宛諾維赤抗聲道：「一定是你了。」

蘇賓看着他，用那卑屈的聲調說道：「可敬的武士，我大膽問一問你，由於你那思想力所發生出來的何等的想像，纔說這些隱語呢，或是因為轉瞬間需要的影響，發出聲音來在空氣裏震動嗎？」

烏瓦爾伊宛諾維赤嘆息着說道：「不要說了……」

蘇賓笑了笑走出去。過了一刻鐘，烏瓦爾伊宛諾維赤喊道：「喂，拿一杯燒酒來。」

哈薩克的僕人，拿來一個盆子，裏面放着燒酒和食物。烏瓦爾伊宛諾維赤悄悄的從盆子裏拿起酒杯，現出極注意的樣子，凝視了酒杯好久，彷彿不很曉得手裏拿的是什麼東西。後來他看着哈薩克僕人問道：「他的名字不是叫瓦希卡(Васика)嗎？」現出憂愁的神色，喝着酒，吃着食物，從口袋裏掏出一方手巾。但是哈薩克僕人，已然早就把盆子和瓶子放在別處去，吃了殘餘的糟白魚，有些困倦上來，躺在貴人的大衣上面睡去，烏瓦爾伊宛諾維



赤仍舊把手巾放在張開的手指上，很注意的凝視着窗戶，牆壁，和地板。

## 第九章

蘇賓回到自己屋子裏，剛展開書本。尼古拉阿戚米赤的近侍便悄悄的走到他的屋子裏來，遞給他一個不大的，三角形的短翰，上面印著一個大的印章。『我在這封短翰裏，希望你不要允許自己諷示那今天早晨所說的一些期票。你也知道我的交遊，我的規矩，些少的款項，和其他的情形，這些家庭的秘密，應當尊敬的，家庭的安寧，又是那樣的神聖，但是，一些人，都是對於家庭無情的人，我也沒有什麼理由，把你加入這一類的人裏面去，只有排斥罷！（請你把這封信再交還我。）H C,』

蘇賓拿起鉛筆，向下寫道：『你不要恐慌，暫時我還沒有把手巾從口袋裏掏出來呢。』寫完了，把信交給僕人，又拿起書來。但是很快的書就從他的手裏掉下來。他凝視着赤色的天空，兩株離開羣樹獨立的，年青偉大的

松樹，便想道：『白天松樹是蒼藍的顏色，晚間他們是何等的美麗，蒼綠』便往花園裏去，挾着種秘密的，在那兒和葉林娜相遇的希望。果然沒有欺哄了他。前面灌木叢中的路上，露出葉林娜的衣服來。他追上伊，和伊平行的時候，喃喃的說道：『不要往我這裏看，我是不值得的。』

伊急忙看了他一眼，微笑了笑，向花園的深處行去。蘇賓也跟着伊走。

蘇賓開始說道：『我請你不要凝視着我，我同你長談；很明瞭的，言辭一定相反了！然而這都是一樣：我也不是第一次了，立刻我憶起來我還沒有向你請求，寬恕我那昨日愚鈍的出走呢。葉林娜尼科拉夫娜你不惱怒我嗎？』

伊止住了，沒有立即答覆他，——不是因為惱怒他，因為伊的思想很遙遠的。後來伊說道：『我並沒有惱怒。』

蘇賓咬着嘴唇，喃喃的說道：『何等懸念的……何等冷淡的面容！』說到這兒，提高了嗓音，繼續說道：『葉林娜尼科拉夫娜我想給你述說一個短的

逸話。我有一個朋友；這個朋友也有一個朋友，他起先最是個端正的人，後來酗酒了。有天早晨我的朋友在街上遇見他，（你也可以理會出來，他們已然絕交了，）他已然喝醉了。我的朋友便躲開他。他走近了說道：「若是你沒有行禮，我也不惱怒的，但是爲什麼轉回去呢？也許我是個不幸的人！」

蘇賓不言語了。

葉林娜問道：「就祇這個嗎？」

「就只是這個。」

「我很不明白你。你這是暗指着什麼呢？剛纔你問我說，不要經你那面去凝視。」

「但是現時我給你述說的，如何不轉過去呢。」

葉林娜說道：「莫非我……」

「莫非不是嗎？」

葉林娜面上微泛出些紅色，把手伸給蘇賓。他牢牢的握住伊的手。

葉林娜說道：『你以為我存着不快的感覺，那你就疑惑錯了。我並沒有想着外視你的。』

『得了，得了。但是你得承認在這一分鐘裏，你腦筋裏發生了無數的思想，其中必有一個一些也不信任我的思想。什麼？上帝，我說的不是嗎？』

『也許有的。』

『這爲什麼呢？由於什麼呢？』

葉林娜說道：『我的些思想，我自己都覺得不很明瞭。』

蘇賓道：『那只好使別人相信。我給你說什麼呢，你對於我存着一團惡意。』

『我嗎』

『是，你，你想像着我，總有一半兒矯飾，因爲我是個藝術家；無論對於什

麼事情，都沒有一些能力，——你的確很信任這個的，——並且沒有什麼真誠，深遠的情感；不能真實去哭泣，是個雄辯家，空談的人，——總而言之，都因為我是一個藝術家。從此以後，我們就成了不幸的，可憫的人了嗎？我可以宣誓，譬如你就不信任我的懺悔。」

「不然，巴夫勒雅科夫里赤我很信你的懺悔，並且很信你的眼淚。但是我看來，你的懺悔很能安慰你，你的眼淚也是那樣。」

蘇賓微微有些戰慄。

「唔，我看着這個，彷彿醫生看見不可治療的疾病。只能把頭搖一搖，服從了。上帝，莫非這個很是嗎，莫非那樣靈魂並列生活的時候，我自己命運就那樣不好嗎？我知道，無論何時都不能發生在這個靈魂裏面，無論何時都不能知道，為什麼他憂愁，為什麼他喜歡，什麼東西在他裏面徘徊，他喜歡什麼，往那裏走呢……」經過不久的靜默，他低聲說道：「請告訴我，你無論何

時，無論因為什麼，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愛戀藝術家嗎？」

葉林娜凝視着他。

「巴夫勒雅科夫里赤，我未曾想過。」

蘇賓露出滑稽的，憂愁的神色，說道：「我要求證明些什麼呢。最好不要擾亂你獨自的散步。教授曾經問過你；你說的是種何等已知的原理，不是嗎？然而我不是教授，按着你的意思，我是個兒童；但是不要扭過臉兒去避開兒童，你明白嗎？再會吧！」

葉林娜想着止住他，但是想了想，也說道：「再會罷！」

蘇賓從院子裏走出來。在距離司塔霍夫別墅不遠的地方，遇見白爾森涅夫。他急忙行着，低着頭。帽子戴在後腦海上。

蘇賓喊道：「安得烈彼得羅維赤！」

那個人止住了。

蘇賓繼續說道：『去罷，去罷，我不過那樣喊你一聲，並不止住你，一直往花園去；准可以在那裏遇見葉林娜。看來，伊在那兒等着你，……伊所有的時候，都等着誰呢？你大約很明白這些話，伊在那兒等着！兄弟，知道嗎，這是種何等奇異的情形？我同伊住在一個宅子裏，已然有二年了，很愛戀伊，只是剛纔就在這時候，看見了伊，有些不明瞭的地方。我看見了，就把手張開了。請你不要疑視我，不要露出你那沉靜面上少見的，虛偽譏刺的微笑。唔，我理會出來，你想着令我去記憶婀拒司卡。怎樣呢？我是不拒絕的。婀娜司卡倒很合乎我們兄弟的意思。祝賀婀娜司卡，卓雅，並阿夫固司秦赫里司琪諾夫娜，現時你到葉林娜那兒去罷，我要走了，……你以為往婀娜司卡那兒去嗎？兄弟，我往王爵齊庫拉索夫那兒去，那兒有一個從喀藏（Kassan）韃靼裏來的人，是沃爾根（Wolken）一家的人。你看見這封請帖，這些字母R. S. V. P. 嗎？我在鄉下，是不能安靜的。再見罷。』

白爾森涅夫聽着蘇賓的長談，靜悄悄的一聲兒也不言語，彷彿有些害羞的樣子，後來走進司塔霍夫的別墅裏去。至於蘇賓倒是真往王爵齊庫拉索夫那裏去了。他向王爵說起話來，露出溫順的樣子，譏刺的，大膽的神色，從略藏來的人，哈哈大笑，客人們也都笑了。但是無論誰都有些不高興，很忿怒的離別了。有兩個在臬夫司克相遇的，不很熟識的先生，突然互相露出牙齒，佯皺着眉峯，鼻子，腮頰，立刻又都躲避了，現出以前冷淡厭惡的神色。

## 第十章

葉林娜已然不在花園裏，在客廳內很親愛的近接白爾森涅夫，立刻幾乎沒有忍耐得着，又繼續起昨日的談話來。屋子裏只有伊一個人：尼古拉阿威米赤悄悄的不知道藏在那裏去了，婀娜瓦西梨娜頭上蒙着方濕頭巾，躺在上面。卓雅挨着伊，很仔細的整理裙子，把小手放在膝上；烏瓦爾伊宛諾維赤躺在一間小房子裏的，寬大合宜的長椅子上，得了一個『自睡』（самочинь）



的綽號。白爾森涅夫重新又述說起自己的父親來，他很尊敬的追憶他父親。我們可以把他的事情，少爲述說幾句。

他在臨死以前，曾經解放了八十二個人，故此爲彼等之管轄者，光明的神燈，舊日戈特秦根（Готтгенъ）的大學生徒，『宇宙間心靈的顯露或預示（Проступъ лѣтѣ или прообразованіе Духа въ міръ）』的著作者他這篇文章裏，夾雜着塞林格主義（Шеллингианннзмъ），司維爾金卜羅格主義（Сведенборгианннзмъ）和民治主義（Регуликанннзмъ），倒把原來的主義給擾亂了——白爾森涅夫的父親從小時候，就把他送到莫斯科去，他的母親剛死了不久，就自己教育起他來。他準備着對於每一門課程，都是非常真誠的勉力作去，但是簡直沒有什麼效果，他是一個幻想家，學者，神祕思想家，說起話來，聲音很微小的，現出萎縮的樣子，甚至於連自己最親愛的兒子，都怯避起來。教授又不很巧妙，兒子對於功課，也不很注意，沒有一毫的進步。後來老頭兒（他已然將近五十歲

了，因為他結婚很晚。）覺着事情有些不妙，把自己的兒子安得留沙（Андрюша）送在寄宿學校裏去。安得留沙便在那裏學習起來，但是仍舊沒有脫離父親的監視，父親不絕的看望他去，校中的主持，對於他訓戒和閒談，很厭惡的；管理員也對於這位未曾招呼的來賓，有些苦惱起來，據他們說，他對於他們的事情，就是談論些關於教授的最好的書籍。甚至於學生們看見這位老頭兒，黑色，隱隱現出些痘痕的臉兒，常常穿件灰色寬大外衣的，肥胖身體，都露出厭惡的神色。每逢這位鶴步，長鼻，嚴厲，永遠沒有含着微笑的先生，對於學生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差不多就是僅止關於自己的兒子，心裏苦惱的時候，學生們倒不現出懷疑的神色了。有天他想着同他們談論華盛頓（Вашингтонъ），開始說道：『年幼的學生們！』但是他那奇異的聲音，剛發出來的時候，年幼的生徒們，就都四散走了。正直的戈特秦根的大學生徒平生沒有一些溫和的神色，常常壓制事件的進行，各種的問題，和想像。年輕

的白爾森涅夫進了大學的時候，他也一同去研究大學的講義，但是健康已然把他變更了。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所發生出來的事件，使得他的根本都搖動了（應當把前所有的書籍都變更了。）沒有等着自己的兒子在大學畢業，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冬天就死去了。然而預先祝賀他的學士位，希望他去研究科學，死前兩點鐘的時候，向他說道：交付你一枝大燭，我一生裏永遠握着它，請你終身都不要放開他。」

白爾森涅夫把自己父親的事情，向葉林娜述說了好久。覺着伊來時面上不豫的神色，已然隱去了。他說起話來，便不十分吃吃的了，辭鋒又移在大學上去。

葉林娜問道：「請告訴我，你們夥伴中間有很顯著的人嗎？」  
白爾森涅夫便憶起蘇賓來。

「葉林娜尼科拉涅娜，我給你實說罷，我們中間沒有一個顯著的人物。」

不過我說的是在莫斯科大學的時候。不是現時。現時這是個學校——不是大學校了。」說到這兒，把聲音放低了，說道：「我同着我的同學們，覺得很苦惱的。」

葉林娜說道：「苦惱嗎……」

白爾森涅夫繼續說道：「但是我應當聲明。我實在知道有一個學生，——不過不是我們一科的——他的確是個顯著的人。」

葉林娜急忙問道：「他叫什麼呢？」

「德米特里尼卡諾羅維赤般沙洛夫。他是個保加利亞的人。」

「不是俄國人嗎？」

「他不是俄國人。」

「他爲什麼住在莫斯科呢？」

「他往這裏求學來了。你知道他的求學是什麼目的嗎？他只抱着一個

解放自己祖國的思想。具有一種非常的命運。他的父親是台爾諾夫 (TIPHERB) 城中極富的商人。台爾諾夫現時雖然是個小城，然而古時是保加利亞的京城。彼時保加利亞還是個獨立的王國呢。他在索菲亞 (Sofia) 經商，和俄國發生了關係，他的妹妹般沙洛夫的姑母，一直到現時還居住在基耶夫 (Kiev) 城中，伊的丈夫是那裏中學校年長的歷史教員。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就是在十八年以前，發生了一件可怖的禍事：般沙洛夫的母親，忽地失蹤了，過了兩個禮拜，發見伊被人殺死了。」

葉林娜戰慄了一下。白爾森涅夫就止住不說了。

伊說道：『繼續着說，往下述說罷。』

『風聞伊被土耳其大將軍擄去，殺死了，伊的丈夫般沙洛夫的父親，調查的確實，便想着去仇復，但是他只用短刀把大將軍刺傷……他被鎗斃了。』  
『鎗斃了嗎？未曾審判嗎？』

「是的。殷沙洛夫那時纔八歲。被收留在鄰人的手中。他的姑母得到兄弟家中悲慘的消息，想着把內姪由自己去養育。他們便把他送到沃節沙（Oracca），由此再往基耶夫去。他在基耶夫整整的居住了十二年。因此他說得俄國語異常純熟。」

「他說的是俄國語嗎？」

「就彷彿我們和你談論似的。他過了二十歲（這還是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開始，）想着回到故鄉去。到了索菲亞，台爾諾夫縱橫遊遍了保加利亞全國，在保加利亞經過了二年，又學會故鄉的語言。土耳其政府曾捕捉過他，他這二年裏，的確經過好些莫大的危險。有一次我看見他的頸上，有一道寬闊的癩痕，這大約就是受傷的痕跡；但是他不喜歡述說這件事情。他也是個很靜默的人。我曾經試探過幾次！仍舊沒有問得出來。他回答的都是些普通泛泛無關的話。實在是個極執拗的人。一千八百五十

年他又往俄國來，到莫斯科去，抱定一種求學和俄人聯絡的計畫，然而他將來從大學畢了業的時候……」

葉林娜插言道：「那時怎樣呢？」

「那只有看上帝賦與他的怎樣。不過猜度着，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呢。」

葉林娜的目光，好久沒有離開了白爾森涅夫。

伊說道：「你所述說的我聽着很有趣味。他這個人怎樣，你這個朋友叫什麼……般沙洛夫嗎？」

「你以為怎樣呢？按着我的意思，他的人很不壞。你自己也可以看一看他。」

「那如何做的到呢。」

「我把他引到你這裏來。後天他就要往我們村子裏來，和我住在一個房子裏了。」

「不能罷？他肯往我們這裏來嗎？」

「這再說罷！不過他將要很喜歡的。」

「他不是個驕傲的人罷。」

「他嗎？沒有一些的驕傲。你以為他是個驕傲的人，但是不是你所理會的那種意思。譬如說金錢罷，他無論對於誰都不肯借貸！」

「他是個窮人嗎？」

「可也不是個富人。他往保加利亞去搜羅了父親些少的遺產，姑母還幫助着他；但是合起來，仍然是很微少的。」

葉林娜理會道：「他一定有許多的特質。」

「這簡直是個鐵人。你到那時，自然看出他的中心，隱藏着兒童的，誠實的，性情來。他那種誠實——不是我們那無用的誠實，平常人沒有一些果斷的誠實，——我必定把他引到你這裏來，你等着罷。」



葉林娜又問道：「他不是個怯懦的人罷？」

「他不是個怯懦的人。那些自愛的人纔怯懦呢。」

「那麼你是自愛的人嗎？」

白爾森涅夫笑了笑，把手伸了伸。

葉林娜繼續說道：「你喚起我的好問的思想來。唔，你告訴我，他向這個

土耳其將軍復仇了嗎？」

白爾森涅夫微笑了笑。

「葉林娜，尼科拉夫娜，小說裏纔說復仇；若要去復仇，他十二歲的時候，這個將軍就可以死去了。」

「但是，般沙洛夫先生關於這件事情，一些沒有向你說嗎？」

「一些也未會說過。」

「他往索菲亞作什麼去呢？」

「因為他的父親在那裏住過。」

葉林娜沉思起來。伊微聲說道：「解放自己的祖國！這句話說出來，都是很可驚慌的，他那意義何等的偉大……」

這時婀娜瓦西梨娜走進屋子裏來，他們的談話就中止了。

這天晚間白爾森涅夫回到家裏的時候，一種奇異的感覺，使得他很錯亂的。對於自己介紹殷沙洛夫和葉林娜相晤的思想，一些也不懊悔，發生了種天然的，不可思議的印象，這就是他那保加利亞青年的述說，所惹起伊的印象……莫非他自己去增大這種印象，但是秘密，黑暗的情感，隱藏在他的心中；他所憂鬱的不是種好的憂鬱。然而這種憂鬱不能妨害他拿起戈根司陶菲諾夫的歷史，從前夜那天止住的那頁讀起來。

## 第十一章

過了兩天，殷沙洛夫按着約言，攜着自己的行李，往白爾森涅夫這裏來了。

他也沒有僕人，但是他不需別人的幫助，整理得自己屋子很整齊的，陳列木器，洒掃灰塵，刷洗地板，最使他費了工夫很久的，就是寫字桌，無論如何他都不願把寫字桌放在間壁去；然而殷沙洛夫本着天生沉默的性質，努力作自己的事情。整理完了以後，請求白爾森涅夫將來再從他那裏取十個盧布，拿起一枝粗杖，遊覽自己新居附近的地方去了。過了三點鐘，他走回來，白爾森涅夫請他吃飯去，他答說，今天可以同着白爾森涅夫在一處吃飯，將來由主婦那裏供給自己的飲食，因為在家時候，已然和主婦講好了。

白爾森涅夫抗聲說道：「請你原諒！他們將要供給你不潔的食物。這個村婦簡直不會料理食物，你爲什麼不和我一同吃飯呢？我們的用費，將來可以平分呢。」

殷沙洛夫很靜穆的，微笑了笑說道：「我的入款，不允許我吃你所吃的那樣的飯。」

他的微笑裏，含着不允許的神色，白爾森涅夫就沒有往下再說了。吃完飯以後，他請般沙洛夫到司塔霍夫家裏去；但是般沙洛夫答說，這天晚間得給自己保加利亞的友人作書，請白爾森涅夫改天再往司塔霍夫家裏拜訪去吧。白爾森涅夫早已知道般沙洛夫的意向，是不能變更的，現時同居在一個房子裏，越發的信認般沙洛夫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變更自己無論什麼樣的決定，但是無論何時，對於早已的約定，履行起來，也是不遲延的。白爾森涅夫彷彿原始的俄國人，覺得這種比德國人更甚的正確，很奇異的，並且有些可笑的地方；但是很快的對於這個就習慣了，後來他發現這種正確，若是有不被尊重的時候，那麼也是非常適宜。

般沙洛夫移居過來，第二天早晨四點鐘就起來了，差不多走遍了昆錯夫全村，河裏沐浴了一會，喝了一杯冷牛乳，工做起來；他的工做很多，研究俄國的歷史，法學，經濟學，繙譯保加利亞的歌曲，和編年史，薈集關於東方問題的

資料，編輯爲保加利亞人所用的俄國的文法，爲俄人所用的保加利亞的文法。白爾森涅夫找他去，談論菲耶爾巴賀（Ференцаръ）。般沙洛夫很注意的聽着，間或也辯駁幾句，都是很確當的；從他那辯駁的話裏可以看出他竭力給自己籌畫，自己研究菲耶爾巴賀很需要嗎，或者是沒有他也可以呢。後來白爾森涅夫又談到他的職業，便問他：不能指示給他些什麼嗎？般沙洛夫就向他讀了三兩種保加利亞的歌曲，想着知道他的意向。白爾森涅夫覺得譯述的很確當，但是還不十分的活潑。般沙洛夫因爲他這種非難，便又增了些知識。白爾森涅夫從歌曲又談論到保加利亞現時的情形上去，他最先想理會出般沙洛夫當述說他的祖國時候，有什麼樣的變動，不是面上現出激烈的神色，便是提高了嗓音——然而一些也不對？但是他的全體好像都堅固了，有些前進的樣子，面上現出激昂不屈的神氣，雙睛的深處，彷彿燃着難以消滅的微火。般沙洛夫最不喜歡詳細述說自己在祖國遊歷的事

情，至關於保加利亞的事情，倒很喜歡同所有的人述說。他說起來的時候，一些也不忙促，述說土耳其人，土耳其人的暴虐，自己國人的痛苦，貧窮，並自己國人的希望；在他那每一句話裏，都可以聽得出他那惟一早已願望的心中的思慮。

彼時白爾森涅夫沉思道：『最妙的就是土耳其將軍死去，對於他父母的死亡，也可以無恨了。』

殷沙洛夫沒有來得及少微靜默一會，門就開了，蘇賓站在門坎上面，他走進屋子裏，現出極其從容，溫順的神色，白爾森涅夫最知道他，立刻曉得必定有些什麼使得他屈服了。

他的面上露出笑容，說道：『我很無禮的，就自行介紹了，我姓蘇賓，是這位少年的朋友；（他指着白爾森涅夫）大約你就是殷沙洛夫先生嗎？』

『我就是殷沙洛夫。』

「那麼就請把手遞給我，我們就可以相識了。我不知道白爾森涅夫向你說過我沒有，可是他向我述說你許多次了。你遷移到這裏來了嗎；這好極了！我那樣很注意的凝視你，請你不要怒我。按着我這彫刻家的職業，想着在很快的時間裏，請你允許塑你的頭顱。」

殷沙洛夫說道：「我的頭顱倒合於你的職業了。」

「今天我們作什麼去呢？」蘇賓說着，突然坐在一張矮椅子上，把兩隻手擺在距離很闊的膝上。繼續着說道：「安得烈彼得羅維赤，今天你有什麼消遣的方法嗎？天氣晴朗；透出一陣陣乾草和乾蛇莓子的香味……好像喝着茶似的。應當想個消遣的方法。我們可以指出昆錯夫新修道院所有他那多數的美來。（白爾森涅夫繼續想着反對他。）唔，我的老友，哥拉齊沃（To pasio），你爲什麼一聲兒也不言語呢？請把你那雄辯的唇吻張開。我們想好消遣的方法了沒有？」

白爾森涅夫說道：「我不知道般沙洛夫的意思怎樣。他正在這裏工做呢。」  
蘇賓轉過身去，聲音好像由鼻子裏發出來似的，問道：「你想着工做嗎？」  
般沙洛夫答道：「今天我倒能够出外遊覽去。」

蘇賓說道：「啊！這好極了，安得烈彼得羅維赤，請去把帽子戴在你那聖賢的頭上，我們眼睛看見那裏，就往那裏走去。我們都是少年，眼睛看得很遠呢。我知道一個極可惡的飯店主人，我們在他那裏，他一定供給不好的食物；然而我們將要異常的愉快。我們走罷。」

過了半點鐘。他們三個人沿着莫斯科河岸行去。般沙洛夫戴頂極奇異大耳的帽子，蘇賓看着現出些不很自然的喜悅來。般沙洛夫不慌不忙的走着，向四下裏瞭望着，喘息着，說着話，露出靜穆的微笑；但是這天既然是求高興去，故此充滿了愉快。蘇賓附在白爾森涅夫耳上說道：「聰明的小孩，每逢禮拜日纔這樣的遊覽呢。」蘇賓很淘氣的在前面跳躍着，作出些著



名彫刻的姿勢，往草地上翻起筋斗來；殷沙洛夫的靜默，沒有激怒他，倒引得淘氣了。白爾森涅夫說了他兩次道：『法國人，你爲什麼那樣的淘氣！』蘇賓抗聲道：『是，我是法國人，半法國人，你使自己居於那滑稽嚴肅的中間，好像你給我所說的那一個掃除地板的人。』他們三個人漸漸離開了河岸，順着一條狹深的溝行起來，兩壁的中間，都是黃金色高的黑麥，其中有一個土壁的黑影兒，遮蔽着他們，燦爛的日光映射在麥穗的上面，送來一陣的雲雀，鶉的鳴聲，遍地都是綠茸茸的青草；和風剪剪的吹着，把他們的葉兒吹動了，小花顫動個不住。經過長久的旅行，休息，閒談，蘇賓還想着和一個行路的，無齒的鄉人，作跳躍的遊戲，那個人只微笑着，以爲這些先生們與他是無干的。他們走到那個污穢的小飯館裏去了。僕人對於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都不十分招待，供給的果然是最不好的食物，和一種後巴爾幹的酒；但是真像蘇賓所說的不能阻擾他們的高興；他自己一會比衆人尤其高興，

一會又減少下去了。他以酒祝一個不很知道的，但是很偉大的威臬林（Великий）的健康，並祝保加利亞王克魯木（Хрома）或者是賀羅木（Хрома），大約許不是阿達木夫時代（Адамовъ времени）的人物了。

殷沙洛夫糾正他道：『這是在第九世紀。』

蘇賓喊道：『第九世紀麼？這是何等的幸福！』

白爾森涅夫理會出蘇賓所有的惡戲，談諧，閒談裏，都含着考問殷沙洛夫的意思，彷彿試驗他似的，心理便慌亂起來——但是殷沙洛夫仍舊現出極安閒的神色。

後來他們回去了，更換了衣服，決定當日晚間往司塔霍夫家裏去。蘇賓先往報告他們來的消息去了。

## 第十一章

蘇賓走進司塔霍夫的客廳，大聲說道：『殷沙洛夫立刻就要往這裏來了！』

那時候客廳裏只有葉林娜和卓雅兩個人。

卓雅操着德語問道：「誰哪？」伊永遠遇見意外的事情，就把祖國的話說出來了。葉林娜直立在那裏。蘇賓凝視着伊，脣上含着滑稽的微笑。伊煩惱起來，伊是一句話也沒有說。

蘇賓重複說道：「你們聽見了嗎？」殷沙洛夫先生就要往這裏來了。」

伊答道：「聽見了，並且聽見你喊他了。我實在很奇怪你。殷沙洛夫先生還沒有來到這裏，你已然張慌起來。」

蘇賓忽然把頭低下去，微聲說道：「葉林娜尼科拉夫娜，你很是，永遠你都是很對的。我們今天和他整整的遊行了一天，我敢保證他的確是個好人。」

葉林娜說道：「我並沒有問你這個。」說着站起來。

卓雅問道：「殷沙洛夫先生是個少年嗎？」

蘇賓很煩惱的答道：「他已然一百四十四歲了。」

哈薩克的僕人走進來，告訴有兩個朋友來了。他們走進來。白爾森涅夫介紹了般沙洛夫。葉林娜請他們坐下，自己也坐下去，卓雅走到上面報告。婀娜瓦西梨娜去了。起首談的是些不要緊的話，和那普通初見面的談話一般。蘇賓很靜默的從牆角監視着，但是他的監視，也不因為什麼事情。他理會出葉林娜仍舊含着煩惱他的——只是蘇賓一個人——神色。又疑視白爾森涅夫，般沙洛夫，彷彿彫刻家比較他們的面容。他想到：他們兩個都不很美麗，保加利亞人是一付剛毅的可以作彫刻的面容；現時也容光煥發了；至於那偉大的身軀，更可以繪畫了，雖然沒有筋線，然而面貌是有的。大約只有別人可以愛戀他。蘇賓遂心裏斷定，伊一定不至於愛戀他，但是伊很愛戀白爾森涅夫。婀娜瓦西梨娜走進客廳，談鋒便轉到別墅上去，簡直是別墅的不是鄉村的談話。按着自己豐富的，熟思的題目，發出各種的談話；但都是很短的，每一種談話，不過三分鐘，就被那極苦惱的斷音符所止住。

了。每逢斷音符的時候，婀娜瓦西梨娜就向着卓雅。蘇賓理會出伊那不語的暗示，皺着那付悲傷的臉兒，卓雅坐在洋琴傍邊，奏着琴，歌唱自己的歌曲。烏瓦爾伊宛諾維赤從門後走出來，輪轉着手指，又退回去了。後來衆人喝了茶，往花園散步去……院子裏漸漸黑暗下來，客人們就分散了。

殷沙洛夫果然輸於葉林娜心中的印象，比較伊所期望的爲少，或者再說的真切些，他所輸入的簡直不是伊所期望的印象。伊很喜歡他那正直和隨意——並且喜歡他的面容，但是殷沙洛夫的靜默，剛毅，和平常冷淡的樣子，和伊那山白爾森涅夫述說腦筋裏所想像的形狀相似。葉林娜對於這個，一些也不疑惑，期望勝過了『運命』。然而伊想道：『今天他說的話很少，這是我錯了；我未曾詢問他，只好等着下一次罷……至於他的眼睛，倒是一雙神氣滿足，正直的眼睛，伊覺着伊不願意俯首於彼之前，只和他作一個好友，並且很疑惑的，伊自己所想像的英雄，是不是和殷沙洛夫相像這種最後

的話，使得伊憶起蘇賓來，伊已然躺在床上，面色發紅，憤怒起來。

白爾森涅夫在回去的路上，問殷沙洛夫道：『你喜歡你所新識的友人嗎？』

殷沙洛夫答道：『我很喜歡他們，——尤以他們的女兒爲甚。那是位美妙的女郎。伊很感動的，但是伊心中是種很好的感動。』

白爾森涅夫理會道：『應當常常往他們那裏去。』

『是，這很應當的。』殷沙洛夫說着，一直走到家，沒有再多說一句話了。他立刻閉着自己的屋門，然而蠟燭整整的燃燒了一夜。

白爾森涅夫還沒有來得及讀了拉烏敏爾的一頁，便聽見好像有一撮細沙撒在窗上玻璃的響聲。不由得戰慄了，打開窗戶，看見青白色臉兒的蘇賓。

白爾森涅夫說道：『哦，原來是你這個不倦的人！你簡直是個夜間的蝴蝶！』  
蘇賓止住他道：『靜些，我是悄悄地往你這裏來，彷彿馬克司 (Marcus) 到阿』

蓋特 (Arata) 那裏去的一般。我必須要和你說兩句話。」

「那麼請進屋裏來罷。」

蘇賓抗聲道：「這無須了。」說着，倚在窗框子上，「——這也彷彿和往意大利去似的，異常的高興。第一，我祝賀你，你的聲價增高了。你的那自負非常的人物也落下去了。對於這個我能使你信任，就可以向你證明，這不是般沙洛夫先生的勤務簿。他對於工做，雖然沒有什麼天才，可是很有才能的，記憶力非常的大，智慧也不是雜亂，洪大的，但是很明確活動的，我們的談鋒，有時關於他談及困苦的保加利亞的時候，又現得他是個雄辯的人。什麼？你說我不公平嗎？更可以注意的，無論什麼時候你同着他，他都不能和你相近，無論誰同着他，都不能和他相近；我是一個藝術家，很自負的他更要反對了。也許就把所有的我們磨成碎粉了。他只有同着自己的土地有關係——不像我們這些無用的器具，對於人民很和藹的，一股活水流到我們的

裏邊來，因此他的問題，比較得不很困難，很容易明瞭，只有驅逐土耳其人的思想，這也是個偉人！但是所有這些性質，都不能取悅於婦女的，我發現出來，他不像你似的有種誘惑的能力。」

白爾森涅夫說道：「爲什麼又牽連到我呢？有些地方你說得不十分確實，他一些也不能反對你，他看你彷彿自己同國的人……這是我知道的。」

「這又是一件事了！他對於他們是個英雄，但是我承認，從前我自己也覺得是個英雄，英雄不應當會說：彷彿牛似的叫喚；轉動起角來——牆都震動了。他自己不應當知道，爲什麼進行，只一意去進行，然而也許我們現時需要另一樣的英雄。」

白爾森涅夫問道：「般沙洛夫怎樣得罪你了？莫非你跑到這裏，就爲的是向我描寫他的性質嗎？」

蘇賓說道：「我往這裏來的原故，因爲我在家裏，憂鬱的異常。」



「原來那樣！你不想着再哭了嗎？」

「笑話！我來這裏，準備着嚙自己的肘骨，因為失望，煩惱，嫉妬……很苦惱我的。」

「嫉妬！對於誰呢？」

「對於你，對於他，對於所有的人。思想來苦惱我，若是我能早明白伊，若是我會作事……說這做什麼呢！以後我只是嘻笑，淘氣，自傲，彷彿伊所說的一般，再往那裏找塊地方，縊死得了。」

白爾森涅夫理會道：「唔，你不要縊死了。」

「一定在那樣的夜間，不然；再准我們生活到秋間。所有因為幸福的人，也將要在那天夜間死去了。噯，幸福！由樹木躺下來的，經過大路每一個的影兒，現時彷彿說道：『我知道，幸福在那裏……你想着我告訴嗎？』我喊你遊行去，是了，現時你還在散文影響的下面。睡罷！你描寫那數學的形象！我

的心也碎了。諸君，你們看罷，人若是嘻笑着，按着你的意思，他一定是沒有什麼困苦；你可以給他證明，他是敵視他自己，那他一定是未曾受過苦惱：『祝你的幸福！』

蘇賓很快的離開窗戶走了。白爾森涅夫想着在他後面喊『婀娜司卡』但是已然看不見蘇賓的影兒，便止住了。過了兩分鐘，白爾森涅夫還覺得有種哽咽的泣聲，便起來，打開窗戶，四下裏靜悄悄的，只有遠遠的，大約許是個行路的農夫，經過那莫慈多克的荒野（МОЗГОКРАЯ СРЕБЬ）。

## 第十三章

般沙洛夫自從遷移到昆錯夫附近以後，第一二個星期裏，往司塔霍夫家裏去了不到四五次；白爾森涅夫倒是間一天往他們那裏去一次。葉林娜永遠是很喜歡他，伊那活潑有趣的談話，好像把他束縛住了，然而回到家裏的時候，面上常現出憂愁的神色。蘇賓幾乎都不露面了；很熱心勉力去研

究自己的藝術，有時就坐在自己的屋子裏，出來時候，穿件粗布外衣，滿塗着粘土；有時就到莫斯科自己的技術室裏消遣去，模型人，意大利模型製作人，他的朋友和教習，都來找他來了。葉林娜還一次未曾同殷沙洛夫述說自己所希望的事情，他若不在的時候，伊準備着要詢問他許多的事情。但是他一來了，伊覺得很羞愧的，把自己所準備的問話，就全打消了，殷沙洛夫的靜穆，使得伊很錯亂，覺得沒有權力能強迫他把自已的心事吐露出來，只好等候着罷，伊又覺得每次他來拜訪的時候，他們彼此交換的話很少，他漸漸的把伊給誘惑住了，但是伊永遠未曾遇見獨自和他相晤的時候，——想着和這個人相近！只好等着有天私下裏和他閒談了。伊向白爾森涅夫把殷沙洛夫談了許多次。白爾森涅夫曉得殷沙洛夫使得葉林娜很傾佩的，便喜歡的非常，以為自己的朋友，萬不能像蘇賓斬釘截鐵所說的那樣落下去了，就很高興的，把自己所知道關於殷沙洛夫的事情，詳詳細細的向葉林娜

述說起來（我們常常有時想着，令別人喜歡，必定在談話裏，稱讚我們的朋友，差不多無論什麼時候，都不疑惑，我們是自己誇張自己呢，）間或伊那青白色的臉兒上，微泛出些紅色的時候，伊的眼睛也張大了，射出光華來，那種不好的，被他已然所試驗的憂鬱，使得他的心裏苦惱起來。

有天白爾森涅夫沒有按着平常的時候，正是早晨十一點鐘，就往司塔霍夫家裏來了。葉林娜在客廳裏見他。

他現出勉強的微笑說道：『你自己想一想。般沙洛夫失蹤了。』

葉林娜說道：『怎麼能失蹤了呢？』

『看不見他了。前天晚間就出外去，一直到現時都沒有見着他。』

『他沒有告訴你往那裏去嗎？』

『沒有。』

葉林娜就倒在椅子上去。

伊微聲說道：「他一定是往莫斯科去了。」竭力現出冷淡的樣子，同時伊自己很奇怪，爲什麼竭力現出冷淡的樣子呢。

白爾森涅夫抗聲道：「我沒有往那裏着想，他不是一個人走出去的。」

「同着誰呢？」

「前天午餐以前，有兩個人到他那裏來，一定許是他的同國的人。」

「保加利亞人嗎？你爲什麼這樣想呢？」

「因爲我稍微聽見些他們的談話，一些也不懂得，但是斯拉夫的語言，……葉林娜尼科拉夫娜，你也可以理會出來，般沙洛夫沒有什麼祕密，這種拜訪，有什麼祕密呢；他們走到他那裏時候——便喊叫，爭吵，很粗野，凶惡的……他也喊叫起來。」

「有他嗎？」

「有他。他向着他們喊叫。他們好像互相怨恨似的。可惜你未曾看

見這些來賓的面容，紫黑色，寬頰，愚鈍的臉兒，鷹鉤鼻子，每人都在四十歲上下，穿的衣服很壞的，被那汗和灰塵弄污了，瞧那樣子，彷彿是些工人——不是工人，也不是紳士，……大約上帝許知道，他們是些什麼人了。」

「他同着他們走的嗎？」

「和他們一同走的。請他們吃了飯，同他們走了。主婦向我說——他們兩個人吃了滿滿的兩大盆粥，並且互相競爭的吃着，和狼一般。」

葉林娜微笑了笑。

伊說道：「你看罷，這一定是去解決什麼重要的事情。」

「上帝，你也是白說這句話了。殷沙洛夫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雖然蘇賓說……」

伊插言道：「蘇賓」說着，聳了聳肩。「但是你承認這兩位先生吃粥……」

白爾森涅夫微笑着，理會道：「菲米司托克勒 (Фемистокл) 古雅典政治

家，)在沙朗敏戰爭 (Саланти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的前夜的吃法。」

「那樣，但是因此第二天纔發生的戰爭呢。但是你告訴我，他什麼時候纔回來。」葉林娜說了這一句，想着變更了談話，——但是談話沒有繼續下去。卓雅走進來，抬起足來，輕輕的在屋子裏踱來踱去，這可以看出婀娜瓦西梨娜還沒有睡醒呢。

白爾森涅夫走了。

那天晚間，他給葉林娜來了一封信，上面寫着：「回來了，有些晒得發黑，眉毛上落滿了灰土，但是他爲什麼走，往那兒去了呢？這我是不知道的；你不知道嗎？」

葉林娜微聲說道：「你不知道嗎？莫非他和我說過吧？」

## 第十四章

第二天兩點鐘的時候，葉林娜站在花園裏犬舍的前面，伊在那裏養着兩

個小狗。(園丁在籬笆下面，找見兩個小狗，把他們引在葉林娜的面前，他常常聽見洗衣裳的婦女說起，伊對於所有的野獸和家畜，都是很仁愛的，果然計畫的沒有錯誤，葉林娜給了他一個車特維爾塔克(Чертви́т)合二十五個戈幣。)伊往犬舍裏凝視着，看見小犬很活潑強壯的，舖的乾草，也都是很新鮮的，伊轉回身幾乎沒有喊出來，原來是殷沙洛夫一個人沿着小路一直向伊走來。

他走到伊面前，脫了帽子，說道：『近來好！』伊理會出他的確是在這三天裏晒黑了。——他說道：『我本想着和安得烈彼特羅維赤一同來，他還得稍爲遲延一會纔能來，故此我沒有等他，一個人就來了。你們房子裏一個人也沒有，有睡着的，有游行去的，因此我纔往這裏來了。』

葉林娜答道：『你好像是請求原諒似的，這簡直的不十分緊要。我們都很喜歡和你相晤。我們坐在那濃蔭裏凳子上去。』



伊坐下去，殷沙洛夫也挨着伊坐下。

伊起首說道：『大約你這幾天許不在家裏罷？』

他答道：『是，我出去了……安得烈彼得羅維赤告訴你的嗎？』

殷沙洛夫疑視着伊，微笑着，轉動着帽子。笑的時候，很快的眨着眼睛，嘴唇向前凸着，現出極善良的樣子。

『安得烈彼得羅維赤，一定向你那樣說，我同着幾個……粗野的人走了。』他說着，又微微的笑起來。

葉林娜稍爲有些錯亂，但是立刻覺得永遠應當向殷沙洛夫說真實的話。

伊便很決斷的說道：『是。』

忽然他問伊道：『你以爲我怎樣呢？』

葉林娜抬起眼睛來，看着他。

伊微聲說道：『我想着，你永遠知道將要作些什麼，你簡直沒有現出一些

愚鈍的樣子來。

「唔，我對於這個很感謝你的。」他說到這裏，越發的靠近了伊，說道「葉林娜尼科拉夫娜，你也看見了，這裏有我們的一張不大的凳子；就彷彿我們中間有些受得教育很淺的人；但是都給社會上服務最不幸的，就是不能沒有爭吵，然而他們都知道我，信任我；因此他們就令我排解一個爭吵去。我就走了。」

「距離這裏遠嗎？」

「我往特羅伊慈奇，(Троицк) 郊外去行走了六十多里地，(俄里)就在那兒的修道院前面。說來，我也未曾白白的奔走，把事情給調和好了。」

「你覺得艱難嗎？」

「很困難的。有一個人非常的執拗。不想着還錢。」

「什麼？這是因爲金錢的爭吵嗎？」

「是；也是不多的些金錢。你有什麼見解呢？」

「你爲這點小事就奔走六十多里路嗎；拋棄了三天的光陰嗎？」

「葉林娜尼科拉夫娜，若是自己的同鄉搗亂的時候，那也就不是小事了。拒絕了，也是一件過失。我看見你，對於小犬都不拒絕幫助他，因爲這個，所以我纔稱讚你。我雖然耗費了光陰，然而這不算得不幸，以後可以補足的。我們的時間，不歸我們的管轄。」

「歸誰管轄呢？」

「由所有的人，需要我們的人管轄。我永久那樣的問你述說，也因爲尊重你的見解。我想像着，安得烈彼得羅維赤如何使你奇異！」

葉林娜低聲說道：「爲什麼你尊重我的見解呢？」  
般沙洛夫又笑了。

「因爲你是個很好的女郎，不是個貴族家的小姐……也就是這個了。」

經過不久的靜默。

葉林娜說道：『德米特里尼卡，羅維赤，你知道你這是第一次同我那樣吐露自己的心腹嗎？』

『怎麼那樣呢？我簡直是永遠向你述說我所有的想像。』

『不然？這是第一次，我對於這個喜歡的非常，我也想着向你吐露自己的心腹。可以嗎？』

般沙洛夫笑着說道：『可以。』

『我預先告訴你，我是個最好奇的人。』

『這不要緊，請述說罷。』

『安得烈彼得羅維赤，把你的生活，向我述說了許多次。我只知道一種情形，一種可怕的情形……我知道，你將來往自己的祖國去……上帝，你若覺得我的問題有些無禮的地方，就請你不要答覆我，但是有一種思想苦』

惱我……請告訴我，你和那個人遇見了嗎……」

葉林娜嘆了一口氣。羞愧起來，很吃驚自己的大膽。般沙洛夫現出注意的神色，凝視着伊，微皺了皺眉頭，用手指撫摸着下頷。

後來他說道：「葉林娜尼科拉夫娜，」他的聲音比平常的還微小，幾乎使得葉林娜害怕起來，「我曉得你剛纔說的是什麼樣的人。上帝，我並沒有遇見他，我也不去找他。我不找他，並不是因為我無力去殺死他，——我很可以極從容的殺死他，——也並不是因為正進行人民公共復仇的時候……或者是這句話也沒有什麼關係……正進行解放人民的時候，不能說到私仇。因為這一種，就可以妨害了別的事情。在我自己的時候，那個一定不能忘去的……」他又重複說道：「那個一定不能忘去的……」便把頭搖了一搖。

葉林娜從側面凝視着他。

伊很卑怯的說道：「你很愛自己的祖國嗎？」

他答道：『這個還不能知道呢。幾時我們中間有人爲祖國而死，那時他可以稱爲愛祖國的人。』

葉林娜說道：『若是喪失了你回保加利亞的能力，那你在俄國覺得苦惱嗎？』

般沙洛夫低下頭去。

他說道：『那我一定不能忍耐這個了。』

葉林娜又說道：『請告訴我，保加利亞的文字，學習起來，很艱難嗎？』

『沒有一些困難，俄國人不會說保加利亞的話，這也是件可恥的事情。』

俄國人應當知道所有斯拉夫的語言。你願意我給你拿來些保加利亞的書籍嗎？你看一看，就知道是如何的容易了。我們有些什麼樣的歌曲！不見得不如塞爾維亞的歌曲。等一會，我給你繙譯其中的一首。他裏面說的是……你稍微知道些我們的歷史嗎？』

葉林娜答道：『我一些也不知道。』

『等一會，我把書給你拿來。你從那裏面大約許就可以把主要的事實知道了。那你就聽着歌曲……但是最好我把手抄的譯本拿來。我敢信你一定可以愛我們，因為你愛所有被壓迫的人。若是你早已知道，我們是個何等幸福的國家！現時蹂躪他，分割他，一般沙洛夫說着，雙手不由得亂動起來，面色也現得黯淡了！』把我們所有的都剝奪盡了，譬如我們的宗教，我們的權利，我們的土地；異教的土耳其人彷彿對待家畜似的，驅逐我們，殘殺我們……』

葉林娜喊道：『德米特里尼卡諾羅維赤！』  
他便止住了。

『請寬恕我。我不能很冷靜的述說這個。但是你剛纔問我愛自己的祖國嗎？在世界上能愛別個國家嗎？這一定是一個的，高出所有的人，也很懷

疑的，自從有了上帝以後，爲什麼不能不信任呢？當這個祖國對於你發生需要的時候……你就可以理會出來，在保加利亞只有一個最後的鄉人，最後的乞丐，和我，——那我們的願望，也同是一樣的。我們所有的人，都抱着同一的目的。我們對於這種目的，何等的信賴，何等的堅固。」

殷沙洛夫稍爲靜默了一會，又談論起保加利亞來。葉林娜聽着露出渴望，深奧，憂愁的注意。他說完了的時候，伊又問他道：

「那麼你無論因爲什麼，都不能留在俄國嗎？」

他走了的時候，伊在後面凝視了他好久。這天伊覺得他變成另一個人了。伊送出他去，就和前兩點鐘迎接他的情狀不一樣了。

從那天起，他就常常的走來，白爾森涅夫來的次數倒比較得少了。他們兩個人中間，覺得有些奇異的地方似的，他們自己也覺察出來，但是不能說出來，又怕去解釋。就那樣的過了一月。



## 第十五章

婀娜瓦西梨娜喜歡在家裏坐着，讀者是已然知道的了；然而有時也出於意料之外，伊發生了種不是平常的，奇異行樂的，難以征服的願望；這種行樂越是比較的艱難，伊便越要準備集會，婀娜瓦西梨娜自己也慌忙起來，那時伊就越發的愉快了。冬天時候——伊命訂兩三個包廂，聚集所有自己相識的人，往戲園子裏去，或者是往假面舞蹈會去；夏天時候——伊便往城外很遠的地方。有天伊怨恨自己的頭痛，微微呻吟着，也不從床上坐起來，然而經過兩個月了，伊又發生一種「非常」的熱望。現時又遇見這種情形了，也不知道是誰在伊前面述說查里柴諾（Чаритано）的美麗，婀娜瓦西梨娜就突然說，後天往查里柴諾去。家裏立刻忙亂起來，特別派了個人往莫斯科到尼古拉阿威米赤那兒去，同行的還有一個僕人，爲的是購買酒，層皮餅，各樣的食物；命蘇賓僱一輛郵便馬車，（因爲有箱的馬車很少，）準備替換的馬；哈薩

克僕人往白爾森涅夫和般沙洛夫那兒跑了兩次，爲的是送給他們請帖，這是卓雅寫的，先寫的是俄文，後寫的是法文；婀娜瓦西梨娜自己也張羅行路的梳具。彼時行樂幾乎沒有中止了：尼古拉阿戚米赤露出苦惱，不高興，斥責的神色，從莫斯科走回來，（他是永遠想着和阿夫固司秦赫里司琪諾夫娜在一處，）知道是什麼事情以後，便很決斷的聲明他不去，——從昆錯夫奔走到莫斯科，從莫斯科到查里柴諾，從查里柴諾又走回莫斯科，從莫斯科再走回昆錯夫——這不是矛盾嗎，——後來他又說，必許先要給他證明，世界上在一個地方，能較比在別處快樂，那時他纔走呢。這個無論是誰都理會出來，不能給他證明。婀娜瓦西梨娜因爲缺少壯健的武士，已然打算着不去遊行，但是憶起烏瓦爾伊宛諾維赤，便很苦惱的派人到他屋子裏找他去，說道：「沉溺的人，捉着青草了。」他們把他叫醒了；他走下來，靜靜的聽着婀娜瓦西梨娜的述說，輪轉着手指，現出吃驚的神色，應允了。婀娜瓦西梨娜往

他的頰上接了個吻，很親愛的叫着尼古拉阿成米赤微笑着，露出輕蔑的神色說道：『何等的詐偽！』（他有時候很喜歡說『柔和的』法國語。）第二天早晨七點鐘，有箱馬車和郵便馬車都載滿了，從司塔霍夫別墅的門兒裏走出來。有箱馬車上坐着夫人們，侍婢，和白爾森涅夫，殷沙洛夫坐在車轅上，郵便馬車上坐着烏瓦爾伊宛諾維赤和蘇賓，烏瓦爾伊宛諾維赤輪轉着手指，喊蘇賓到自己這裏來；他知道那個人一定要激怒，嘲笑他，一路因為年輕的藝術家，現出特別的親睦和好罵的神色來。然而這一次蘇賓使得自己肥胖的夥伴，很安寧的；因為他很靜默的，現出不注意，溫和的神色。

太陽已然高高的懸在無雲的蔚藍的天空，馬車走進查里柴諾堡廢址的時候，將要上午了，天色灰暗起來。他們到了草地上，立刻往花園裏去。前面走着葉林娜，卓雅和殷沙洛夫；後面是婀娜瓦西梨娜，面上現出極幸福的神色，手挽着烏瓦爾伊宛諾維赤行走。他喘息個不住，蹣跚走着，新草帽覆

在他的額上，雙足在皮鞋裏作痛起來，但是他非常高興；蘇賓和白爾森涅夫並排在後面走着。蘇賓小聲向白爾森涅夫說道：「兄弟，我們簡直是一隊後備軍，好像那熟練的兵士。」他又用眼看着葉林娜說道：「現時那裏就是保加利亞。」

天氣很奇妙的。四下裏開着豔麗的花兒，昆蟲嚶嚶的鳴聲，鳥兒鈎轉格磔的啼聲，一聲聲蕩到耳邊；遠處一片澄青的池水；心中充滿了佳節的愉快的感覺。「啊，真好！真好！」婀娜瓦西梨娜不住得嚷着；烏瓦爾伊宛諾維赤時時搖着頭，露出同意的神色，答覆伊那狂喜的感嘆，並且有一次小聲說道：「這還有什麼可說的呢？」葉林娜也間或和般沙洛夫說幾句話；卓雅用兩個手指牢牢的扶着寬大草帽的邊兒，現出俏麗取媚的樣兒，從那玫瑰色薄紗衣服的下面，露出是己那纖小的雙足，着雙鈍尖，光亮，灰色的皮鞋，前顧後盼的走着。蘇賓忽然微聲喊道：「喂！卓雅尼克琪司娜不住得向後顧盼呢。」

我往伊那裏去。葉林娜尼科拉夫娜現時很輕蔑我的，安得烈彼得羅維赤，伊就是尊敬你一個人。我去了；我勸你可以作植物的研究；這種很合宜於你的情形，你想着怎樣；這對於學問上很有益處呢。再見罷！蘇賓張着手，彷彿輪形餅似的，跑到卓雅那裏去說道：「姑娘，把手伸過來，」便握着伊的手，往前行去，葉林娜站住了，噉白爾森涅夫，也握着他的手，但是仍繼續着和殷沙洛夫談話。伊問他譬如米蘭，楓樹，橡樹，椴樹……保加利亞文是怎樣的說法，（可憫的安得烈彼得羅維赤想道：「保加利亞」）

忽然前面起了種呼聲，衆人都抬起頭來。原來卓雅把蘇賓的煙捲，扔到叢林裏去了。蘇賓喊道：「等會，我一定要和你算這個帳，」說着，就爬進叢林裏去，找着了煙捲，又回到卓雅那裏來，還沒有走近伊身邊的時候，他的煙捲又飛過路那邊去了，這樣惡戲，就來了五次，他依舊哈哈大笑，威嚇着，卓雅只悄悄微笑着，彷彿小貓似的，把身體聳了聳。後來他握着伊的手指，用

力捏了一下，伊不由哎喲了一聲，在手上吹了好久，惱怒起來，他便伏在伊的耳上，低低的說了幾句話。

婀娜瓦西梨娜向烏瓦爾伊宛諾維赤很高興的說道：「這真是些淘氣的青年。」

烏瓦爾伊宛諾維赤仍舊輪轉着手指。

白爾森涅夫向葉林娜說道：「卓雅尼克琪司娜怎樣呢？」

葉林娜答道：「蘇賓嗎？」

他們漸漸走到一座亭子前面，名叫米洛維多瓦（Милошова）是座著名的亭子，爲的點綴查里柴諾池的风景。那水池一個跟一個的，總延長了好幾里地；後面是黑鬱鬱，連綿不斷的森林。小山的斜坡上，一直到最大的池邊，都蒙着綠茸茸的青草，把那池水，映得越發特別的澄清，碧綠起來。無論那裏，甚至於岸傍都沒有波浪，和白色的浪花；平滑的水面上，連一些微波都沒

有。好像在那寬闊的水面上，橫鋪着許多明亮的玻璃，蔚藍的天空，倒映在池心裏，繁雜的樹木，動也不動的，凝視着那透明的池心。衆人都靜靜的，很久的，愛慕那美麗的風景；連蘇賓都靜默了，卓雅也沉思起來。後來大家都想着在池中遊行，蘇賓，般沙洛夫，白爾森涅夫，在草地上競走起來。找着一隻大些的，塗着色彩的小艇，兩個掌船的人，招呼起夫人們來。夫人們向他們走去；烏瓦爾伊宛諾維赤在夫人們後面，很謹慎的走着，剛走到船上坐下的時候，四下裏起了陣格格的笑聲。掌船人中間，有一個扁平鼻子，穿着阿列克山大襯衣的青年鄉下人，說道：『先生，留點神，不要使得我們沉下去。』烏瓦爾伊宛諾維赤叱責了幾聲。小船解纜了。那些年青的人蕩着槳，但是其中會蕩槳的，只有般沙洛夫一個人，蘇賓提議合唱俄羅斯的歌曲，自己便開始唱起來：『在母親看護之下……（Взрось по материнь……）』白爾森涅夫，卓雅連婀娜瓦西梨娜都一齊合唱起來，（般沙洛夫不會歌唱，）但是聲調

很不一致，歌到第三節的時候，歌者這都錯亂了，只有白爾森涅夫一個人試用低音繼續着歌唱：『波濤上什麼都看不見（*Ничего на волнах не видно*）』然而很快的面色也轉紅起來。掌船的人看着他們，一聲兒也不言語，微微的冷笑。蘇賓向他們說道：『怎樣你們以為先生們不會歌唱嗎？』穿阿列克山大襯衣的少年，只把頭搖了一搖。蘇賓抗聲道：『扁平鼻子的人，你等着我們唱給你聽，卓雅尼克琪司娜，給你們歌尼台爾密拉湖（*La lac, Ниремкепа*）之歌。請你不要推辭！——那濕了水的槳舉在空中，彷彿鳥翼似的，又沉下去了，聽見落下水滴的響聲！小船又蕩漾了不遠，便止住了，在水面上好像天鵝似的，微有些迴旋，卓雅現出躊躇的神色……婀娜瓦西梨娜很和藹的說道：『唱哪……卓雅脫了帽子，歌唱起來！』（*o, lac, l'année à peine a fini sa carrière*）

伊那不高的，清朗的噪音，在那鏡平的池面上，來回的蕩漾，遠遠的樹林子裏，發出每一個字的回音，好像那裏有人祕密，響亮的歌唱一般，然而不是人



的，也不是這裏的嗓音。卓雅歌完的時候，從濱池一個亭子裏發出洪大的讚美聲，從那裏跳出幾個來查里柴諾飲酒的，紅色皮膚的德國人，其中有些個都沒有穿着大衣，繫着領巾，並且連坎肩都沒有，很狂暴的喊道：重復一次罷！婀娜瓦西梨娜吩咐趕快把船蕩到池的那一端去。但是小船未傍岸之先，烏瓦爾伊宛諾維赤又弄出一件令自己友人們奇異的事情來，因為森林裏有一處發出來的回聲，每個字都極其清晰，他便忽然學起鵲的鳴聲來。起先大家都戰慄了一下，但是立刻就覺得非常的快樂，因為烏瓦爾伊宛諾維赤的聲音，和鵲的鳴聲，非常的相像。大家便很稱贊他，他又學貓叫；然而貓聲學的不很相似；就又學鵲叫了一次，凝視着衆人，很靜默的，一聲兒也不言語了，蘇賓起來吻他，他把蘇賓推開，在這一瞬的時候，船已泊住了，大家都上岸去。

彼時馬夫，僕人和侍婢們，從馬車上拿來一隻大籃子，在椴樹底下草地上

準備起午餐來。大家圍坐在鋪開的桌布上面，吃着層皮餅和各種的食物。衆人的食慾，都是很好的，婀娜瓦西梨娜饗應着，勸自己的客人們多吃，並說在空氣裏，這是很健康的；伊這種話差不多都是向着烏瓦爾伊宛諾維赤說的。他嘴裏嘟囔着，向伊說道：『將要很安寧的。』伊不住得說道：『上帝，賜給這樣晴朗的天氣！』若是不知道伊的，總覺得伊是個二十多歲的少婦。白爾森涅夫就把這一種理會告訴伊。伊說道：『是，是，我年青時候，無論往那裏去，衆人都說我是很美麗的呢。』蘇賓只向着卓雅，不住得給伊斟酒；伊竭力的拒絕，他還是應酬伊，後來他自己也喝了一杯，又應酬伊起來；向伊請求，想着把自己的頭，枕在伊的膝上，伊無論如何，總不願意允許他那樣的放肆。葉林娜現出比較衆人都嚴肅的神色，但是伊的心中，有種奇異的靜穆，那種靜穆伊好久未曾發現了，覺得自己無限的善良，衆人都想挨着伊，不只一個殷沙洛夫，白爾森涅夫……安得烈彼得羅維赤很慌亂的，曉得這種意

思，便悄悄的嘆息了一聲。

時間飛過去了；晚上漸漸地走近來。婀娜瓦西梨娜忽然很驚愕的喊道：「啊，上帝，天氣晚了，諸君，我們可以走了。」伊張慌起來，衆人也張慌起來，站起來，向堡城走去，馬車便停在那裏。經過水池的時候，衆人都站住了，作那查里柴諾諸池末次的留戀。各處現出晚間鮮明的紅色；天色也很紅的，樹葉被風吹得亂動，發出變換無定的光華來；遠遠的池水，也射出閃閃的金光；間或在那蒼綠色森林裏，露出紅色的塔和亭子來，因爲那些塔和亭子，都散布在園中。婀娜瓦西梨娜說道：「再會罷，查里柴諾，我們不要忘了今日的遊行」……但是轉瞬間，伊剛說完了的時候，就發生了件奇異的事情，這種事情，實在是不能輕易忘了的呢。

婀娜瓦西梨娜還沒有來得及致自己臨別的祝辭與查里柴諾的時候，忽然在距離伊數步遠，高的丁香樹後面，發出種嘈雜的呼聲，哈哈的笑聲，叫聲，

——一羣披散着頭髮的鄉下人，散布在小路上面，那些就是喜歡唱歌，向卓雅竭力鼓掌的人。現出異常高興的神色。站在夫人們的面前，但是其中有一個人，魁偉的身軀，彷彿牛似的脖子，一雙牛似的，充血的眼睛，離開自己的夥伴，隨意行了個敬禮，蹣跚着走近，由於恐怖嚇呆了的婀娜瓦西梨娜。

他嘎聲說道：「太太，近來好罷？」

婀娜瓦西梨娜不由得向後退去。

那個人操着笨拙的俄國話，繼續說道：「我們一隊喊重復一次的時候，你們爲什麼不唱了呢？」

那一隊人也一齊說道：「爲什麼呢？」

般沙洛夫向前走去，但是被蘇賓止住了，自己去遮蔽着婀娜瓦西梨娜。

他開始說道：「不相識的貴客，我們向你現出種驚愕的神色，這種驚愕就是由於你們自己的行爲，輕侮我們大家所發生出來的。我大略可以斷定，

你是高加索族沙克遜種人；我們應當告訴你，世俗的禮儀，因為你未曾介紹，就向夫人們說話。若是在別的時候，我倒很喜歡和你親近，我是個彫刻家，看着你這肌肉現象的開展，不禁覺得很幸福的，以為你可以作一個彫刻的模形；但是這一次請不要擾亂我們。」

那位「不相識的貴客」聽了蘇賓的話，把頭扭到傍邊去，倚在手上。

後來他說道：「你所說的話，我一些也不明白。你想着我是個靴匠，或者是鐘表匠嗎？唉！我是個軍官，是個官吏。」

蘇賓說道：「我並不會疑惑你這個……」

不相識的人用自己有力的手，攔住他，彷彿攔住個樹枝似的，說道：「我說的的是我們喊叫重復一次的時候，你們為什麼不重復唱一次呢？現時立刻就我走，不過是我想要和這位太太，不是這位太太，我不需要這位太太，是那一位，或者這一位（他指着葉林娜和卓雅）接一個吻（einen Kuss），我們這說的是

德國話，就是俄國話的 (подготовка)：你看怎樣呢？這也沒有什麼要緊。」

那一組人又說道：「沒有什麼要緊，不過接一個吻，這也沒有什麼。」又有  
一個黑色衣服的德國人，笑着說了幾句。

卓雅握着殷沙洛夫的手，但是他摔脫了伊的手，一直走到魁偉身軀，無恥的德國人的面前。

他用那不高的，很嚴厲的聲調，說道：「請你走開。」

那個德國人哈哈的笑了，說道：「怎樣的走開？我倒很喜歡這個的！莫非我也不能遊行嗎？怎樣的走開呢？爲什麼走開呢？」

「因爲你侮辱夫人們。」殷沙洛夫說着，面色忽的青白了，繼續說道：「因爲你是個醉漢。」

「什麼？我是個醉漢？聽見了嗎？我是個軍官，他敢……現時我要求報償！我要接一個吻！」

殷沙洛夫說道：「若是你再進一步……」

「唔？那時便怎樣呢？」

「我把你扔在水裏去。」

「水裏嗎？就這樣嗎？唔，我們看着，這倒是很奇怪的，怎樣到水裏去……」

那個軍官揚起手來，向前走去，但是忽然發生了件奇異的事情，他喊叫着所有他那偉大的身軀，顫動着，漸漸高起來，離了地面，雙足在空中亂蹴，夫人們來不及喊叫以前，有人能曉得這個作出什麼樣的景象以前，這位軍官就掉在水池裏，響了一聲，濺出好些水點，立刻就沉到迴旋的水面下去了。

夫人們不由得一齊哎喲了一聲。

從傍邊聽得：「我的上帝！」的呼聲。

過了一分鐘……水面上現出個披散着溼頭髮的圓頭來，噴出許多的泡沫，兩隻手拘攥着，抵抗那嘴唇……

婀娜瓦西梨娜向着那雙腿展開，站在岸上深呼吸的般沙洛夫說道：「他將要沉下去了，救他，請你救他！」

他現出輕蔑的，不憐憫，不注意的神色，說道：「他自己會游泳的，我們走罷。」說着，握着婀娜瓦西梨娜的手，說道：「烏瓦爾伊宛諾維赤，葉林娜尼科拉夫娜，我們走罷。」在這一瞬的時候，聽見那個不幸的德國人的泣聲，婀娜……：婀娜……：婀娜……：他揪着附近的蘆葦。

大家都隨着般沙洛夫走了，經過那一隊德國人的面前。但是那些惡人，失了自己的首領，很和平的，一句話都沒有說出來；其中只有一個勇敢的人，搖了搖頭，說道：「唔，這個……：只有上帝知道，以後怎樣……：」有一個連帽子都摘了。般沙洛夫向他們現出極傲慢，惡意的，有些恐慌的神色。那些德國人都跑去救自己的夥伴，那個人剛站在硬地上，便哽咽着罵起來，在那些俄國人的後面，喊叫着，將要往自己的長官，馮克齋里慈（Докторъ—Крзепницъ）



伯爵那兒控告去……

但是那些俄國人也不注意他的呼聲，急忙着向堡城走去。雖然在花園裏走着，可是都很靜默的，只有婀娜瓦西梨娜微微的嘆息了一聲。然而他們走近馬車，站住了，發出一種彷彿天人荷馬似的，難以強制，不能靜默的笑聲。蘇賓第一個發出狂亂的笑聲，白爾森涅夫隨着也哈哈大笑起來，卓雅笑的流出些好像小琉璃珠似的淚花，婀娜瓦西梨娜忽然也笑的在地上轉動起來，葉林娜也不由得現出微微的笑容，後來連般沙洛夫都強制不住了。但是比衆人最高，最久，很狂暴的，就是烏瓦爾伊宛諾維赤的笑聲；他笑的肚子痛了，打着噴嚏，喘息起來。稍爲靜默了一會，他又帶着眼淚說道：「我……我想……這很可以喝采的……他……爬着……」他很努力的說着，說到最後一個字，發出種轟然的新的笑聲，使得他的全體都震動了。卓雅還竭力的煽動他，說道：「我看見雙足在空中亂蹴呢」……烏瓦爾伊宛諾

維赤說道：『是，是，雙足，雙足……那裏就拍掌了！他是爬……爬着！』卓雅問道：『那個德國人比他們大三倍，他們對於這件事情怎樣的計畫呢？』烏瓦爾伊宛諾維赤拭了拭眼睛，答道：『等我告訴你，我看見，用一隻手揪着腰部，踢了一腳，那是如何的喝采！我聽見說：這是怎樣？……他爬着……』

馬車已然早就走動了，查里柴諾堡城已然看不見了，烏瓦爾伊宛諾維赤還沒有安靜。蘇賓又和他坐着郵便馬車行走，便羞起他來。

般沙洛夫很羞愧的，和葉林娜對面坐在有箱的馬車裏，白爾森涅夫坐在車轅上，靜悄悄一聲兒也不言語；伊也是很靜默的。他想着，伊將要叱責他；然而伊未曾叱責他。最初伊是很恐怖的；後來他那面上的神色，使得伊很喫驚；最後伊沉思起來。但是伊不很明晰伊沉思的些什麼。伊承認這一日裏所發生的情感，已然消滅了；但是又變成另一種情感，那種情感伊暫時一些也不明瞭。遊行延長的很久，晚間過去，夜漸漸的來了。郵便馬車走

的絕迅，一邊是成熟的田野，很悶氣的，放出一陣陣穀物的香味，一邊是寬闊的草地，青草突然的爽氣微微的拂面而來。天空彷彿籠罩着煙霧。後來透出一輪昏暗的月兒來。婀娜瓦西梨娜微睡着了；卓雅從窗戶裏探出身子來，凝視着道路。葉林娜想着有一點多鐘未曾和殷沙洛夫閒談了，便向着他，發出無數的問話，他也很喜歡的立刻去答覆伊。聽見空氣裏有一些不清晰的呼聲；好像遠遠的有幾千人喊着，莫斯科歡迎他們來了。前面閃爍着火光；他們停止的次數，漸漸加增起來；後來車輪下面的石頭，響了一聲。把婀娜瓦西梨娜驚醒了；大家閒談起來，但是兩輛馬車三十二個馬蹄，震得那鋪石的路，隆隆的作響，無論誰都不能聽清說的是什麼話。由莫斯科至昆錯夫的道路現得很長久，很煩悶的；大家有睡了的，有的靜悄悄地一聲兒也不言語，把頭倚在車隅裏的，只有葉林娜一個人未曾闔着眼睛，眼光永沒有離了殷沙洛夫的黑影。蘇賓發生了種憂鬱的思想，剪剪的微風，向着

他的眼睛吹來，不由得打了個寒噤；縮進外衣領子裏去，幾乎沒有哭泣出來。

烏瓦爾伊宛諾維亦很幸福的，身體向左右搖擺着，打起鼾來。後來車停住了，兩個僕人把婀娜瓦西梨娜從車裏扶出來；伊疲倦的非常，向同行的人告辭，向他們說，伊微有些生氣了；他們向伊道了謝；伊只說了句「伊微有些生氣」了。葉林娜第一次把手伸給般沙洛夫握了一下，好久也未曾更換了衣服，坐在窗戶下面；蘇賓趁機向走去的白爾森涅夫說道：「你爲什麼不做個英雄，把德國的醉漢扔在水裏去！」

白爾森涅夫抗聲道：「你爲什麼不那樣做去。」說着，同般沙洛夫回家去了。

他們兩個人回到自己寓所的時候，天空已然泛出紅色的早霞。太陽還沒有升起來，但是已然有些發冷，草地上落着灰色的露珠，雲雀在那闊淡的空氣裏，高聲鳴着，從那裏看去，彷彿一隻眼睛，凝視着最後的圓星。

## 第十六章

葉林娜自從和殷沙洛夫相識以後，便很快的作起日記來（不過有五六次）。把伊那日記摘錄在下面：

六月……安得烈彼得羅維赤給我送來一些書。但是我不願意讀他們，他承認這個出於自己的本心；我把書還了他，說是讀過了——其實我是不願意。我看這個，可以使得他苦惱。他永遠留意着我。看來他很和我友愛。

安得烈彼得羅維赤的確是個最好的人。

……我願意什麼？爲什麼我心裏那樣的苦惱，那樣的疲勞？爲什麼我看見飛着的鳥兒，露出的羨慕的神色？看來我願意和他們飛翔，至於往那裏飛翔——我是不知道的，只是距離這裏遙遠的地方。這種願望，不是過失嗎？我這裏有的是母親，父親，家屬。莫非我不愛他們嗎？不然？我不是像我所欲愛的那樣愛他們。這句話雖然很奇異，但是這個很確實的。也許我是個極大

過惡的女郎；也許是因為這個纏那樣的憂鬱，纔那樣沒有安寧的時候。一隻什麼樣的手，放在我的身上，壓迫我。我好像在監獄裏，牆壁立刻就要倒在我的身上來。為什麼別人不會覺得這個呢？若是我那樣的冷淡，將要愛戀誰呢？看來父親說的很是，他叱責我，說我只愛戀一些貓狗。應當沉思這個。我祈禱的很少；應當去祈禱……啊，我也是很會愛戀的。

……我同著殷沙洛夫覺得很卑怯的。也不知道因為什麼；其實我的歲數已然不小了，他還是那樣直率，善良。有時他的面容，也極其嚴肅。他一定是無暇及於我們。我覺得這個便以為耗費他的時間，是很可恥的。安得烈彼得羅維赤——那是另一樁事了。我準備着同他整天的談論。但是他向我所談的，就是殷沙洛夫。那是何等特別的詳細！今天夜間我夢見他手裏拿着把短刀。好像向我說道：『我殺了你，並殺死自己。』這是何等的癡愚！

……啊，若有人向我說你應當做去！我以為『善』還不算什麼；行善……纔是一生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如何去行善呢？唉，只好等我能管理自己的時候！我不明白，爲什麼我常常思想著殷沙洛夫先生。他走來的時候，坐在那裏，很注意的聽着，自己也不努力，也不張羅，我看着他，覺得非常愉快——然而不過就是那樣；他走了的時候，我憶起他所說的話，自己很煩悶的，並且很感傷的，……自己也不知道因爲什麼。（他說的法國話很不好，也不以爲可恥——這是最喜歡的。）但是，我永遠想着許多新的人物。有一次我同他談論，忽然憶起我們那個廚子瓦西里伊（Василий），從那燃着了的小房子裏，拉出一個無足的老人，自己也幾乎沒有死了。父親說他是個勇士，媽媽給了他五個盧布，我想着跪在他的前面。他的面容現出直率，愚鈍的神色，後來他變成個醉漢了。

……今天我給了乞丐的老嫗一個哥羅士（Топты）約值二戈幣，伊向我說

道：「爲什麼你那樣的憂鬱呢？」我對於我這憂鬱的樣子，一些也不疑惑。我想着，這是由那裏所發生的，因爲我行善，行惡，只是我一個人。也沒有可求助的人。來到我這裏的人，都是我不需要的；而我所願望的人……又一直走過去了。

……我不知道，今天我怎樣了；頭覺得很暈亂的，想着跪倒了懇求，寬恕。我不知道，誰是怎樣，但是彷彿他們要打死我，我悄悄的喊叫着，很擾亂的；想着哭泣，不能夠靜默……上帝！上帝！請抑制我的激怒！你一個人可以這樣，所有其餘的，都是無力的了：無論我的些小的施助，無論職業，一些也不能幫助我。我無論往那裏去，就是作個侍婢，那我也是舒服的了。

青年是做什麼的，我生活着是做什麼的，爲什麼我有靈魂，這所有的都是做什麼呢？

……般沙洛夫，般沙洛夫先生，——我的確不知道怎樣的寫法，——他繼續著



留意我。我想着知道他那心裏有些什麼？他雖然是那樣的顯露，那樣的接近，但是我一些也沒有看見。有時他用那研究的眼光，凝視着我……或者這也許是我的一種幻想？波里（Борис 巴夫勒的小名）永遠激怒我——我很惱怒波里。他需要什麼呢？他是很愛我的……但是我不需要他的愛情。他也很愛戀卓雅。我對他很不公平；昨天他向我說，我不會有一點的不公平……這話很是。這非常的愚蠢。

噢，我覺得，人很需要不幸，和貧苦，或是疾病，那麼纔可以自負呢。

……爲什麼安得烈彼得羅維赤今天向我述說，這兩個保加利亞人他好像抱著一種計畫，向我述說這個。我對於殷沙洛夫先生有什麼呢？我很惱怒安得烈彼得羅維赤。

……我拿起鋼筆，不知如何的寫法。今天他和我在花園裏所談論的何等的奇異！他是何等的和藹，何等的信賴！這如何能很快的做成了呢！我們好

像多年的老友，只是立刻纔互相了解。到如今我如何能不記憶他！現時他和我何等的親近！最奇怪的現時我是很安寧的了。昨天我很惱怒安得烈彼得羅維赤，並且名他爲般沙洛夫先生，這是很可笑的；然而今天呢……他的確是個正直的人；不曉得虛僞，這是我所遇見第一個不虛僞的人。其餘所有的人，都是很虛僞的。可愛的，善良的安得烈彼得羅維赤，爲什麼我凌辱你呢？並沒有凌辱！安得烈彼得羅維赤，也許較他有學問，也許較他聰明……但是我不知道，他站在他前面那樣的渺小。然而那個人談論自己祖國的時候，他就漸漸長大了，容光也煥發起來，嗓音彷彿鋼鐵似的，好像那時世界上沒有那樣的人，他無論在誰面前，都低垂著雙睛。他不僅止談論——並且作出來，還將要作去。我詢問他……他忽然迴身向着我微笑……只有兄弟們纔那樣的微笑。噯，我是何等的滿意！他第一次向我們這裏來的時候，我一些也未會想到，我們就那樣很快的親近起來，現時我並且很喜歡他，

莫非我這是第一次把冷淡拋棄了嗎？莫非我現時就不是冷淡嗎？

……我早已未曾覺得那種內部的安寧。使得我非常安寧，也沒有什麼可寫的了。我常常看見他，也不過就是那樣，還寫什麼呢？

……波里關住門不出來了，安得烈彼得羅維赤來往的也很稀少了……我看來，他是個可憫的人……但是也許不是這樣。我最喜歡同着安得烈

彼得羅維赤閒談，永遠沒有一句話談到己身，盡作些適當的，有益的談論。

蘇賓就不是那樣了。裝束的和女郎相似，並且自詡自己的裝束，女郎還不如這樣的做呢。然而蘇賓，安得烈彼得羅維赤……我知道，我想着說。

……我看出，他到我們這裏來，很愉快的。但是因為什麼呢？他需要我什麼呢？我們的嗜好倒很相似，我和他兩個人都不喜歡詩，也不談論藝術。但是他有些較我好的地方，他很安寧，我是永久的驚駭；他有道路，有目的——我往那裏去呢？我的居所在那裏呢？他雖然安寧，思想却非常的深遠。時機一

到，便永久拋棄了我們，到自己那裏去了。願上帝降福與彼，我很喜歡的，知道他暫時還住在這裏。

爲什麼他不是俄國人呢？不然，他也不能做俄國人。

媽媽很喜歡他，說他是個很溫和的人。仁愛的媽媽伊是不曉得他。波里很靜默的：他猜着，我很不高興的譏刺他，但是他對於他嫉妬的異常。可惡的幼童！按着什麼權利呢？莫非我曾經……

這都是些小事！爲什麼所有這些事情，都湧現在我的腦筋裏面來呢？

……我到現時，一直到二十歲，無論對於誰都不愛戀！這便很奇怪嗎？我多半傾心於兀（我將要名他爲兀，因爲我很喜歡他的名字得米特里（Митри）因爲心裏那樣的顯露，他可以降服自己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幻想。爲什麼他很錯亂呢？誰若是能降服……所有……所有……那個人就苦痛很少了，那個人也不答覆因爲什麼了。我不願意，他所願意的。湊巧他和我，我們

愛的是一樣的花兒。今天我摘了一朵玫瑰。把一個小葉掉在地上，他就檢起來……我便把一朵玫瑰給了他。

……兀常常往我們這裏來。昨天他整整的坐了一晚上。想着教授我保加利亞的語言。我同他很和好的，彷彿一家人一般。其實比一家人還好。好。

……光陰都要飛過去了。我是很好的，爲什麼愁苦，想着感謝上帝；淚花也就不遠了。啊，這是溫暖，光明的光陰。

……我仍舊很愉快的，不過間或稍爲有些憂鬱。我是有幸福的人。我真有幸福嗎？

……我好久未曾忘了昨日的遊行。何等奇異，新鮮，恐怖的印象！他忽然揪着這個偉大的德國人，彷彿擲球似的，把那個人扔在水裏的時候，我並不恐慌。……但是他倒使得我恐怖，因爲——那是何等凶惡，幾乎有些殘忍的面

容他如何的說：那個人可以游泳！這把我弄得很茫亂的。我很不明瞭他。後來衆人都笑了，我也笑了的時候，我對於他如何的苦痛。他很慚愧的，我也覺察出這個來。他還有些羞辱我，我在黑暗的馬車裏，竭力凝視着他，並且很畏懼他的時候，他纔向我述說這個。不應當同他談諧，他是會防禦的。但是這種凶惡，這些顫動的唇吻，眼睛裏的凶光，是做什麼的呢？或者是別的樣子，就不成嗎？不會不做一個喜鬪的人，作個溫良和藹的人嗎？他新近和我說，生活是件粗野的事情。我把這句話告訴安得烈彼得羅維赤。他不表同情於兀所說的話。他們誰說的是呢？這天如何的開始！我怎樣好同着他們並排走，並且很靜默的……但是我很喜歡遇見這個，可以觀看，可以那樣的考察。

……又不安寧了，……我不算十分強健。

……我所有這些日子，一些也沒有經這本小冊子上記載，因為我不願意

記載。覺得那所有的，都非我心中所有的……那麼我心裏有什麼呢？我同他作了個極長的談論，使我增長了許多的見識。他向我述說自己的方針（現時湊巧我就許知道頸子上的傷痕，是由何而來的……上帝！我沉思的時候，他已然談論到死亡，他勉強纔得救，把他殺傷了……）他預先就知道戰爭，並且很喜歡戰爭。我永遠未曾看見過人那樣的憂鬱。他因為什麼……他……能夠憂鬱嗎？父親從城中回來，見了我們兩個人，很奇異的凝視着我們。安得烈彼得羅維赤也走來，我看出他異常枯瘦，青白色的面容。他叱責我，對於蘇賓好像極其冷淡，怠慢。我簡直把波里忘了。看見他就要竭力喝自己的酒。現時我也不留意他……對於世界上無論誰，都不留意了。安得烈彼得羅維赤同我談着話，露出些憐憫的神色。這是種什麼意思呢？爲什麼我的周圍，我的內部，那樣的黑暗呢。看來我的周圍，和我的內部，必定發生了種隱語，必須找一個字……

……我一夜未曾安眠，頭痛起來。寫他做什麼呢？今天他走的很早，我還想着同他談論……他好像是躲避開我。他的確是躲避開我。

……字已然找見了，光明照耀着我！上帝！應當憐憫我……我是很愛戀的！

## 第十七章

那天葉林娜把這個最後的，天定的字，寫在自己日記上的時候，般沙洛夫坐在白爾森涅夫的屋子裏，白爾森涅夫站在他面前，面上現出疑訝的神色。

般沙洛夫剛纔向他說明自己的計畫，明天往莫斯科去。

白爾森涅夫說道：「現時正到了那最快樂的時候，你在莫斯科作什麼事情呢？爲什麼就突然決定了！莫非你得到什麼消息了嗎？」

般沙洛夫抗聲道：「我並沒有得着一些消息。不過按着我的想像，我決對不能居住在這裏了。」

「這如何能……」



殷沙洛夫說道：『安得烈彼得羅維赤，你是個最好的人，請你不要固執。我很難以和你分離，不過這也是無可奈何。』

白爾森涅夫很注意的，凝視着他。

後來他說道：『我知道的，也不勸說你。那麼這事已然決定了嗎？』

『已然決定了。』殷沙洛夫回答着，站起來，走了。

白爾森涅夫在屋子裏蹀躞了一會，拿起帽子，向司塔霍夫家裏走來。

湊巧那裏只剩他和葉林娜兩個人。葉林娜向他說道：『你有什麼事情

通知我嗎？』

『是；你爲如何猜着了呢？』

『這沒有什麼稀奇。請你說，是什麼事情罷？』

白爾森涅夫把殷沙洛夫的計畫告訴伊。

葉林娜面色青白起來。

伊很艱難的說道：『這是種什麼意思呢？』

白爾森涅夫小聲說道：『你大約也知道，德米特里尼卡諾羅維赤不喜歡計算自己的行爲。但是我想着……葉林娜尼科拉夫娜，我們坐下罷，你好像是不很強健……我也可以猜出這個突然動身，是因爲什麼原因。』

『什麼……什麼原因呢？』葉林娜重復着白爾森涅夫的話，也沒有理會出什麼，把白爾森涅夫的手，牢牢的握在自己冰冷的手裏。

白爾森涅夫露出憂愁的微笑，開始說道：『你看，我如何向你解說這個呢？我和般沙洛夫相識的時候，我正想着到今年春間回去，那時我在一個親戚家裏，遇見他。我這個親戚有個最美麗的女兒。我覺得般沙洛夫對於伊很親近，便把這個告訴了他。他笑了笑，回答我說，我錯了，但是很快的他就離開那裏，若是他再遇見這類的事情，那他一定也是不願意的，——這就是他的所有的話——爲滿足自己的情感，變更自己的事情，違反自己的本分，他

說道：「我是保加利亞人無須俄人的愛情……」

「唔……怎樣……你現時……」葉林娜小聲說着，不由得回過頭去，好像等着打擊的人，但是仍舊沒有放開握着的白爾森涅夫的手。

「我想，他說着，把嗓音放低了，說道：我想，現時那件事情已然告成，那時我算白說了。」

葉林娜忽然斷斷續續的說道：「那時……你想……不要苦惱我了！」

白爾森涅夫急忙說道：「我想，般沙洛夫現時戀愛着一個俄國的女郎，按着自己的約言，故此決定要走了。」

葉林娜握着他的手，越發堅牢起來，頭垂得更低了，好像想着把那羞愧的紅色臉兒，避開那奇異的眼光，滿面和頸上泛出突然的紅色來。

伊說道：「安得烈彼得羅維赤，你彷彿天神似的慈善，但是他來辭行嗎？」  
「我想他一定來，因為他不願意離開……」

『你告訴他，你告訴……』

那個可憫的女郎，強制不住，淚花一滴滴從眼睛裏流出來，伊從屋裏跑出去了。

白爾森涅夫想着：『伊是那樣的愛他。』便緩緩的走回家裏去。『我未曾期望着這個；我沒有期望，這已然那樣的熱烈。伊說我是很慈善的，白爾森涅夫露出沉思的神色，繼續的說着……誰說我，用種情感的煽動的力量，向葉林娜通知這所有的呢？然而這不是本着慈善，不是本着慈善。信賴那所有嫌惡的願望，短刀的確放在傷痕上了嗎？我應當滿意——他們相互的戀愛，我幫助着他們。蘇賓名我爲學術與俄國羣衆間的仲裁人；看來我的確是個仲裁人。但是我若錯了？不然我不至於錯誤……』

安得烈彼得羅維赤很痛苦的，拉烏米耳也不湧現在他的腦筋裏來了。

第二天兩點鐘的時候，般沙洛夫在司塔霍夫家裏出現了。好像是故意

那樣，因為那時婀娜瓦西梨娜的客廳裏，正坐着一位女客，鄰近祭司長的妻子，是位最好，最尊貴的一位婦人，同警察發生了件小小的衝突，因為伊想着在那最熱的時候，往大路附近的水池裏去沐浴，但是常常有貴人的，武官的眷屬從這裏經過。葉林娜起初對於這位生客降臨很愉快的，祇是伊聽見殷沙洛夫足音的時候，面上便沒有一些血色；然而他大約許是辭行，不能向伊一個人逃說的思想，使得他的心都癡瘳了。他也現出錯亂的神色，避開伊的眼光，葉林娜想道：「莫非他立刻就要辭行嗎？」果然，殷沙洛夫向着婀娜瓦西梨娜；葉林娜急忙站起來，把他引到窗邊去。祭司長的妻子很奇怪，想着迴過身來；但是伊那樣的遲延着，每一舉動，伊的胸衣便颯颯的作響。伊只好不動了。

葉林娜急忙向他說道：「你聽着，我知道你為什麼走來；安得烈彼得羅維亦已然把你的計畫告訴我了，但是我請你，懇求你，今天不要向我們辭行，明

天早些來，就在十一點鐘的時候。我要和你談論兩點鐘的話呢。」

殷沙洛夫很靜默的點了點頭。

「我也不留你了……你能允許我嗎？」

殷沙洛夫又點了點頭，但是一句話也沒有說。

婀娜瓦西梨娜說道：「列娜赤卡到這裏來，你看母親這裏有個何等奇異的手囊。」

祭司長的妻子，理會出，這是自己繡的。

葉林娜離開了窗邊。

殷沙洛夫在司塔霍夫家裏沒有坐了一刻鐘。葉林娜悄悄的留意着他。

他坐在那裏亂搖晃着，仍舊不知道把眼睛避到那裏去，很奇異的突然走出去，大約許是走了。

葉林娜覺得這天過去的極其遲緩；那個長久的，長久的，夜愈發經過的遲

緩了。葉林娜有時坐在床上，雙手抱着膝，把頭枕在上面，有時走到窗前，把那火熱的額部，貼緊了冷的玻璃，沉思着，伊所想的，只是那一樁事，一直思想到困倦的非常。伊的心也不是癡痺，也不是從胸間迸出去了；並且不曾覺察着，不過頭裏脈搏的很急，頭髮灼熱着伊，唇吻也乾噪了。『他要來了……他不向媽媽辭行……他不至於欺哄……莫非安得烈彼得羅維赤說的很？是嗎？許不能罷……他已然允許不來了……莫非我和他永久離別嗎？……這是些什麼樣的思想，不肯拋棄了伊……他們的確是不肯拋棄伊；他們也不接近，也不回去，不住得在伊的身中蕩漾，和霧一般。伊的全體忽然好像喘息似的說：『他愛戀我！』伊很注意的凝視着暗處；也沒有看見一個人，伊的唇上含着祕密的微笑……但是伊立刻把頭搖了搖，把那折疊的手指，向後腦海伸去，那以前的思想，又彷彿霧似的在伊的體內蕩漾起來。清晨以前，伊脫了衣服，躺在被子裏，但是不能安眠。晨間太陽的光線已然射到伊

的屋子裏去……『啊，他愛戀我！』伊忽然喊着，當着那射進來的日光，一些也不羞愧，展開自己的懷抱……

伊站起來，著好了衣裳，走下去。家裏無論誰都還沒有醒來。伊走到花園裏去；園中靜悄悄的，現出蒼翠的顏色，爽氣撲人，鳥兒活潑潑的鳴着，花兒欣欣的開着，使得伊異常的苦痛。伊想道：『啊！若是這個確實了，沒有一株青草能比我幸福了，但是這個確實嗎？』伊回到自己的屋子裏，爲的消磨光陰，便更換起衣服來。大家請伊喝茶的時候，那衣服就從伊的手裏落下來，伊還坐在那裏，剛把衣服脫了一半，對着一面昏朦的小鏡。伊走下去，母親理會出伊的面色青白，但是只說了句，『今天你如何的愉快，』看了伊一眼，又說道：『這件衣服倒很合宜的，你把他永遠穿着，想着令誰喜悅呢。』葉林娜一句話也沒有答覆伊，坐在牆角裏。那時正噹噹的敲過九點；距離十一點鐘還有兩小時呢。葉林娜看一會書，刺一會繡，又看一會書；後來想着在



小路上走一百次，一百次也已然走過去了；凝視了好久，看婀娜瓦西梨娜如何處置這個難題……又凝視着時計：還不到十點鐘呢。蘇賓走進客廳裏來。伊和他談論着，在他面前道歉，自己也不知道因為什麼……伊的每一個字，都不是努力說出來的，但是喚起伊的些疑惑來。蘇賓彎身向着伊，伊等待着嘲笑，抬起眼來，看見自己前面一個憂鬱，懇切的面容……伊向他微笑了笑。蘇賓也向伊微笑了笑，一聲兒也不言語，悄悄的走出去了。伊想挽留他，但是立刻憶不起來，怎樣喊他。後來敲過十一點了。伊便等待着，盼望着，凝神聽着。伊已然一些事情也不能作了；並且都停止思想了。心好像又復回到伊的身裏去了，跳蕩的聲音高了，增高了，這是件很奇異的事情！光陰也彷彿過去的快起來。一刻鐘過去了，半點鐘過去了，葉林娜想着不過纔過去了幾分鐘，但是伊猛然一驚，時計沒有敲了十二下，只噹的響了一聲，已然一點鐘了。「他不來了，走了，不辭行了……」這些思想和血一

齊湧到伊的頭上來。覺着呼吸急促，想着啜泣起來……跑回自己的屋子裏，手蒙着臉兒倒在床上。

伊動也不動的躺了半點鐘，淚花一滴滴穿過手指落在枕頭上去。伊猛然起來，坐着，現出種奇異的樣子，面色變了，那雙晶瑩的雙睛乾枯了，放出光輝來，緊皺着眉峯，嘴唇也緊縮起來。又過了半點鐘，葉林娜凝神聽着，熟識的聲音，沒有飛到伊這裏來嗎？站起來，戴上帽子，手套，披了件短外衣，現出不注意的神色，從家裏出來，放開迅速的脚步，向白爾森涅夫的寓所走去。

## 第十八章

葉林娜低下頭凝視着前面行走。一些也不恐懼，一些也不想像；只想着和殷沙洛夫再見一次。也未會理會出太陽早已隱藏了，遮蔽着濃厚的黑雲，狂風很暴烈的，吹得那樹木颯颯的作響，把伊的衣服，也吹得旋捲個不住，塵沙突然飛揚起來，迴旋成一股，彷彿柱子似的，滾滾的從路上飛過去……

一會暴雨傾盆般落下來，伊還一些未曾覺察出來；但是雨越下越猛，閃爍着電光，雷聲隆隆的作響。葉林娜止住了，向四下裏瞭望……幸而距離雷雨截止伊的地方沒有多遠，有所年久頹廢的小教堂，座落在一口枯井的傍邊。伊急忙跑到那兒，避入矮檐下去。大雨好像小河似的直往下瀉下來；天空佈滿了濃雲。葉林娜很失望的，看着密網般的雨點。伊那和殷沙洛夫相晤的希望也消滅了。年老的丐婦走進小教堂裏來，抖擻了抖擻衣服，點了點頭，說道：「姑娘是避雨來的罷。」說着微呻了一聲，嘆了口氣，坐在井傍的台階上面。葉林娜把手伸入口袋裏去，丐婦瞧着這個動作，和伊那黃色緊蹙的臉兒，但是那美麗的容貌，什麼時候纔能回復呢。伊說道：「謝謝你，行善的姑娘。」葉林娜在口袋裏未曾找着錢囊，丐婦已然把手伸出來了：「葉林娜說道：『我沒有錢，你拿件有用的東西去罷。』便把自己的手巾給了伊。」

丐婦說道：「啊，仁德的姑娘，你的手巾給我作什麼呢？這是到出嫁的時候贈給孫女兒的呢。上帝鑒於你這慈善，必要賜福於你呢！」

雷聲又隆隆的響了一聲。

「上帝，基督，」丐婦說着，畫了三次十字。過了一會，伊說道：「我已不能看見你了，你無論怎樣能賜我基督的施助嗎？」

葉林娜凝視着丐婦，知道伊的意思。

葉林娜答道：「你還想向我，因為什麼憂鬱嗎？」

「姑娘。我很知道你，現時你好像度愁苦的生活。你的手巾很溼的，一看就知道是被淚花潤溼的了。啊，你是年青的姑娘，你所有的不過是一種憂鬱，莫大的苦痛！」

「老太太，什麼樣的憂鬱呢？」

「什麼樣嗎？唉，姑娘你不要和我，和這個老嫗，狡滑了。我知道你憂愁的

些什麼，決不是沒有父母的苦痛，我從前年青美麗的時候，也曾經過這種苦惱的生涯。你對於我這樣的慈善，我可以向你說，你遇見了一個不是虛偽的好人，你已然把持着那一個人；一直到死都牢牢的把持着他。一定是那樣，上帝看着呢。你覺得我很奇怪嗎？我是一個善於占卜的人。我就許連你所有的愁苦，同着你的手巾，一齊給拿走了。雨下的也小了，你再等一會，我要走了。雨淋我也不是第一次了。姑娘你的愁苦，都流露出來，我希望他離開你罷。上帝，可憐罷！」

丐婦從臺階上站起來，出了小教堂，順着自己的路線，緩緩的走去。葉林娜在後面很驚愕的凝視着伊，不由得小聲說道：「這是種什麼意義呢？」

雨落的越發小了，轉瞬間太陽又露出來。葉林娜已然想着離開自己避雨的地方……忽然伊看見在距離小教堂十步遠的地方，般沙洛夫披件大衣，也按着剛纔葉林娜來的那條路線走來；伊看出他大約許是回家去了。

伊手扶着臺階年久的欄杆，想着喊他，但是伊的聲音變了……般沙洛夫已然走過去，也不把頭擡起來……

後來伊喊道：『得米特里尼卡諾羅維赤！般沙洛夫突然止住，往後看了看……起首他還不知道是葉林娜，但是立刻就走到伊的面前，喊道：『你哪！你在這兒哪！』

伊低下頭，一聲兒也不言語的走進教堂裏去。般沙洛夫跟着伊進來；重復說道：『你在這兒哪？』

伊仍舊靜默着，只因那長久的，柔和的眼光，凝視着他，他低垂下雙眸。

伊問他道：『你是從我們那裏來嗎？』

『不是……不是從你那裏來。』

『不是嗎？』葉林娜重復着，勉強微笑了笑。『那麼你還遵守你的約言嗎？我從早晨就等着你。』

「葉林娜尼科拉夫娜，你想罷，昨天我並沒有應允。」

葉林娜又勉強微笑了笑，把手往臉上搓了搓，臉和手都是非常的清白。

伊說道：「你想着不和我們辭行就走嗎？」

殷沙洛夫用那乾直微弱的聲調，應了聲是。

「什麼？自從我們相識以後，這些談話以後，經過所有的以後……若不是我在這裏偶然遇見你，葉林娜的嗓音響亮了，稍爲靜默了一會……你就那樣走了，也不向我作最末次的握手，那你不很可惜嗎？」

殷沙洛夫迴過身來說道：「葉林娜尼科拉夫娜，請你不要那樣的說。我沒有那樣也是不高興的呢。請你信任，我這種決定費了幾許的努力，若是你知道……」

葉林娜很驚愕的插言道：「我不想着知道！你爲什麼走呢……看來是那樣的緊要。看來我們應當離別了。你若沒有原因，一定不想着苦惱我們」

的友誼。但是我們的友誼，莫非就那樣的分離了嗎？莫非我們和你的友誼不真實嗎？

殷沙洛夫說道：「不然。」

「什麼……」葉林娜微聲說着，雙頰微泛出些紅色來。

「我的確不是因為我們不是朋友纔走的。請你不要強迫我說，我所不願意說的，我是絕對不說的。」

葉林娜微含着非難的聲調，說道：「你以前不是和我們很開誠佈公的，你還記得嗎？」

「那時我可以開誠佈公，那時我沒有什麼可隱祕的；然而現時……」

葉林娜問道：「現時呢？」

「現時……現時我應當遠走了。再會罷！」

若是殷沙洛夫在這時候，擡起眼睛來，看着葉林娜，一定可以理會出伊的



容光，漸漸煥發起來，不像自己的面色那樣的鬱蹙，那樣的黯淡；但是他很執拗的，目光凝視着地板。

伊說道：『唔，得米特里尼卡諾羅維赤，再會罷。但是我們已然遇見了，現時請把你的手遞給我罷。』

殷沙洛夫把手伸出來，忽然小聲說道：『我不能這樣。』說着又從新把手縮回去。

『不能嗎？』

『不能。再會罷。』他說着走出教堂去。

伊說道：『你再稍爲等一會。』說着全身突然微有些戰慄起來，繼續說道：『你彷彿畏懼我似的，好像我較你勇敢些，我可以說……你願意嗎……爲什麼你能在這裏遇見我呢？你知道我往那裏去嗎？』

殷沙洛夫很驚愕的凝視着葉林娜。

「我是往你那裏去呢。」

「往我那裏去嗎？」

葉林娜蒙着臉，低聲說道：「你想着強迫我說，我愛你嗎？那不是……我已  
然說了。」

殷沙洛夫驚呼道：「葉林娜！」

伊伸出手，凝視着他，撲到他的懷裏去。

他牢牢的抱着伊，一聲兒也不言語。他無須向伊說，他愛伊了。從他的這  
一個呼聲裏，從這所有人類一瞥間的改變裏，這個胸懷是怎樣的起落，伊很  
信賴的，緊緊的貼着他的胸懷，他那手指的末端，如何去觸動伊的頭髮，葉林  
娜從這些裏，就能夠曉得伊是個寵愛的人。他很靜默的，伊也無須說「他  
在那兒，他愛……還有什麼呢？」幸福的寧靜；目的得達，沈靜的安寧；那種賦  
與死亡，意識，和美的，穹蒼的，寧靜；使得伊充滿了所有自己神聖的感動。伊

一些也不希望，因為伊管轄着所有。伊的嘴唇微動着：「啊，我的兄弟，我的好友，吾愛！……」伊自己也不知道，這是誰的心，他的呢，伊的呢，那樣愉快的跳動着，溶化在伊的胸間。

他動不動的站在那裏，緊緊的擁抱着這個以生命賦與自己的年青的女郎，胸間覺得這種新的，無限愉快的負擔；悲傷的情感，不明瞭，感謝的情感，把他那剛毅的心志，碎成粉末了，那種試驗的淚花，永遠還沒有從眼睛裏流出來呢……

伊也不啜泣，只很堅固的說道：「啊，我的好友，啊，我的兄弟！」

過了一刻鐘，他仍舊那樣摟抱着伊，向伊說道：「你能同着我往各處去走嗎？」

「各處，一直到地角。你往那裏，我就跟在你那裏。」

「你不要自欺，你也知道，你的父母無論什麼時候，都不允許我們結婚呢！」

「我不自欺；這個我是知道的。」

「你知道，我很貧窮，差不多和乞丐一樣嗎？」

「我知道的。」

「我不是俄國人，不能斷定就住在俄國，你能斷決了你同祖國，同故鄉的，所有的，關係嗎？」

「知道，知道。」

「你也知道，我犧牲自己，去作那艱難的，危險的事情，那我……我們所經的就不祇一重危險，但是得喪失和卑下，你能成嗎？」

「我知道，所有的都知道，……我愛戀你。」

「你應當拋棄你所有的習慣，在那外人的中間，就要工作，你能……」

伊把手置在他的脣上，說道「吾愛，我愛戀你。」

他便發狂似的，吻伊那玫瑰色的纖手。葉林娜也不把手從他的脣間縮

回來，露出些童兒的喜悅，大膽好奇的神色，凝視着他怎樣吻伊的手和手指……

伊猛然面紅了，把自己的臉兒藏在他的懷裏。

他很親愛的扶起伊的頭來，凝視着伊，向伊說道：「祝你健康，當着人前和上帝之前，你就是我的妻子了！」

## 第十九章

過了一點鐘，葉林娜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攜着短外衣，悄悄的走進別墅的客廳。頭髮微有些散亂，每一面頰上，都現出玫瑰色的小紅點來，微笑也不想着離去伊的脣上，眼睛微閉着，那半張的雙眸，也微微的笑起來。伊疲倦的一步步的走着，這種疲乏，伊覺得很愉快的，伊簡直對於所有的，都很愉快了。覺得所有都是可愛的很親切的。烏瓦爾伊宛諾維赤坐在窗戶底下；伊走到他面前，把手放在他的肩上，遲延了一會，不由得笑了。

他很奇怪的問道：『作什麼呢？』

伊也不知道他說的些什麼，想着去吻烏瓦爾伊宛諾維赤。

後來伊小聲說道：『伏着……』

然而烏瓦爾伊宛諾維赤連眉毛都未曾振動，露出驚訝的神色，繼續凝視着葉林娜。伊把短外衣和草帽落在他的身上去。

伊說道：『可愛的烏瓦爾伊宛諾維赤，我很疲乏的想着睡了。』伊又笑了笑，坐在他旁邊的椅子上去。

『哼！』烏瓦爾伊宛諾維赤喊了一聲，轉動着手指，說道：『這個，應當……』

葉林娜凝視着自己的周圍，想道：『我應當很快的和這些所有的離別了……這也是很奇異的，我沒有一些恐怖，一些疑慮，一些可惜……不然，母親是很可憐的！』後來教堂又現在伊的眼前，伊的嗓音也又響起來，覺得他的手在自己的周圍。伊的心裏很喜悅的，但是很遲緩的跳動，幸福的疲倦，臥

在伊的心中，憶起那年老的丐婦來。想道：「伊真把我的苦痛拿走了。啊，我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過分！何等的迅速！」伊很值得給自己一些自由，流伊那愉快，不斷的淚花。所抑制他們的，不過時時微笑一笑。什麼樣的情形，伊未曾經過，覺得這已然不能比較的更好，更敏捷了，好像把伊催眠了似的。伊所有的舉動，都是遲緩，很溫好的，伊那躁急，強情到那裏去了呢？卓雅走進來，葉林娜決定，伊未曾見過最美麗的容貌；婀娜瓦西黎娜走進來，有些叱責葉林娜的樣子，但是伊露出何等溫和的神色，擁抱着自己慈愛的母親，吻伊那已然微有些蒼白色頭髮下面的額部，後來伊回到自己的屋子裏，伊在那裏是如何的微笑！有種羞愧的，嚴肅的，和溫順的感覺，坐在自己的床上，那張床就是三點鐘以前，伊坐在那裏消遣那樣愁苦的光陰呢，想道：「那時我就知道他愛戀我，但是以前……唉，不然！不然！這是種過惡。」「你是我的妻子……」伊小聲說着，用手蒙着臉跪下去。

到了晚間，伊越發沉思起來。思想得憂愁的非常，不能和般沙洛夫快些相晤。他不能不引起疑慮，走到白爾森涅夫那兒去，他們和葉林娜決定了，般沙洛夫必須回到莫斯科去，一直到秋天，再往他們這裏來作客兩次；伊這一方面應允和他通信，若是有機會，便約他在昆錯夫附近相晤。喝茶的時候，伊走進客廳，和自己家裏所有的人都相見了，並遇見蘇賓，伊剛一進來，蘇賓就目光灼灼的凝視着伊；伊思想仍舊和從前似的，同他作懇切的談話，但是畏懼他的敏銳，並畏懼自己。伊想着，他這兩個多禮拜沒有白白的使得伊安寧。白爾森涅夫忽忽走進來，代般沙洛夫向婀娜瓦西黎娜致敬，並請寬恕他，他回莫斯科去未曾向伊辭行。這一天裏般沙洛夫的名字第一次送到葉林娜的耳邊；伊覺得面紅起來，曉得同時對於那樣好友的，突然的動身，現出可惜的神色；婀娜瓦西黎娜嘆息了幾聲，愁傷的時候，伊不能強迫自己，假裝着一聲兒不響，動也不動的繼續坐在那裏。葉林娜竭力靠近了白



爾森涅夫；雖然他知道伊的一部分祕密，伊却不畏懼他，藏在他的翼下，由他保護着，躲避着蘇賓，蘇賓仍舊凝視着伊——但不是嘲笑，却是非常的注意。這天晚間，白爾森涅夫也疑惑起來，期望着看見那深憂的葉林娜，幸而他們和蘇賓作起藝術的爭辯，伊離開了他們，好像睡着了似的，聽着他們的聲音。不多一會，不僅只他們屋子裏，所有圍繞着伊的物件，伊看着彷彿在夢裏一般；桌子上的茶壺，烏瓦爾伊宛諾維赤的短坎肩，卓雅的光滑的指甲，和那壁上昆斯坦丁巴夫羅維赤王爵（Князь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ич）油畫的肖像，所有都隱去了，籠罩着煙霧，停止生存了。伊不過憐憫他們，想道：「他們生活着爲什麼呢？」

母親問伊道：「列娜亦卡，你想着睡嗎？」伊未曾聽見母親的問話。

「你說的是，半正當的暗示嗎？」……蘇賓很嚴厲的說着這句話，突然引起葉林娜的注意。他繼續說道：「你對於這個，有你自己的意味。正當的

暗示，可以引起愁悶——這不是按着基督，冷淡的人纔趨向於不正直——這是很愚鈍的，他從那半正當裏覺得煩惱和躁急。譬如若是我說，葉林娜尼科拉夫娜被我們中間的一個人戀愛，那麼這種暗示，是那類呢？

葉林娜說道：『啊，麥歇波里，我想把我的煩惱告訴你，但是我確實作不到。我疲乏的非常。』

婀娜瓦西黎娜說道：『你爲什麼不睡去呢？』伊一到晚間，永遠是微睡着，因此很喜歡令別人睡去。『同我道別，你就去罷，安得烈彼得羅維赤一定可以原諒你的。』

葉林娜吻了自己的母親一下，向衆人點了點頭，走出去。蘇賓送伊到門口。走到門坎上，向伊說道：『葉林娜尼科拉夫娜，你踐踏麥歇波里；沒有一些情感的從他身上走過去，然而波里却很尊敬你，你的纖足，你那纖足上的皮鞋，和你那皮鞋的鞋底。』

葉林娜聳了聳肩，不想伸手給他，——不是那隻被般沙洛夫吻過的手，——回到自己的屋裏，立刻換了衣服，輕輕的睡去。伊睡得非常的寧靜……連小孩們都沒有那樣睡過，只有那強壯的小孩，母親坐在他的搖籃傍邊，凝視着他，聽着他的呼吸，他纔那樣的熟睡呢。

## 第二十章

白爾森涅夫剛和炯娜瓦西黎娜告辭以後，蘇賓便向他說道：『請到我那裏坐一會，我有一件東西要給你看呢。』

白爾森涅夫走到他的屋裏去，看見許多彫刻的像和半身像，蒙着濕布擺在屋裏的牆角。

他向蘇賓說道：『我看，你的工做不是嬉戲的了。』

蘇賓答道：『有些必須要做的，一個沒有拿走，又要試作別的了，但是我彷彿科爾西喀人種一樣，復仇比較的作純粹的藝術更甚。』

白爾森涅夫說道：『我很不明瞭你。』

『稍候一會請你觀看一個親愛的好友，仁愛的人，我的第一號的復仇。』

蘇賓揭開濕布，露出一個肖像，白爾森涅夫一看，原來是般沙洛夫最相似的最好的個半身像。蘇賓塑的那面容非常的細緻，現出正直，高尚，果敢的神色。

白爾森涅夫喜悅的非常。

他狂呼道：『這個美麗極了！祝賀你，這個可以陳設在展覽會去！爲什麼你把這個華美的製造物叫做復仇呢？』

『先生，我一定把這個你所認爲華美的製造物，在葉林娜尼科拉夫娜的命名日，送給了伊。你了解這種諷示嗎？我們不是盲人，可以看得見我們周圍所發生的事情，但是我們是紳士，仁慈的先生，故此按着紳士的行爲去復仇。』

蘇賓揭開第二個彫刻的像說道：「因爲是個藝術家，按着新美術家的行爲，享有嫉妒的權利，把所有嫌忌的事情，充滿了己身，寓他們於極美的作品之中，那我們就把這個極美的作品，作爲第二號之復仇，已然不像紳士的行爲，只按着下等人的行爲去復仇了。」

他很敏捷的揭去彫刻像上的布，有一個含着黨康諾夫風味的，般沙洛夫的塑像，觸進白爾森涅夫的眼簾。現出一種一些也想像不到的凶惡和敏銳。用一隻羊把保加利亞的青年給表示出來，腿向後伸着，彎着角，準備着撞擊。蠢愚，忿怒，執拗，煩惱，和節制都深印在容貌裏去。「細毛羊的女伴，」非常的類似，沒有一些疑惑，白爾森涅夫不能不哈哈大笑起來！

蘇賓說道：「什麼樂什麼？你知道這個嗎？也勸我陳列在展覽會裏去嗎？兄弟，我這是在我自己的命名日贈給自己的……先生，請不要惡戲罷！」  
蘇賓跳躍了三次，足踵相擊起來。

白爾森涅夫從地板上拾起布來，扔在塑像上去。

蘇賓說道：『啊，你是個大量的人，然而在歷史上，誰能稱得起個最寬洪大量的人呢？唔，全都是一樣呢！』他露出莊重、憂鬱的神色，拿過第三個塑像，是極大的一堆黏土，繼續着說道：『現時你看看這個，你那好友的溫順和敏銳，就可以給你表示出來。你可以信任他，好像是個真正的藝術家，覺着批頰的需要和利益來。請觀看罷！』

布揭去了，白爾森涅夫看見兩個，並排距離很近的，好像是並生的頭顱：他立刻還不曉得是什麼用意，但是細看了着，纔知道其中一個是婀娜司卡，那一個是蘇賓。然而，這較之那半身像有些滑稽了。婀娜司卡現出一個美麗肥胖的女郎，低的額部，向上的鼻子，一雙活潑潑的俊眼。厚的脣上含着微笑，面上現出情慾，不關心，剛毅的神色；倒還沒有什麼不溫和的地方。蘇賓把自己塑成枯瘦，憔悴，自樂的樣子；凹陷的雙頰，稀薄的髮辮，無力的

懸在頭上；黯淡的雙睛，現出無意識的神色，鼻子彷彿死人鼻子似的尖銳。

白爾森涅夫露出嫌惡的神色，走開了。蘇賓說道：『兄弟，這兩個像怎樣呢？你不想着作一篇絕妙的短文嗎？我對於第一，第二塑像的短文，已然想好了。半身像下面寫着『企謀救自己祖國的英雄。』彫刻像下面寫着『保存着，臘腸商！』在這個塑像下面——你想着寫什麼呢？寫個『藝術家巴夫勒雅科夫里赤蘇賓的將來……好嗎？』』

白爾森涅夫抗聲道：『得了，也值得耗費了光陰作那樣……』他立刻找不出一個適當的字來。

『你想着說厭惡嗎？兄弟，請寬恕，像這樣那能陳列在展覽會裏去呢。』

白爾森涅夫說道：『實在是厭惡。說這些無用的話什麼呢？可惜你簡直沒有那種平均發達的情形，那種情形一直到這時，很豐富的賦與我們的藝術家。你純粹是譏諷自己呢。』

蘇賓說道：「你這樣想嗎？若是我沒有他們，若是他們和我接近，那在這裏面一定有過錯了……只是一個人。」他很悲慘的皺了皺眉，說道：「你知道嗎？我已試着喝酒了。」

「胡說！」

蘇賓抗聲道：「我不過試一試。」說着，猛然微微笑了笑，容光煥發起來，繼續說道：「兄弟，沒有什麼味兒，也不遲留在嗓子裏，以後頭就彷彿鼓似的了，這對於我沒有益處，我便些也不提起酒瓶來了。」

白爾森涅夫推那個塑像去，但是蘇賓把他止住了。

「兄弟，不要打了，這彷彿功課似的，很適宜的。那是何等的恐怖。」  
白爾森涅夫笑了。

他小聲說道：「我很憐憫你的恐怖，祝你永久，純粹的藝術！」  
蘇賓道：「祝賀罷！對於藝術好了是更妙，壞了也沒有害處！」



兩個人互相牢牢的握了握手離別了。

## 第二十一章

葉林娜醒來時候，最初的感覺，就是喜歡的恐怖。自語道：『不能罷？不能罷？』幸福使得伊的心都醉了。回憶侵入伊的身裏……伊陷在回憶裏去。後來幸福，喜悅的靜穆，遮蔽着伊。但葉林娜早間稍爲有些不安的樣子，以後的些日子，伊便覺得疲倦，煩悶起來。伊現時確實知道，伊想着什麼，但是這個是很不容易辦到。那種難忘的相晤，把伊永遠擲出常規外面去，常規已然不在伊的身內，離得伊很遠，彼時，周圍所有的仍然是平常一般的整齊，全按着自己的次序行走，彷彿沒有一些改變；以前的生活，仍舊和從前似的進行，仍舊計畫着葉林娜的參加和協力。伊試給般沙洛夫寫了一封信，但是失敗了，話辭寫在紙上不是死的，也不是虛偽的。日記也告終了，往那最後的一行，畫了一條粗線。那都是些以前的事情，伊那所有自己的思

想趨向於將來。伊是非常的苦惱，同母親坐着，母親一些也不疑惑，聽着伊，答覆伊，同伊談話——葉林娜總覺着犯了什麼過錯似的；心裏藏着些虛偽，很慌亂的，不因為什麼臉就紅了；伊的腦筋裏發生了也不是一次了，有種差不多不能克服的願望。默想道：「爲什麼得米特里不在那時，不從小教堂裏，把我引去，他想着往那裏去呢？他沒有向我說，我在上帝前面是他的妻子嗎？爲什麼我在這裏呢？」伊忽然躲避着衆人，連烏瓦爾伊宛諾維亦也躲避起來。烏瓦爾伊宛諾維亦有時也很疑惑的，輪轉着手指。伊覺得周圍的人，沒有一些親愛和藹，連夢景都沒有了，用種不動的，死的重擔，壓在伊的胸前，好像叱責伊，不滿意伊，不願意討論伊……你究竟是我們的呢。甚至於伊那可憐的養子，受苦的禽獸，都凝視着伊——伊覺得很怪——不由得疑惑，憎惡起來。伊很羞愧的，漸愧自己的這種感覺。想道：「這究竟是我的家，我的家，我的故鄉……」另一個人的聲音向伊說道：「不然，這不是你的故鄉，

不是你的家屬。」恐怖籠罩着伊，很憤恨自己的卑怯，不幸剛開始，伊已然失了忍耐力……伊約束那個來嗎？」

伊很久纔克制住自己。但是過了一個禮拜，又一個禮拜……葉林娜稍爲有些安靜了，對於自己這種新的景況，也習慣了。伊給殷沙洛夫寫了兩封短信，親自送到郵政局去，伊並不因爲什麼，不過有些羞愧，很驕傲的，不敢很信任侍婢。伊已然起首等候着他……但是在一天晴朗的早晨，尼古拉·阿戚米赤倒代替殷沙洛夫走來了。

## 第二十二章

退伍禁衛軍中尉斯塔霍夫的家裏，無論誰還沒有看見那天，他那不高興的，同時又很自得的，嚴肅的神色。穿着外衣，戴頂帽子，緩緩的走進了客廳，把腿伸的很寬，足踵相擊着；走近了鏡子，把自己看了好久，露出靜默嚴肅的神色，搖了搖頭，嚙着嘴唇。婀娜瓦西黎娜表面很錯亂，心裏很喜歡的，迎接

出他來(伊從前無論什麼時候也不迎接他)；他連帽子都沒有摘，也不向伊問好，只把靜默的把自己羊皮手套遞給葉林娜，使伊去吻。 婀娜瓦西黎娜詢問他的病狀，他也不去答覆；伊烏爾宛諾維赤走來，他看了他一眼，說道：「啊！他對待烏爾宛諾維赤永遠是冷淡很驕傲的，不要看他承認他是自己的家屬，許要知道，差不多所有俄國貴族，雖然確信自己的家族，我們不是一天了，常常聽見『在自己中間』關於波得沙拉司金(Потсалажский)的鼻子，和別列布列夫(Белобровиц)後腦的辯解。 卓雅走進來，坐在尼古拉阿戚米赤的前面。 他略略的嗽了幾聲，坐在椅子上，要咖啡喝；他喝了一杯咖啡，看了看大家，從牙縫裏迸出一句話來道：『請你們大家出去。』又向着自己妻子說道：『夫人，請你留在這裏。』」

除過婀娜瓦西黎娜，大家都出去了。 伊很慌亂的，頭都顫動起來。 尼古拉阿戚米赤優禮的待遇，使得伊很驚異。 等候着奇異的事情發生。

門剛一閉着，伊就說道：「有什麼事呢？」

尼古拉阿戚米赤用那冷淡的眼光，看了伊一眼，說道：「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你怎麼倒現出驚慌的樣子來呢？」他那每一個學裏，都含着沒有什麼需要的意思，——「我不過是預先告訴你，今天有個生客要來我們這裏午餐。」

「這個生客是誰呢？」

「葉戈爾安得烈維赤庫爾拿托夫司奇。你不知道他嗎？他是元老院的祕書長。」

「他今天來我們這裏午餐嗎？」

「是。」

「你就是因為告訴我這個，命他們都出去嗎？」

尼古拉阿戚米赤又看了他一眼，這一次已然露出諷刺的神色。

「你覺得這個奇怪嗎？請你等一會，再奇怪罷。」

他就不言語了。婀娜瓦西黎娜也靜默了一會。

伊說道：『我願意……』

尼古拉阿戚米赤忽地說道，『我知道，你永遠說我是個不正經的人。』

『我啊！』婀娜瓦西黎娜很吃驚的低聲說着。

『也許你是很對。我不想反對，有時對於不愉快的事情，我也給你說個公平的原由（灰色的馬又湧現在婀娜瓦西黎娜的頭上來）雖然，你知道你那體質的狀況，也應當表同意的……』

『是啊，我一些也不罪你，尼古拉阿戚米赤』。

『好些時候我都不打算着給自己辯解。時間自然會給我辯解的。但是我我可以令你信任，我知道自己的責任，並且會留意……信任的家庭，對我很有益的呢。』

婀娜瓦西黎娜想道：『這是種什麼意思呢？』（伊不能夠知道前夜英國俱

樂部，長椅子的角兒，開了一個俄國人無講演才能的辯論，其中有個人說道：「我們裏面誰會說呢？叫誰呢？」另一個人答道：「司塔霍夫，可以罷。」說着，指着尼古拉阿戚米赤，那時他站在那兒，喜歡的幾乎沒有喊叫出來。

尼古拉阿戚米赤繼續說道：「譬如我的女兒葉林娜。你想到了嗎，伊也到了那用堅硬的脚步踏到小道上的時候了：我想着說，伊該出嫁了。所有這些智能，博愛，都是很好的，然而到了知識開通的階級，知識開通的年齡了。伊應當離開自己的濃霧，出了那各種藝術家，學生，黑山國人的社會，也彷彿衆人似的作去。

婀娜瓦西黎娜問道：「你這些話我如何能了解呢？」

尼古拉阿戚米赤答道：「請你聽着，我直接告訴你，沒有一些隱瞞，我認識了庫爾拿托夫司奇先生，和這個人很親近，希望他作自己的女婿。我敢想你看見他一定不能怨我偏愛，或是斷定的草率。尼古拉阿戚米赤說着很滿

意自己的雄辯，他是個法學家，學問很好，身段也很美麗的，三十三歲，秘書長，六等官，我希望你以公平待我，我不能作那一種戲曲上的父親，他們都是渴望一些官職，但是你向我說過，葉林娜尼科拉夫娜喜歡適宜的，積極的人物，葉戈爾安得烈維赤可以說是自己心裏第一個合宜的人；現時從另一方面看來，我的女兒對於豪俠的舉動，有些弱點，你也知道的，葉戈爾安得烈維赤恰巧就有這種能力，你要明白我，他用自己的薪俸去生活，還有餘裕呢，立刻拒絕了每年的金錢，給了自己的兄弟們，這些金錢是他父親給他的呢。」

婀娜瓦西黎娜問道：「他的父親是誰呢？」

「他的父親嗎？他的父親在自己的家族裏也是著名的人物，品行非常的高尚，是個辭職的陸軍少佐，百折不撓的人物，將要管理着伯爵B：所有的財產。」

婀娜瓦西黎娜小聲道：「啊！」



尼古拉阿戚米赤道：「啊啊什麼呢？莫非你已然有種偏見嗎？」

婀娜瓦西黎娜說道：「我並有說什麼：」

「不然，你已然說了啊了！：怎麼會沒有呢？我很希望你預先思想我那思想的意向，我敢想：敢希望，庫爾拿托夫司奇先生將要作個最有聲勢的人。這並不是什麼黑山國的人。」

「許要曉得；應當把廚子叫來，命他多加些盤子。」

「你要曉得，我不陷入這裏面去。」尼古拉阿戚米赤說着站起來，戴上帽子，口裏吹着哨兒，他聽見有個人那樣，便在自己別墅和練馬場吹起來，徑花園裏散步去了。蘇賓從自己小屋子的窗戶裏看着他，很靜默的，向他伸了伸舌兒。

三點五十分鐘有一輛馬車走到司塔霍夫別墅臺階的前面，有一個還很年青，外表美麗的人，穿着華美的衣服，從車裏走出來，命給他通報去。這便

是葉戈爾安得烈維赤庫爾拿托夫司奇。

第二天葉林娜便給殷沙洛夫寫了一封信。

「可愛的得米特里，請慶賀我，我有求婚的人了。昨天他來我們這裏午餐；父親許是在英國俱樂部認識了他，請他來的。理會出昨天他並不是求婚來。但是仁愛的媽媽，父親把自己的希望通知伊，伊俯在我耳上，低聲說：「這個客人是做什麼來的。叫他做葉戈爾安得烈維赤庫爾拿托夫司奇；在元老院充當秘書長。先把他那外表給你描寫出來。他是個不高的身量兒，比你矮些，身裁倒很好的，端正的面容，剃得頭髮很短的，有一部濃鬚。一雙不大的（和你一般）栗色，活潑潑的眼睛，扁平寬闊的嘴唇，眼中，脣上，常常含着微笑，好像這是種普通的微笑；宛然成了他的勤務了。他的樣子很正直的，說話很清晰，甚至於他的行走，笑，飲食，都是很端正的，彷彿做起事來也是那樣的。你也許在這一分鐘裏想道：『伊是怎樣的研究他！』因為這個，

我纔給你寫信呢。也並不是研究自己求婚的人。他裏邊好像有種剛毅的：愚鈍的，同時又有一種無益的——正直的神色；聽說他是個極正直的人。你也是很剛毅的，但不和這個人相像。席間他坐的挨着我，蘇賓坐在我們的對面，起首談論些商業的企圖，聽說他知道其中的意義，幾乎沒有拋棄了自己的職務，爲的把一個大工廠握在自己的掌中。你也不要猜度了！後來蘇賓談論起劇場，庫爾拿托夫司奇先生聲明——我應當承認的——沒有一些虛偽的謙讓，他沒有一些藝術的思想，這就是我所要使你曉得的：然而我想起我們同得米特里也不很了解藝術。這個人彷彿想着說，我不明瞭他，他沒有什麼需要，但是在組織完備的國家裏，是得容許的呢。他對於聖彼得堡極其冷淡，並且有一次名自己爲平民。將要說我們是勞働家了！我想，若是得米特里這樣的說，那我就不要喜歡了！不過這個人隨他說去罷！隨他誇張罷！他對我非常的慇懃；但是我總看出是個極謙遜的人和我談話。

每逢他想着稱贊一個人的時候，必定要說這個人有規矩——這是他最喜歡的字。他應當自負，勤勉，有犧牲自己的才能（你看罷，我是最公平的人），就是有犧牲自己利益的才能，然而他是個極專制的人。這也算是很不幸呢！席間談論起賄賂來：

他說道：『我曉得，有許多機會，取得賄賂的人，沒有過失的；他簡直是別不能去作。然而若是失敗了，那就應當把他壓碎了。』

我就大聲說道：『壓碎那沒有過失的人！』

『是，這也是由於一種原理而來的。』

蘇賓問道：『什麼樣的原理呢？』庫爾拿托夫司奇也不是笑，也不是驚異，只說道：『這個沒有什麼可解釋的。』

『父親一定是敬重他，便也說是沒有什麼，使得我很煩惱，這個談話就停止了。』晚間白爾森涅夫走來，同他作劇烈的辯論，我永遠還沒有看見我們

那溫和的安得烈彼得羅維赤有那種慌亂的形狀呢。庫爾拿托夫司奇先生一些也不排斥科學的功用，大學的利益，和其他的事情：彼時我理會出安得烈彼得羅維赤露出憤懣的神色。那個人看這些彷彿看什麼體操一般。蘇賓走到桌子後面，我的身傍說道：『這個人和那個人（他不願意說你的名字）——是兩個實行的人，然而你看有什麼區別，那裏的是現時一個活潑的人，一生有個一定的觀念；這裏的這個人連自己本分的感覺都沒有，不過是職務的正直，沒有意趣的的適當——』蘇賓很聰慧的，我因為對於你，便憶起他的話來；按着我的意思，你們中間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呢？你很信仰，那個人却沒有，因為他只是信任自己——不能信仰的。』

他走的很晚，但是媽媽還來得及通知我，我要喜歡他，父親就喜歡了：他沒有談論我，說我有規矩嗎？我心裏很苦惱的，幾乎沒有能答覆母親。我已然有丈夫了。為什麼父親那樣不喜歡你呢？媽媽倒還沒有什麼：』

「啊，吾愛！我把這位先生寫的那樣詳細，爲的是抑止我的憂愁。沒有你我就不能生活，竭力想看見你，聽見你；我期望着你，不只是往我們這裏來，隨你的意向——看來我們將來是怎樣的艱難，如何的煩惱！你也知道我給你寫信送在那裏——就在那個叢林裏：啊！吾愛！我如何的愛你！」

## 第二十三章

庫爾拿托夫司奇初次訪問以後，過了三個禮拜引起葉林娜莫大的喜悅。婀娜瓦西黎娜遷移到莫斯科蒲列赤司秦克(Плещинск)附近自己木造的大房子裏去。帶圓柱的房子，每一個窗戶上，都繪着白色古琴和花環，有耳房，僕舍，小花園，一片寬闊的綠茸茸的院子，院子裏有一口井，井傍有個犬舍。

婀娜瓦西黎娜無論什麼時候，沒有那樣很早的離開了別墅，但是這一年伊因爲秋日的初涼，炎症發作起來；尼古拉阿威米赤自從治療以後，同妻子在一處很煩悶的，阿夫固司秦赫里司琪諾夫娜又到列威里(Ревель)自己從

姊妹家裏作客去了；莫斯科城中來了一家外國人的眷屬，往「莫斯科新聞」登出一篇塑像術的廣告，喚起婀娜瓦西黎娜的好奇心來。聽說很遠的往別墅裏來很不方便，並且聽見尼古拉阿咸米赤說不適宜他那預畫的施行。最後的兩個禮拜葉林娜覺得非常的長久。庫爾拿托夫司奇逢着禮拜日來了兩次；其餘的日子他是極其忙碌。來的目的純粹爲的是葉林娜，然而他很喜歡卓雅和卓雅談的話極多。卓雅看着他那黑紫色的臉兒，聽着他那自負的謙卑的談話，不由得想道：「這是個和藹的人！」按着伊的意思，無論誰都沒有那樣奇異的嗓音，無論誰都不會那樣很巧妙的說：「我很恭敬，」或者說：「我極其滿意。」殷沙洛夫也未會往司塔霍夫家裏來，但是葉林娜和他預定下在莫斯科河上小森林裏相晤，伊在那裏悄悄的看見他一次，他們互相不過纔說了幾句話。蘇賓和婀娜瓦西黎娜一同回了莫斯科；白爾森涅夫比他們晚去了幾天。

殷沙洛夫坐在自己的屋子裏，第三次誦讀那從保加利亞給他來的含着『時機』(Orsini)的信；他們不敢由他們的郵局送來了。他對於他們非常的驚愕。事變很快的在東方發動，王國的領有，被俄國的兵隊，弄得蠢動了。危機現露出來。已然聽見近的，將至的，戰爭的簸動。周圍的大火起來了，沒有一個人能夠預先看出他往那裏去，在那裏停止；從前的凌辱，昔日的希望——都衝動起來。殷沙洛夫的脈搏鼓動得很急，他的希望也要告成了。但是這不早嗎？不是無益嗎？他交叉着手，默默的沉思。我們還沒有準備呢。只好那樣罷！應當走了。

門外微微的響了一聲，很快的門開了——葉林娜走進屋子裏來。

殷沙洛夫全身顫動起來，走到伊傍邊，跪在伊的面前，摟抱着伊的身體，頭緊緊的靠在伊的身上。

伊喘息着(伊在樓梯上跑的很快)說道：「你沒有想到我來罷？吾愛！吾愛！你



在那兒住着呢？我很快就找着你了。你那主人的女兒引我來的。我們前天遷移來的。想着給你寫信，但是想了想，還是我親身來的好。我在你這裏只能逗留一刻鐘。站起來，請把門關住。」

殷沙洛夫站起來，急忙把門關住，跑到伊面前，握住了伊的手。喜歡的說不出話來。伊微笑着，凝視着他……眼睛裏只露出幸福的神色……伊羞澀起來。

伊說道：「止住。」很和藹的把手伸回去——「容我把帽子摘下來。」

伊解開帽子的帶兒，把帽子扔了，從肩上脫下短外衣，理了理髮，坐在一張小的舊椅子上。殷沙洛夫一句話也不說，凝視着伊，好像心都醉了。

伊也不抬起眼睛，只指着自已傍邊的地方，說道：「坐下罷。」

殷沙洛夫却不坐在長椅上，坐伊腿傍的地板上面。

伊用那不平均的聲調說道：「唔，請把我的手套脫了罷。」伊有露出些驚

慌的樣子。

他先解開了紐子，後來脫下一隻手套，剛脫到一半的時候，便把嘴唇緊緊的湊在伊那細白的，溫柔的手腕上去。

葉林娜顫抖了，想着脫下那一個手套，他吻起那一隻手來，葉林娜把手伸到自己那兒，他把頭避開，伊凝視着他的臉兒，彎曲下身體去……他們的唇兒接合起來……

過了一會……伊離開了，站起來，小聲說道：『不然，不然。』急忙跑到寫字桌那兒去。

『我是這裏的主婦，對於我無須祕密了。』伊說着，竭力現出不注意的神色，把背向着他。『這有若干的紙片！這封信是做甚麼的呢？』

般沙洛夫皺了皺眉，從地板上站起來，說道：『這些信嗎？你可以看的。』  
葉林娜把那些信拿在手裏，說道：『這許多的信，寫的又是那樣的小，我立

刻要走了……這不是從競爭的女人那裏來的罷……伊檢了一些薄的紙，說道：「啊，他們寫的不是俄文。」

般沙洛夫走近伊的身傍，接觸着伊的身體。伊忽然回身向着他，現出微笑的笑容，靠在他的肩上。

「葉林娜，這些信是從保加利亞來的，我的朋友們寫信給我，叫我回去。」

「現時嗎？往那兒去呢？」

「是……現時。暫時還有時間，暫時去還可以。」

伊忽然兩隻手摟着他的脖子。「你和我一同走嗎？」

他把伊靠在胸前。「啊，我那親愛的女郎，啊，我的女傑，你如何說出這種話來！然而我不是有過錯罷，不是愚蠢罷，我沒有房子，獨身引着你……往那裏去！」

伊向他緊閉着嘴脣。「哼，……或者是永遠沒有多往你這裏來你就怒我」

了。莫非我們還沒有完全決定嗎？莫非我不是你的妻子嗎？難道妻子可以和丈夫分離嗎？」

他露出稍爲憂愁的神色，微笑了笑，說道：「妻子不能打仗去。」

「是，他們什麼時候纔留下呢。莫非我能够留在這裏嗎？」

「葉林娜你是個安琪兒……但是請想一想，我也許離開莫斯科……再過兩個禮拜。我已然不能思想大學的講義，工作的終了。」

葉林娜說道：「那作什麼呢？你必須快些走嗎？願意我現時，立刻就在這分鐘裏，留在你這裏，永遠跟着你，也不回家去了，願意嗎？我們立刻就走，願意嗎？」

般沙洛夫重復把伊摟在懷裏，大聲說道：「若是我作了不好的事情，就請上帝去懲罰！我從今天起我們永久在一處！」

葉林娜問道：「我留在這裏嗎？」

「不必留在這裏，吾愛，我那純潔的女郎；你今天回家準備去。這件事情

不是一次就可以作完了的，應當細細的思想。那兒得需要金錢，護照……」

葉林娜插言道：「金錢我這裏有，一共八十個盧布。」

殷沙洛夫說道：「這個不算很多，總得全夠了呢。」

「我可以辦去，向人借貸，向媽媽要些……不，我不向伊要……可以把時計賣了……我有耳環，兩隻錫子……玲瓏花邊。」

「葉林娜不僅只金錢的事情；還有護照，你的護照怎麼辦呢？」

「這怎麼辦呢？必定需用護照嗎？」

「必須要護照的。」

葉林娜笑了，說道：「我的腦筋也不知道怎樣了！憶起來了，我還有個小的……我們有個侍婢逃走了。衆人把伊找着，寬恕了，伊在我們那裏住了好久……然而大家都說伊是個逃亡的塔卡。那時我沒有想到，我也許彷彿伊似的逃亡呢。」

「葉林娜你如何不知恥呢！」

「什麼？那一定有護照的走着好了。然而若是不能……」

殷沙洛夫說道：「這些我們都放在以後辦去。只是請你留意思，想一想。我們和你商量以後所有的事情。金錢我有了。」

葉林娜用手理了理覆在他那額部上的髮。『啊，得米特里，我們兩個人一同走，是如何的愉快呢？』

殷沙洛夫說道：『是，然而我們往那裏去……』

葉林娜插言道：『什麼？莫非我們兩個人一同死了，也不愉快嗎？不然，爲什麼死呢？我們很年青的，還要生活着呢。你多少歲了？二十六歲嗎？』

「二十六歲。」

「我纔二十歲，還有許多時候在前面呢。啊，你願意離開我走了嗎？你不需俄國人的愛情，你是個保加利亞人！我們現時看你怎樣離開我！若是我

那時不往你這裏來，那我們還不知道是怎樣呢！

「葉林娜，你也知道，什麼使得我遠去。」

「知道，你又愛戀，又很恐懼。然而你不疑惑，他們愛你嗎？」

「我以名譽爲誓，葉林娜這是沒有的。」

伊很快的突然吻了一下，說道：「我就因爲這個愛你，現時我要告辭了。」

般沙洛夫問道：「你不能再留一會嗎？」

「吾愛，不能。你以爲我一個人出來容易嗎？一刻鐘早已過去了。」伊穿上短外衣，戴上帽子，「你明天晚間往我們那裏去罷。不，後天罷。將要很煩悶的，然而也是無可奈何，到時候我們就可以相晤了。再會罷。請放開我。」他又摟抱了伊一次，「唉，你看你把我的小鏈弄折了。啊，鈍拙的人唔，這也沒有什麼，我經過庫慈臬慈奇橋（Кышелев-мосты）就可以把他修理好了。若是問起來，我就說是在庫慈臬慈橋上站着來呢。」——伊握住門紐，「我

幾乎忘了和你說，庫爾拿托夫司奇先生的確日內將要向我求婚了。但是我對他……就那樣做去。」伊把左手的大指，放在鼻端，其餘的手指在空中搖動起來。「再會罷，再見罷，現時我認識道路……你不要耗費時間了……」葉林娜把門開了一點兒，聽了聽，回身向着殷沙洛夫點了點頭，從屋子裏走出去。

殷沙洛夫在門閉以前，也站着靜聽，下面院子的門響了，走到長椅子那裏，手蒙着眼睛，坐下去，永遠還沒有見過他這種樣子呢。

他想到：『我需要那樣的愛情，是做什麼呢？不是夢嗎？』

但是葉林娜放在他那貧窮，黑暗屋子裏的列階德 (Pe-reta) 草，透出一陣陣的香氣，便憶起伊的訪問來。同時好像伊那嚶嚶的喉音，輕碎的步聲，妙齡女郎身體溫和的香氣，還在空中蕩漾，縈迴個不住。

## 第二十四章



般沙洛夫決定再等待着更爲確實的消息，自己起首準備着出發。這件事非常的困難。對於自己沒有什麼障礙，護照也可以領得，同着葉林娜便怎樣呢？按着法律，不能給伊領得護照，只好和伊祕密的結婚以後，再到父母面前去……他想着：『那時他們一定寬恕我們了？若是不容許呢，我們還是得走。若是他們控告……若是……不然，還是取到護照比較的好些。』

他決定同自己的一個朋友相商，這個朋友是個辭職的檢查官，經驗很豐富，可以說是一多半祕密事情的，年長的鑒識家。這位貴客住得很遠，般沙洛夫往他那裏去，在污穢的宛卡路上，整整的走了一天，又走了一會，還未曾找見他的寓所；回來時候，突然下了一陣暴雨，身上都溼了。第二天早晨，般沙洛夫雖然頭痛的異常，還往辭職的檢查官那兒去。辭職的檢查官留神聽着他，吸着鼻煙，鼻煙壺上繪着女仙的畫像，用那狡猾，烟色的小眼，斜睨着來客，一面聽着，一面要求把這件已過的事實詳細的述說，然而理會出般沙

洛夫不願意說得很詳細，他往他這裏來，心裏非常的堅固，請求第二次來拜訪。往那打開的鼻煙盒上嗅了嗅鼻煙，說道：「幾時你們信任，那就可以減少不信任（他說到，關於這兒好像自語似的，繼續說道：「至於護照那很容易了，你若能是出行，誰能夠知道，莫非你是瑪利亞布列基痕（Марья Бреликина）或是喀羅林佛蓋里墨耶爾（Каролина-Фогельмейер）嗎？般沙洛夫厭惡的感覺衝動起來，然而他謝了謝檢查官，約定日內再來拜訪。

那天晚間，他往司塔霍夫家裏去。婀娜瓦西梨娜很殷勤的招待他，抱怨他，簡直把他們忘了，看見他那青白的面色，詢問他的健康；尼古拉阿戚米赤一句話也沒有和他說，只凝視着他，露出沉思，不注意，好奇的神色；蘇賓待他很冷淡，但是葉林娜奇異起他來。伊等候着他；爲他穿上那件在小教堂裏初次相晤的衣服；然而伊對待他那樣的從容和順，不注意的愉樂，無論誰凝視着伊，都不能想到這個女郎的命運，已然決定了一種幸福，愛情，祕密的意

識，活潑潑的顯露在伊的面上，伊那所有的舉動，在在流露出輕快和美麗來。伊代替卓雅斟茶，談諧着，閒談着；知道蘇賓將要注意着伊，殷沙洛夫也不會戴上假面，也不會裝出冷淡的神色，仍舊和從前一般。伊果然未曾猜度錯了，蘇賓的眼睛，永遠不離開伊，殷沙洛夫極其靜默，這天晚間鬱悶的非常，葉林娜覺得自己達到那樣的幸福，想着去激動他。

伊忽然問他道：『唔，怎樣了你的計畫進行了罷！』

殷沙洛夫慌亂起來。

他說道：『什麼計畫呢？』

伊答道：『你忘了嗎？』面上向他露出微微的笑容，只有他一個人能夠曉得這種幸福微笑的意識，——『你那爲俄國人用的保加利亞的文選呢？』

尼古拉阿戚米赤從牙縫裏迸出幾個字道：『何等的虛僞！』

卓雅坐在大琴的傍邊。葉林娜微聳了聳肩，向殷沙洛夫施了個眼色，看

着門兒，意思是想令他回家似的。後來伊每過一會，用手指敲一下桌子，一共敲了兩次，凝視着他。他理會出伊命他過兩天相晤，當伊看出他了解伊的時候，伊很快的微笑了笑。殷沙洛夫站起來，告辭，覺得自己微有些不適。庫爾拿托夫司奇走來。尼古拉阿威米赤跳起來，右手舉得高過了頂，輕輕的放在祕書長的手心裏去。殷沙洛夫想着觀察自己的敵人，又稍爲逗留了一會。葉林娜悄悄的，很狡猾的搖了搖頭，主人不願意給他們互相紹介。殷沙洛夫走了，和葉林娜還交換了一回末次的眼光。蘇賓沉思着：和庫爾拿托夫司奇作起法律問題劇烈的爭論來，他對於這個沒有一些的思慮。

殷沙洛夫整整的一夜未曾睡去，晨間覺得自己不健康起來；然而他仍舊整理自己的文件和信稿。到了午餐時候，發起燒來，一些食物也未曾下嚥。到了夜間，熱度越發增高了，全身的骨節彷彿折了似的，頭內很苦惱的作

痛。般沙洛夫躺在前幾天葉林娜所坐的長椅上去；想着：『我的事已然定了，爲什麼又引到那個年老的惡人方面去？』試着睡去……但是已然被病把他束縛住了。脈跳動的非常的有力，燒的血都沸騰起來，思想彷彿一些鳥兒似的，圍繞着他。他微微的睡去。忽地驚醒了，有個人在他上面悄悄的嘻笑，微微的說話；他竭力張開了眼，蠟燭的光，彷彿小刀般射將過來……這是什麼呢？年老的檢查官，穿件蘇布的便衣束着絹帶，和他前天看見他的一般，站在他的面前……那張無牙的口兒，微聲說『喀羅林佛蓋里墨耶爾，般沙洛夫疑視着檢查官，寬了，腫脹了，長高了，已然不是個人——變成樹了……般沙洛夫應當和小狗般爬着行走。他抓住了，胸向下倒在一塊尖銳的石頭上去，喀羅林佛蓋里墨耶爾都蹲着，好像個商婦一般，喃喃的說道：『餛兒餛餠，餛兒餛餠，餛兒餛餠』——那兒流着鮮血，刀光閃閃的，使人難堪……葉林娜所有都隱在紫色的煙霧裏去了。

## 第二十五章

第二天晚間，白爾森涅夫的僕人，向白爾森涅夫說道：「有個人到你這裏來，誰認識他，大約許是個小爐匠，想着見你。」這個僕人對待主人非常的恭敬，常常有種懷疑的思想。

白爾森涅夫說道：「命他進來。」

「小爐匠」走進來。白爾森涅夫知道他是個裁縫匠，般沙洛夫寓所的主人。

他問他道：「你做什麼來呢？」

裁縫匠徐徐的轉動着腿，漸漸的揮着右手，三個手指揪着袖口，說道：「我到先生這裏來，因為我們寄居的人，誰能夠知道他，病的非常沉重。」

「般沙洛夫嗎？」

「大約許是他，我們寄居的人。誰知道他，昨天從早晨起還好好的，晚間

只要水喝，我們的主婦遞給他水，夜間響了一聲我們聽着以爲是隔壁呢，今天早晨已然不能說話，橫躺在那裏，上帝沒有熱氣了。我想，誰知道他，大約許死了，看了看；想着應當令地面知道。因爲只是他一個人；主婦向我說：『去罷，你往別墅裏去，找個人也；許他給你說來，他自己就來了。』因此我到你這裏來，因爲我們不能……』

白爾森涅夫拿起外衣，把一個盧布遞在裁縫匠的手裏，立刻同着他往沙洛夫的寓所裏去。

他看見般沙洛夫沒有脫了衣服，暈倒在長椅子上。面容變得非常的可怕。白爾森涅夫立刻命主人和主婦給他脫了衣服，把他放在床上，自己到醫生那裏請醫生去。醫生開了一個藥方，水蛭，膏藥，甘汞，命把血放出些兒來。」

白爾森涅夫問道：『他危險嗎？』

醫生答道：『很危險的，這是極利害的肺炎；肺炎要完全發作起來，也許腦筋裏受了驚恐，因為他的主觀很幼稚的。現時他的力量和他的意向相反。這已然晚了，但是我們只本着學術竭力的作去。』

醫生還很年輕的，所以很信任學術。

白爾森涅夫夜間住在那裏。主人和主婦現出仁愛並且很敏捷的舉動，好像是剛找着個向他們說，應當如何作的人來。副醫生走來，開始醫治，詢問起來。

到了早晨，殷沙洛夫清醒了幾分鐘，認出白爾森涅夫，便問道：『大約我是病了罷？』用那昏朦，遲鈍，疾病，痛苦的，懷疑的眼光，向自己周圍看了看，又輕輕的睡去。白爾森涅夫回到家裏，換了衣服，取了幾本書，又回到殷沙洛夫的寓所裏去。當初他就決定遷徙到他這裏來。用圍屏擋着他的床，在長椅子傍邊，給自己收拾出一塊不大的地方來。這天不愉快，不迅速的經過



去。白爾森涅夫僅只逢着吃飯的時候，纔離開他。到了晚間，燃着一枝帶罩子的蠟燭，讀起書來。周圍靜極了。只聽見主人隔壁後面謹慎的低語，打呵欠，嘆息的聲音……其中有個人，打了個噴嚏，大家便小聲罵起他來，屏風後面發出苦惱，不平均，呼吸的響聲，間或被短的呻吟，和頭在枕上很愁苦的轉動的聲音所隔斷了……白爾森涅夫發生了種奇異的思想。他看見屋子裏這個人，生命懸在一條細絲上，這個人就是他所知道愛戀葉林娜的那個人……憶起蘇賓追趕他，告訴他，伊愛戀他——白爾森涅夫——的那天夜間來！然而現時……詢問自己道：『現時我怎樣做呢？葉林娜知道他的病嗎？等一等嗎？這種消息比較我向伊告訴命運如何，把我弄成第三人介在他們中間的時候，還要憂愁呢！』他決定最好等一等兒。他的眼光注射在堆着文件的桌子上去……白爾森涅夫想道：他實行自己的計畫了嗎？莫非全打消了罷？可惜他很年青的，便要戕喪生命，他給自己一句話便可以救了……

夜間非常的不好。病人發出許多的囁語來。白爾森涅夫從自己的椅子上起來了好幾次，顛起腳趾頭，走近床前，很憂愁的聽着他那不明瞭的囁語。般沙洛夫只突然很清晰的說了一次：『我不願意，我不願意，你不應當

……』白爾森涅夫不由得戰慄起來，凝視着般沙洛夫他那面容現出極痛苦的神色，同時面色動也不動和死了的一般，雙手也很衰弱的放在那裏；……隱約聽得他重復說道：『我不願意。』

醫生早晨來了，搖了搖頭，又開了個藥方。戴上帽子，說道：『距離危險還很遠呢。』

白爾森涅夫問道：『若是危險以後呢？』

『危險以後嗎？將要二倍的發作。』

醫生走了。白爾森涅夫在街上走了許多次，他很需要新鮮的空氣。回去以後，又拿起書來。他早已把拉烏米爾告終了，現時研究哥羅特(Trots)

呢。

門忽然輕輕的響了一聲，主婦的女兒把頭伸進屋裏來，按着平日的習慣，上面蒙着一方手巾。

伊微聲說道：「——這裏——那時那位女郎給了我一角錢……主人女兒的小頭，突然隱去，葉林娜在伊那地方上出現了。」

白爾森涅夫彷彿蜂螫了似的，跳起來；然而葉林娜也不說話，也不喊叫……好像伊在這一瞥裏，把所有的都曉得了。伊那面色越發青白起來，走近屏風看了看他們，把手拍了一下，呆在那裏。過了一會，伊往殷沙洛夫身傍倒去，但是白爾森涅夫攔住了伊，用那顫抖的聲調說道：「你這是做什麼？你可以把他害了呢！」

伊搖晃了搖晃。他把伊引近長椅子傍邊扶着伊坐下去。

伊凝視着他的臉兒，後來看了他一眼，站在地板上面。

伊很冷淡，從容的問道：『他將要死了嗎？』使得白爾森涅夫驚愕起來。

他說道：『上帝葉林娜尼科拉夫娜你這是怎樣了，他真病了——極其危險

……然而我們要救他，我對於這個可以給你保證的。』

伊仍舊和第一次似的，問道：『他失了知覺了嗎？』

『是，現時他睡着呢……這一類的病，永遠開始是這樣的，但是這並沒有什麼，我敢給你保證的，你喝些水罷。』

伊抬起眼睛來，看着他，他曉得伊未曾聽見他的答話。

伊仍舊用以前那種冷淡，從容的聲調說道：『若是他要死去那我也就要死了。』

這時般沙洛夫微呻了一聲；伊吃了一驚，扶着自己的頭，後來解開了帽帶。

白爾森涅夫問伊道：『你這是做什麼呢？』

伊沒有答覆他。

他重復說道：『你要做什麼呢？』

『我留在這裏。』

『怎樣……很久嗎？』

『我不能知道，也許整整的一天，一夜，永遠……我是不知道的。』

『上帝，葉林娜尼科拉夫娜你甦醒了罷。我的確是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在這裏看見你；然而我究竟……忠告你，請你在極短的時間往這裏來。你也曉得，家裏可以把你捉住的……』

『什麼？』

『他們將要尋覓你……將要找着你。』……

『什麼？』

『葉林娜尼科拉夫娜你看……現時他不能保護你。』

伊垂下頭，好像沉思似的，把手巾置在脣邊，顫抖着，突然從伊那胸間發出

拘攣的哭泣來……伊把臉兒放在椅子上，竭力把他隱蔽起來，然而伊的全體抬高了，顫動着，彷彿剛捕着了鳥兒。

白爾森涅夫安慰伊道：葉林娜尼拉夫娜……上帝……」

忽然聽見殷沙洛夫的聲音，說道：「啊？那是什麼呢？」

葉林娜站直了，白爾森涅夫驚得呆了……過了不多一會，他走近牀前。

殷沙洛夫的頭仍舊很孱弱的枕在枕頭上；眼睛緊緊的閉着。

葉林娜小聲道：「他說的是囈語嗎？」

白爾森涅夫答道：「那一定了，然而這沒有什麼要緊；這個也是永遠是這樣的，若是……」

葉林娜插言道：「他幾時病的呢？」

「前天病的；從昨天起我就在這裏。」葉林娜尼科拉夫娜你委託了我罷。我決不能離開他；各種的方法都要施用起來。若是有什麼要緊的時候，

我們再一同商議。」

伊彎過手來，說道：「他沒有我就要死了。」

「我可以每天把他病的情形通知你，若是到真危險的時候……」

「你可以向我宣誓，無論晝夜，你立刻叫我去；寫封信直接交給我……我現時覺得都是一樣了。你聽見了嗎？允許我那樣作嗎？」

「當着上帝，我允許你。」

「請你宣誓。」

「我宣誓了。」

伊忽然執着他的手，他還沒有來得及把手縮回來的時候，伊已然把嘴唇湊在他的手上去。

他囁囁着說道：「葉林娜尼科拉夫娜……你這做什麼呢？」

殷沙洛夫斷斷續續含糊的說道：「不然……不然……不然……不應當……長嘆」

了一聲。

葉林娜走近屏風前面，把手巾置在唇上，凝視了病人好久，靜默的淚珠，順着伊那頰上流下來。

白爾森涅夫向伊說道：「葉林娜尼科拉夫娜他可以甦醒了，將要知道你；只有上帝知道；這個的好壞了。因此我一點鐘一點鐘的盼望着醫生……」

葉林娜從椅子上拿起帽子，戴在頭上，又站住了。眼光很憂愁彷徨無定的，看了屋子一週。現出伊憶起……

後來伊小聲說道：「我不能走開。」

白爾森涅夫握着伊的手說道：「請鼓舞起精神，放心罷；你把他委託我看護得了。今天晚間我往你那裏去。」

葉林娜看了他一眼說道：「啊，我那仁愛的好友！」哭泣着走出去了。

白爾森涅夫倚在門上，心裏發生了種悲慘，愁苦，沒有什麼喜悅的感覺。



想起『我那仁愛好友』的一句話來，把肩聳了聳。

聽見般沙洛夫的聲音說道：『誰在這兒呢？』

白爾森涅夫走到他的面前，說道：『得米特里尼卡諾羅維赤，我在這裏。你要作什麼？覺得自己怎樣了呢？』

病人問道：『一個人嗎？』

『一個人。』

『那麼伊呢？』

白爾森涅夫稍爲現出些驚駭的神色，說道：『伊是誰呢？』

般沙洛夫不言語了。——他小聲說道：『列階德』又把眼睛緊緊的閉起來。

## 第二十六章

般沙洛夫在那昏迷的景象裏，整整的經過了八天。醫生常常的過來，彷彿

佛青年似的，對於病重的人，非常的熱心。蘇賓聽見殷沙洛夫情形危險，也過來訪問他；他的些同國人——保加利亞人——到他這裏來，白爾森涅夫認得其中兩個容貌奇異的人，喚起自己在別墅被他們突然訪問的驚愕的感覺來；他們都現出真實關心的神色，有些個還和白爾森涅夫說，代替他在病人床邊看護；但是他憶起對於葉林娜的約言，便謝絕了。他每天都看見伊，悄悄的通知伊，——有時當面說，有時寫封短信，——都是病勢詳細的情形。伊聽着他，詢問他，露出精神頹喪的神色，期望着他，伊想親身經殷沙洛夫那兒去；但是白爾森涅夫懇求伊，不要有這種舉動；殷沙洛夫一個人很好的。伊知道他病了的第一天，自己幾乎也沒有病了；剛一回來，就把自己關在自己的屋子裏；但是大家請伊吃飯去，伊來到飯廳，面上的神色，使得媞媞瓦西梨娜異常的驚愕，想着必須使伊躺在床上去。然而伊勉強克制住自己，安慰自己道：『若是他死去，那我也就不生存了。』這種思想使得伊安寧了，賦與伊

能力現出冷靜的神色來。但是無論誰對於伊，都不是十分的驚愕；婀娜瓦西梨娜與高彩烈的談論個不休；蘇賓露出憤怒的神色，在那兒工做；卓雅很憂鬱的誦讀威爾威爾（Вепреп）尼古拉阿威米赤極不滿意『學生』（Школьник）屢屢的訪問；只想念着庫爾拿托夫司奇，這位實踐的祕書長，一些也不疑惑，只在那兒等着。葉林娜對於白爾森涅夫的勤勞，一些也不致謝，因為伊很苦惱的，羞愧去致謝。有天第四次和他相晤，般沙洛夫夜間經過的很險惡，醫生諷示開醫生的協議，只是這一次，伊使他憶起他的誓言來。他向伊說道：『唔，到了那時候，我們就走。』伊站起來穿衣服去。他說道：『我們再等到明天罷。』到了晚間，般沙洛夫病勢減輕了。

這種試驗繼續了八天。葉林娜現出從容靜默的樣子，但是一些食物也不能下嚥，夜間不能安眠。全體痛的非常，好像有種乾燥，炎熱的濃霧，充滿了伊的頭中。伊那侍婢談論伊道：『我們姑娘彷彿蠟燭似的，將要溶化了。』

後來第九天的時候，病勢已然轉輕了。葉林娜坐在客廳婀娜瓦西梨娜傍邊自己，也不曉得做的些什麼，給伊讀『莫斯科新聞』白爾森涅夫走進來。葉林娜看了他一眼，何等的迅速，卑怯，敏捷驚愕，每次伊一看見他，總要用那驚愕的眼光看他一眼，立刻猜着他，載得好消息來了。他微笑了笑，抱頭向伊微點了一下，伊站起來歡迎他。

他向伊小聲說道：『他甦醒了，得救了，再過一個禮拜就要復元了。』

葉林娜伸長了手，彷彿避開那種打擊，一句話也沒有說，只伊那嘴唇顫動着，面上泛出鮮紅的顏色來。白爾森涅夫同婀娜瓦西梨閒談着，葉林娜跑在自己的屋子裏，跪下祈禱着，感謝上帝……愉快，晶瑩的淚花，從伊那頰上流下來。伊忽然覺得極其疲倦，頭倚在枕上，微聲說道：『可憫的安得烈，彼得羅維赤』便輕輕的睡去，眉毛和雙頰還潤溼着呢。伊早已未曾睡眠，未曾哭泣了。

## 第二十七章

白爾森涅夫的話有幾分見效了；危險已然經過去了，然而殷沙洛夫的力  
量，恢復的很慢，醫生時時說激烈的，平常的各種機關的運動。病人漸漸的  
離了床，在屋子裏走起來；白爾森涅夫遷回自己的寓所裏去；但是每天還到  
自己虛弱朋友的寓中；每天仍舊通知葉林娜他那健康的情形。殷沙洛夫  
不敢給伊寫信，只簡接和白爾森涅夫的談話裏，暗示着伊；白爾森涅夫却裝  
出冷淡的樣子，向他述說自己到司塔霍夫家裏訪問的景況，但是竭力使他  
曉得葉林娜異常的憂愁，現時伊也寧靜了。葉林娜也不給殷沙洛夫寫信；  
伊的腦筋裏存了種別的思想了。

有天白爾森涅夫面上現出愉快的神色，只通知伊醫生已然允許殷沙洛  
夫吃肉丸子，看來他的確將要好了，伊沉思着垂下頭去……

伊說道：『你猜一猜，我要和你說什麼呢？』白爾森涅夫慌亂起來，他深知

道伊。便瞧着別處答道：『大約你想着和我說，你希望去見他。』

葉林娜面色泛紅起來，勉強聽得伊說出個『是』字。

『那怎樣呢？我想你這是很容易的。』他想到：『唉！我心裏是種何等厭惡的感覺。』

葉林娜說道：『你想着說，以前我已然……然而我恐怕……你將要說他一個人在那裏好。』

白爾森涅夫依舊不看着伊抗聲道：『這並不難於做到。許要知道，我不能預先告訴他，但是請把信給我罷。誰能夠禁止你對於他，彷彿極好的朋友，很關心的通信呢？你告訴他……就是給他寫信，告訴他，你幾時往他那裏去。』

葉林娜小聲說道：『我很羞慚的。』

『請把信給我，我交給他。』

『這沒有什麼要緊，我却想問你……你沒有惱怒我罷，安得烈彼得羅維。』

赤……明天你不往他那裏去罷！

白佛森湮夫噙着嘴唇。

「啊！我曉得了，很好，很好。」他連着說了三兩次，很快的走了。

「這個比較的好，這個最好。」他想着，急忙回家去。我一些新的也不知道，但是這個比較的好。我黏附在別人家的麪包上，做什麼呢？我一些也不懊悔，這是良心命我作的，但是現時已然足了。棄了他們罷！父親沒有和我白說：「我們和你不是奢侈家，不是貴族，不是命運和自然的愛子，並且還不是烈士，我們只是個勞動家。」穿起自己皮製的圍裙，在自己黑暗的工廠裏，作自己的工做，隨意日光照耀在別人身上去，在我們這黯淡的生活裏，也有自己的驕傲，自己的幸福。」

第二天早晨，殷沙洛夫得到由城中郵政局送來的一封短信，是葉林娜寫給他的，寫着：「等着我，謝絕所有的人。安得烈彼得羅維赤不來了。」

## 第二十八章

殷沙洛夫讀完葉林娜的信，立刻把自己的屋子收拾齊整了，請主婦把裝藥的玻璃瓶子拿出去，脫了便衣，穿上禮服。由於喜悅，虛弱，頭暈起來。心也跳動個不住。雙足也虛軟了，坐在椅子上，凝視着時計。自語道：『現時十一點三刻，十二點以前，伊是無論如何不能來的；我將要在這一刻鐘裏想另外一件事情，然而我又想不起來。十二點鐘以前，伊無論如何不能……』

門呀的一聲開了，青白色，美麗，年青，幸福的葉林娜穿件薄的絲製的衣服，走進來，發出種微弱喜悅的呼聲，撲在他的胸前。

伊撲抱着，撫着他的頭，說道：『吾愛，你好了罷。』他癡在那裏，由於極近的心接觸，幸福，喘息起來。

伊坐在他的傍邊，靠着他，用那果敢，親愛，溫和的眼光，凝視着他，這種眼光是一些婦女可愛的眼睛裏，纔能射出來呢。



伊那面上突然現出憂愁的神色來。

伊用手撫着他的脖子，說道：「我那可憐的得米特里，你如何這樣瘦呢，怎麼鬍子也長出來了呢！」

他吻着伊的手指，答道：「我那可憐的葉林娜，你也瘦了。」

伊很愉快的，把散髮搖動了搖動。

「這沒有什麼。你看，我們都要復原了。彷彿我們那天在小教堂相晤時所遇見的雷雨來了，已然過去了，現時我們將要生活了！」

他只微笑了笑答覆伊。

「啊，這是些什麼樣的光陰，得米特里！這是些何等嚴酷的日子！這些人如何願意令自己所戀愛的人長生！每次我都能預先知道安得烈彼得羅維赤告訴我的些什麼的，確是我的生命，和你一同起落。得米特里！祝你的健康！他不知道，和伊要說什麼。想着跑在伊的面前去。」

伊把他的頭髮推在後面去，繼續說道：「我還理會出來（我閑暇時候，所有這些時間，我都是多多的留意，每逢人極不幸的時候，露出種愚鈍注意的神色，追隨着從他身傍經過的人！我的確有時凝視着蒼蠅，然而他那心裏却非常的冷淡，恐怖！但是這都過去了，過去了，不是嗎？前途很光明的，不是嗎？」

般沙洛夫答道：「你爲我纔前進，爲我纔光明。」

「爲你啊，你記得那時我在你那裏的時候，不是最後的一次……」伊不由得戰慄著，重複說道：「不然，不是最後的一次！然而我們和你談論的時候，我自己不知道因爲什麼，談論起死來，那時我一些也不疑惑，死神監視着我們。但是你現時強健了罷？」

「我比較的更好了，差不多強健了。」

「你強健了，你沒有死。啊，我是如何的幸福。」

經過不久的靜默。

般沙洛夫問伊道：「葉林娜？」

「什麼，吾愛？」

「你告訴我，你腦筋裏沒有發生這種疾病是懲罰我們的思想嗎？」

葉林娜露出嚴肅的神色，凝視着他。

「得米特里，我腦筋裏發生過這種的思想。然而我想着：我因為什麼要受懲罰呢？我作過什麼樣的過惡，違反了些什麼呢？也許我的良心不和別人的一樣，但是他很靜默的，或者也許是我有違反你的過惡嗎？我妨害你，我留阻你……」

「葉林娜，你沒有留我，我們是一同要走了。」

「是得米特里，我們一同出發，我跟隨着你……這是我的本分。我愛戀你……別的本分，我是不知道的。」

般沙洛夫說道：「啊，葉林娜，你這每一個字裏，有種什麼樣的堅牢的鎖鏈，

置在我的身上！

葉林娜說道：「爲什麼說起鎖鏈來呢？我們和你都是自由的人。伊露出沉思的神色，凝視着地板，仍舊用一隻手理着他的頭髮，繼續說道：「我近來試驗了許多次，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曉得爲什麼！若是有個人告訴我，我是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姑娘，一個人借着各種的原故，從家裏走出來，往那裏去呢！往青年的寓所裏去——我覺得是何等的憤懣！這個若全告成功，那我就不覺得一些的憤懣，上帝！」伊說着，回身向着般沙洛夫。

他露出崇敬的神色，凝視着葉林娜，伊徐徐的把手從他的髮上放到他的眼睛上去。

伊又說道：「得米特里，莫非你不知道，我看見你躺在那可怖的床上，沒有知覺，快要死去了……」

「你看見我了嗎？」

「是。」

他不言語了。——「白爾森涅夫在這裏嗎？」

伊點了點頭。

般沙洛夫轉身向着伊，微聲說道：「啊，葉林娜！我不敢疑視你。」

「這因為什麼呢？安得烈彼得羅維亦是那樣一個慈善的人，我對於他一些也不害羞。有什麼可害羞的呢？我準備着告訴全世界的人，我是你的……我信任安得烈彼得羅維亦彷彿兄弟一般。」

般沙洛夫大聲說道：「他把我救出來，是個最溫和，最善良的人！」

「是……：你知道，我對於他有種約束嗎？你知道，他第一個告訴我，你愛我嗎？若是我能把所有的都開放了……：是，他是個溫和的人。」

般沙洛夫留神凝視着葉林娜。——「他很愛你，是不是呢？」

葉林娜低垂下眼睛，小聲說道：「他愛戀我。」

殷沙洛夫牢牢的握着伊的手，說道：「啊，你們是俄國人，你們有純潔的心，他看護着我，夜間都不睡去……你是我的安琪兒……沒有一些非難，沒有一些躊躇……這都是爲我……」

「是，這都是爲你，因爲他們愛你。啊，得米特里！這是何等的奇異！我大約許已然給你說過這個了——然而這都一樣，我很喜歡重說一遍，你一定也很喜歡聽的，我第一次看見你的時候……」

殷沙洛夫插言道：「爲什麼你的眼睛裏含着淚花呢？」

「我嗎？眼淚嗎？——伊用手巾拭去眼淚。——啊，愚人！他還不知道，這是由於幸福哭泣的呢。我想着說，我初次看見你的時候，我並未曾看出你有一些特質。我記得當初，雖然我無論什麼時候一些也不愛戀蘇賓，然而他却非常的愛我，至於安得烈彼得羅維赤呢，——啊！——我想着莫非是他的時候，那不過一霎那的光景。然而你——倒沒有什麼；因此……後來……後來……就你用

兩隻手把我的心揪住了！」

殷沙洛夫說道：「寬恕我罷……」他想着站起來，立刻又倒在椅子上去。  
葉林娜急忙問道：「你怎樣了？」

「沒有什麼要緊……我還有些虛弱……我還無力承受這種幸福呢。」  
「那麼就靜靜的坐着。請你不要說話，不要感傷。」伊說着，用手指去強迫着他。「爲什麼你把你的便衣脫了呢？你這樣裝飾還嫌有些早呢！坐下，我給你述說些故事。你聽着，不要說話。病後多說話，是很有害的呢。」

伊起首向他談起蘇賓，庫爾拿托夫司奇，最後兩星期中伊所作的事情，按着報紙上所載的決定戰事之不可倖免，並說他只要完全痊愈了以後，立刻就應當不要耗費光陰，思想出發的方法……伊述說着這些，同他並排坐着，倚在他的肩上……

他聽着伊述說，聽着，那個人面色一會更爲青白，一會越發的紅了……他

有好幾次想着止住伊，忽然直立起來。

他用那奇異，嚴厲的聲調，向伊說道：「留下我，你去罷。」

伊很驚愕的說道：「什麼？」又急忙說道：「你覺得自己很不舒服嗎？」

「沒有……我很好的……但是請你離開我走罷。」

「我不了解你，你要驅逐我嗎？」……他從長椅子上站起來，差不多把身體彎到地板上去，把唇湊在伊的足上，伊忽地說道：「你這是做什麼呢？不要做這個，得米特里……得米特里……」他站起來。

「那麼你就離開我罷！你看出來嗎，我病的時候，知識還未曾立即消滅，我知道我將要死了；並且陷入於那炎熱，囁語裏去，我明白，我很昏亂的覺得，死神向我走來，我和生命，和你，和所有的人告辭了，和希望離別了……忽然這種復活，這種黑暗，以後的光明，你……你……挨着我，我有……你的聲音，你的呼吸……這個高於我的能力，我覺得我非常的愛你，我聽得你喊叫我，我



無論因為什麼，也不答覆你……去罷！」

「得米特里……」伊低聲說着，把頭藏在他的肩上去。伊現時纔曉得他。他繼續說道：「葉林娜，我愛戀你，你也知道這個，我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給你……為什麼你現時到我這裏來，這時我很虛弱的，這時我不能克制住自己，這時我的血都沸騰了……你是我的妻子，你說……你愛戀我……」

「得米特里！」伊重復說着，面紅起來，越發緊緊的倚靠着他。

「葉林娜，請憐憫我罷，——你走罷，我覺得我能够死了——我不能克住着這種突發了……我的靈魂都傾向於你……你想，死神幾乎沒有把我們分開……現時你在這裏，你在我的懷抱裏……葉林娜……」

伊全身戰慄起來。隱約聽得伊說：「那麼你把我拿去罷……」

## 第二十九章

尼古拉阿戚米赤皺着眉頭，在自己的書房裏走來走去。蘇賓蹣跚着腿，坐

在窗戶傍邊，靜靜的吸着紙煙。

他揮揮煙灰，說道：請你不要從這個牆角到那個牆角的來回的走了。我只等候着你述說，我追隨着你——我的脖子都痛了。因為在你的姿勢裏，含着種努力的，戲劇的樣子。

尼古拉阿咸米亦答道：「你永遠是談諧。你未曾到了我這種景况裏去，你不曉得，我對於這個婦人，已然慣熟，親愛的非常，伊一離開我，我是很苦惱的。已然十月了，冬天將要來了……伊在列威能做什麼呢？」

「應當去織襪……給自己織襪；給自己——不是給你。」

「笑話，笑話；我告訴你，我不知道有這樣類似的婦人。伊很正直廉潔的……」  
蘇賓問道：「伊催促期票來嗎？」

他提高了噪音，重復說道：「伊很廉潔的——這也很奇怪，他們告訴我，世界上有無數的婦人；然而我說：請你們給我述說這些婦女：表示出這些婦女來，

我說：這些婦女——不過是給我們陳列的貨樣！不要說了，那有多麼的厭惡。」

蘇賓說道：「你真是個雄辯家，和皮法哥爾(Πειθαγορας)一般。你不知道我對於你的忠告嗎？」

「什麼？」

「阿夫固司秦赫里司琪諾夫娜回來時候……你曉得我嗎？」

「是什麼呢？」

「你看見伊的時候……你追究我這種思想的進步嗎？」

「是是。」

「請你試一試征服伊，從這裏面將要發生出什麼來呢？」

尼古拉阿威米赤露出憤懣的神色，轉過身去。

「我想着，他給我進一種什麼樣的好忠告呢。希望他什麼呢！藝術家，沒

有規則的人……」

「沒有規則！這是你那寵愛者庫爾拿托夫司奇先生所說的話，他是個有規則的人，昨天他贏了你一百盧布，你大約也承認這不喜歡了。」

「什麼？我們這是商業的賭勝。我一定能期望着……但是在這個房子裏，他們都不很敬重他，……」

蘇賓說道：「他想着什麼呢，那兒也不行！他是我的丈人嗎——這還隱藏在命運的洞裏，然而好人可不取一百盧布的賄賂。」

「丈人！什麼樣的丈人呢？先生，你作夢罷。所有其餘的女郎，一定是喜歡那樣求婚的人。你自己想一想，自己若是聰明活潑的人，在這兩省裏便沒有什麼困難了。」

蘇賓說道：「也許惹起那一省的省長的注意。」

「那是可以的，實驗家，法律家……」

蘇賓又說道：「鬪的牌還很好呢。」

『鬪的牌倒是很好。然而葉林娜尼科拉夫娜……莫非能夠明白伊嗎？我很希望知道，那兒有個人能夠曉得伊願意什麼？伊有時高興，有時就憂愁了；忽然不看着伊，就那樣的瘦了，忽地又痊癒了；這都是些沒有明瞭的原因……』

有個不很美麗的僕人，走進來，拿着杯咖啡，託着個盤子，裏面放着麵包和乳油壺。

尼古拉阿戚米赤拿起一片麵包，搖晃着，繼續說道：『父親喜歡那求婚的人，女兒對於這個能怎樣呢！這在以前質樸的時代，是很好的，現時我們却都變更了。女郎們無論同誰談話，都是很可以的，隨意去讀書，沒有僕人，沒有侍婢，一個人就彷彿在巴黎似的在莫斯科城中去遊行。前幾天我問葉林娜尼科拉夫娜在那裏呢？大家說出去了。往那裏去了呢？不知道，這是什麼——規矩嗎？』

蘇賓說道：「請你把這杯咖啡取下，命僕人出去罷。」又用那小聲說道：「自己說就是了，不應當當着僕人。」

僕人抬起眼睛來，看了蘇賓一眼，尼古拉阿威米赤取出咖啡杯給自己倒出些乳油，取了十片麵包。

僕人剛出去，他便說道：「我想着說，我在這個房子裏，一些也不知道。因為我們那時候，都講究外表：有些人很愚蠢的，越發去克制自己——衆人一定要尊敬他；若是另一個人有才能，這種才能能夠……能夠得着莫大的利益，然而是很謙讓的……」

蘇賓細聲問道：「尼古拉阿威米赤你是政治家嗎？」

尼古拉阿威米赤說道：「得了，你忘了吧：我給你個新的證明，我在這個房子裏一些也不知道。」

蘇賓把身體伸了伸，說道：「婀娜瓦西梨娜壓迫着你……可憫的人啊，尼

古拉阿威米赤我們和你都很有過錯的最好，你給婀娜瓦西梨娜準備些禮物，不久伊就過生日了，你知道伊對於你何等的注意呢。」

尼古拉阿威米赤急忙答道：「是，是，我很感謝你提醒我。怎樣呢，怎樣呢；這是一定的。我有一些飾物，是條項鍊，前幾天由羅曾司特拉烏賀 (Розетт. Прык) 買來的；只是不知道合適嗎？」

「莫非你這個是爲列威里住居的婦人買的罷？」

「那是……我……是……我想……」

「唔，那時，一定是很合宜的了。」

蘇賓從椅子上站起來。

尼古拉阿威米赤很和藹的凝視着蘇賓問道：「巴夫勒雅科夫里赤，今天晚間我們往那裏去呢？」

「大約你是往俱樂部去罷。」

「俱樂部出來……俱樂部出來呢？」

蘇賓又把身體伸了伸。

「不然，尼古拉阿戚米赤，明天我得工做呢。下一次罷——他便走出去。」

尼古拉阿戚米赤皺着眉峯，在屋子裏走了兩遍，從寫字台裏取出一個天鵝絨的匣子來，裏面盛着項鍊，他凝視了好久，用細絹拂拭了一番，然後坐在鏡子前面，竭力去梳理自己濃厚的黑髮，面上露出嚴肅的神色，頭向左右的歪着，眼光沒有離開髮上的分線。有個人在他的背後嗽了一聲，他回過頭去一看，原來是剛纔給他拿咖啡的僕人。

他問道：「你做什麼呢？」

僕人露出些嚴肅的神色，說道：「尼古拉阿戚米赤，你是我們的主人。」

「我知道：下面怎樣呢？」

「尼古拉阿戚米赤，你不要怒我，我從小時候就給你服務，知道應當熱心。」



對待主人……」

「什麼事呢？」

僕人在那裏躊躇起來。

他說道：「你允許我說——你不知道，葉林娜尼科拉夫娜往那裏去了嗎？我已知道這個了。」

「愚人，你想毀傷什麼呢？」

「那都是你的自由，不過我四天以前，看見伊走進一處房子裏去。」

「那裏呢？什麼？什麼樣的房子呢？」

「在波瓦爾司奇附近的一條衚衕里。離這裏很近。我問了問看門的人，你們這裏住的些什麼人。」

尼古拉阿戚米赤頓着足，說道：「愚人，不要說了，你如何這樣大膽呢？……葉林娜尼古拉夫娜按着伊那仁愛的性情，一定是訪問貧窮的人，你却……」

「愚人，出去罷！」

驚駭的僕人，向門外走去。

尼古拉阿威米赤喊道：「站住！看門的人向你說了些什麼呢？」

「他什麼也沒有說。他說……學生……」

「愚人，不要說了！愚人，你聽着，大約你許是在夢裏和誰說過這個罷……」

「請寬恕我……」

「不要說了！若是你要說……若是無論誰……若是我知道……你就在

我這裏找不到一個位置了！聽見了嗎？去罷！」

僕人走出去了。

「上帝！」——尼古拉阿威米赤一個人在那裏想道：「上帝這是什麼意思

呢？這個愚人對我說的些什麼呢？啊？應當知道，這是什麼樣的房子，誰住在裏

面。我親身看去。以後能發見什麼呢……這個僕人！何等的屈從。」

尼古拉阿威米赤高聲重復說道：「這個僕人！」把項鍊收在寫字台裏，往婀娜瓦西梨娜那裏去。看見伊頰上纏繞着布條，躺在被子裏。但是伊那苦痛的形狀，使得他受了莫大的刺戟，很快的流出眼淚來。

### 第三十章

彼時潛伏於東方的危機，發動起來。土耳其向俄國宣戰；奪去王國的期限，已然過去了；距離西諾堡（Синоцкiй городъ）的日期，也不遠了。殷沙洛夫接到近來的信，懇求他急速回到祖國去。他的病體還沒有十分復原，咯咯的嗽着，覺得自己依然有些虛弱，病勢微轉到瘡疾方面去。然而他差不多永遠不在家裏，他的靈魂燃燒起來，正然顧不到病勢的如何，不住得在莫斯科城中奔走，祕密的訪問各種的人物；整夜的抄寫，整日的奔馳；告訴主人，將要出行了，預先把粗笨的木器，贈給了主人。葉林娜這方面也準備着出發。有天陰雨的夜間，伊坐在自己的屋子裏，縫着手巾邊兒，露出憂愁的

神色，凝神聽着風的吼聲。伊的侍婢走進來，告訴伊父親坐在母親的寢室裏，喚伊到那裏去呢……侍婢當葉林娜出去的時候，微聲說道：『媽媽啜泣着，父親生氣呢……』

葉林娜微聳了聳肩，走進婀娜瓦西梨娜的臥室裏去。慈善的母親，坐在椅子上，嗅那洒着香水的手巾；尼古拉阿戚米赤站在火爐的傍邊，鈕扣全扣着，高的硬領帶，漿得很硬的領子，現出自己那議會演說家的姿勢來。現出演說家的舉動，用手指着自己的女兒，坐在椅子上去，伊不明白他的舉動，露出詢問的神色，凝視着他；然而他也不回過頭來，用那適宜的聲調說道：『請你坐下。』（尼古拉阿戚米赤永遠對於妻子稱您（Сы），對於女兒——遇着特別的時候纔用呢。）

葉林娜坐下去。

婀娜瓦西梨娜哽咽着，醒了醒鼻涕。

尼古拉阿戚米赤把右手置在禮服

的邊兒上。

他靜默了一會，說道：『葉林娜尼科拉夫娜，我叫你來有些和你談論的事，或者可以說，要求你解釋一樁事情。我對於你很不滿意，簡略的說；就是你的行爲，使得我——和你的母親，都是很苦惱，羞辱的……你看，你母親在那裏呢。』

尼古拉阿威米赤的聲調，很低微的。葉林娜很靜默的凝視着他。後來又看着婀娜瓦西梨娜，面色青白起來。

尼古拉阿威米赤又說道：『從前女兒們，不許自己很驕傲的凝視着自己的父母，——父母的權力，可以使得那逆子戰慄。然而有許多人想着，可惜這種時代已然過去了；但是法律還存在着，是不能允許的……不能允許的……法律還存在呢。請你注意這個，法律還存在呢。』

葉林娜說道：『父親，但是……』

「請你不要插言。我們再回想到以前去。我們和婀娜瓦西梨娜履行自己的義務。我們同婀娜瓦西梨娜對於你的教育，無論金錢，無論心神，一些也不可惜。你從這些心神裏，這些金錢裏，得到什麼樣的益處——這是另一個問題：但是我有權利去思想……我們和婀娜瓦西梨娜有權去思想，你應當遵守那種善良的規矩——我們對於你，對於我們那獨一的女兒……我們是再三囑咐你，使你明瞭這個。我們有權去想，無論什麼樣的新觀念，都不能對於那種神聖的遺言，稍為有些變動。這作什麼呢？我已不說你那裏輕率的本來的性質，和你那年齡……然而誰想到你忘了那個呢……」

葉林娜說道：「父親，我知道你想着說什麼……」

尼古拉阿威米赤大聲說道，「不然你不知道我要說些什麼！」他突然把他那議院演說家嚴肅的神色，流利的言詞，低微的音調，變更了，說道：「大膽的女郎，你是不知道的……」

婀娜瓦西梨娜囁嚅着說道：「上帝，尼古拉，你使得我苦痛。」

「婀娜瓦西梨娜，不要向我說，我使得你苦痛！你不能夠給自己表示出來，立刻你就可以聽見了！我預先告訴你，你準備着難以忍耐罷！」

婀娜瓦西梨娜癡在那裏。

尼古拉阿威米赤，向着葉林娜繼續說道：「你不知道，我要給你說些什麼！」

伊說道：「我在你面前認罪了……」

「那麼以後怎樣呢？」

葉林娜繼續說道：「我在你面前認罪，因為我未曾早告訴你……」

尼古拉阿威米赤插言道：「你也知道我能用一句話破壞你嗎？」

葉林娜抬起眼睛來，看着他。

「姑娘，只用一句話，不要凝視了！（他把雙手交叉在胸前。）我問你，你知

道波瓦女司奇附近衚衕裏，裏有一所房子嗎？你往這房子裏去過嗎？（他頓着

足。可惡的女郎，答覆我，不要想着狡滑！有些人，僕人，看見過你往那裏，去到你那……」

葉林娜羞的臉紅了，眼睛也紅起來。

伊說道：「我爲什麼狡滑，我曾經往這個房子裏去過。」

「很好！婀娜瓦西梨娜，你聽，你聽，那麼你一定知道裏面住的是誰罷？」

「是，我知道的，是我的丈夫。」

婀娜瓦西梨娜不由得把眼睛睜大了。

「你的……」

葉林娜重復說道：「我的丈夫。我已然嫁給得米特里尼卡諾羅維赤般

沙洛夫了。」

婀娜瓦西梨娜勉強說道：「你嗎？……出嫁了嗎？……」

「是，媽媽……請寬恕我罷。兩個禮拜以前，我們已然秘密結婚了。」



婀娜瓦西梨娜倒在椅子上去；尼古拉阿威米赤往後退了兩步。

「出嫁了！嫁給這樣一個貧窮的，黑山國的人！貴族尼古拉司塔霍夫的女兒，嫁給個窮人，平民也沒有得着父母的同意！你想着我就這樣完了嗎？我不控告嗎？我允許你……你……把你送到修道院裏，把他判爲徒刑，加入那囚犯隊裏去，婀娜瓦西梨娜請你立刻告訴伊，取消伊的承繼權！」

婀娜瓦西梨娜呻了一聲道：「上帝，尼古拉阿威米赤。」

「這是幾時作的這件事情呢？誰和你結婚呢？在那裏呢？怎樣呢？上帝現時所有相識的人，全世界的人，將要說些什麼呢！你簡直是個無恥，虛僞的女郎，有了這樣的行爲，以後還能在父母的屋子下面生活！你也不怕……天空的雷聲嗎？」

葉林娜說道：「父親，伊從頭至尾都戰慄着，然而聲調還是非常的靜鎮。你對於我隨意作去，但是你說我是無恥虛僞的人，可是白說了。我不想着

……預先苦惱你，然而我不久將要不由得把所有的都告訴了你，因為我下禮拜就要同着自己的丈夫離開這裏了。」

「你要出行嗎？往那裏去呢？」

「往他的祖國，保加利亞去。」

「往土耳其人那兒去！」炯娜瓦西梨娜大聲說道，暈過去了。

葉林娜跑到母親那裏去。

尼古拉阿戚米赤怒着說道：「走開！」揪着自己女兒的手；「可惡的人，走開！」

但是在這時候，臥室的門兒開了，現出一個青白色的臉兒，目光灼灼的凝視着；原來是蘇賓的頭。

他大聲喊道：「尼古拉阿戚米赤，阿夫固司秦赫里司琪諾夫娜來了，喊你去呢！」

尼古拉阿威米赤露出憤怒的神色，轉過身來，用拳頭威嚇着蘇賓，站了一會，很快的從屋子裏走出去了。

葉林娜抱在母親的面前，跪着伊的膝蓋。

烏瓦爾伊宛諾維赤躺在自己的床上。沒有衣襟的襯衣，釘着大圓鈕扣，裹着他的脖子，在他那彷彿婦女的胸上，堆起許多寬濶的隨意的皺紋，好像大的扁柏十字架和聖物囊的形狀。寬大的身體上，覆着一床薄被。桌子上盛酸酒（Kvasch）的杯子傍邊，擺着一枝黯淡的蠟燭，烏瓦爾伊宛諾維赤足後的床上，坐着憂愁的蘇賓。

他露出沉思的神色，說道：「伊出嫁了，準備着出行。你的姪子喧嚷着，使得全家都聽見了；在臥室裏就爲的秘密，不意不僅只僕人和侍婢——馬夫都能夠聽見了！他現時大聲喊着，同我幾乎沒有爭鬪起來，露出父親的咒詛的樣子，彷彿狗熊拿着木棒似的，太不量力了。婀娜瓦西梨娜很憂愁的，然而女

兒的出行，比女兒的出嫁，還使得伊更爲苦惱呢。」

烏瓦爾伊宛諾維赤輪轉着手指。

他說道：「母親……」

蘇賓繼續說道：「你的姪兒用那向大主教，總督，總長，控訴的話來威嚇，然而以後伊還是得走了。誰高興害自己親生的女兒呢！憤怒着，漸漸又把尾巴垂下去了。」

烏瓦爾伊宛諾維赤說道：「沒有……道理。」喝乾了一杯酸酒。

「莫斯科城中將要發生多數什麼樣的判斷，非難，議論呢！伊也不畏懼他們……但是伊高於他們。伊要走了——往那裏去呢！並且想起來，都是很驚駭的！往那何等遙遠，何等荒僻的地方去！那裏有什麼等着伊呢？我將要看見伊，彷彿在夜間，風雪地裏，寒暑表降到零點下三十度，從旅館裏動身。和故鄉，家屬們離別；然而我很曉得伊的。伊把這裏的誰拋棄了呢？伊看見誰了？」

呢？庫爾拿托夫、奇白爾森、涅夫，我們的兄弟；這還算好一些的呢。伊可惜什麼呢？只有一樁不高興的事情，就是伊的丈夫——舌頭好像把這個字捲不出來，——聽見說殷沙洛夫略血；這是件不幸的事情。前幾天我看見他，幾乎可以立刻從他那臉兒把布魯特 (Byrtes) 描模下來……烏瓦爾伊宛諾維赤，你知道布魯特是誰呢？

「是什麼呢？不過是個人。」

「那一定是個人了。奇異的面容，却是非常的不康健。」

烏瓦爾伊宛諾維赤說道：「打仗起來……都是一樣的。」

「打仗起來，都是一樣，這話很；今天你說得非常的公平；但是生活可就不一樣了。伊想着和他在一處生活呢。」

烏瓦爾伊宛諾維赤答道：「還很年青呢。」

「倒是很年青，美妙，果敢的。然而死亡，生活，競爭，攻擊，嚴肅，愛情，自由，故鄉

……很好，很好。上帝賦與所有的人！這並不是坐在池沼裏，盡力喊着，竭力表示出那種形狀，你覺得都是一樣總得你實際上覺得實在都是一樣呢。那兒——緊張着琴弦，不是那響聲波動到全世界，便是破裂了！

蘇賓把頭垂在胸前。

經過好久靜默以後，他繼續着說道：『是，殷沙洛夫和伊倒是很相當的。

但是說這無用的話做什麼呢！無論誰都和伊不相當。殷沙洛夫：殷沙洛夫！殷沙洛夫！虛偽的謙遜作什麼呢？雖然他一直到現時，仍舊是那樣的。然而我們可以說，他是個勇敢的青年，能克制自己的人，那麼我們就是有過錯，那樣完全無用的廢物嗎？烏瓦爾伊宛諾維赤，就按我說罷，莫非我是個無用的廢物嗎？莫非上帝使我受衆人那樣的輕蔑嗎？無論什麼樣的才能，無論什麼樣的能力都沒有賦與我嗎？誰能夠知道，也許巴夫勒蘇賓的名字成爲現時很著名的名字呢？你看，你桌子上擺着個銅戈幣。誰能夠知道，也許經過一百年以後，感

謝他的後人，用這些銅給巴夫勒蘇賓鑄像去尊敬他呢？」

烏瓦爾伊宛諾維赤倚着胳膊肘，凝視着憤怒的藝術家。

他仍舊按着平日的習慣，舞動着手指說道：「這曲歌詞很深遠呢，談論別的事情吧，你那是……述說的自己。」

蘇賓大聲說道：「啊，俄羅斯的大哲學家！你那每一個字——彷彿純金一般，不僅只給我，——還要給你鑄像，我注目着這個呢。你現時怎樣躺着，作成這樣的姿勢，對於這個，不知道其中——懶惰或是用力，——那一樣居多呢？——我就那樣鑄你的像去。你很公平的攻擊我的利己和自愛的主義，是！很！是！述說自己，誇張自己，也是無用的。我們這裏一個人也沒有，無論往那裏看去，都沒有一個人所有的——不是魚類，啣齒類，哈木列其克(TAMJETIKI)，沙摩葉德(CAMODITS人種名)，——便是黑鬱鬱的森林！還有些什麼呢！研究得自己到那無恥的地點，脈搏不住得鼓動，探索自己每一個的感覺，告訴自己：我覺得什麼了，我想

着什麼呢。這是極有益的適當的職業！我們中間都是些愚蠢的人，還沒有出過一位這樣的女郎，這種敏銳的感覺，伊不像那魚兒在水裏似的滑脫了！烏瓦爾伊宛諾維赤這是什麼呢？我們的時機，什麼時候纔來呢？我們什麼時候纔能增加人民呢？

烏瓦爾伊宛諾維赤答道：「只要給一個期限，就要增加了。」

「將來嗎！地盤呢！你說：將來嗎？我把你這句話寫下來。你看罷，爲什麼把蠟燭吹滅了呢？」

「我想睡了，再會罷。」

### 第三十一章

蘇賓的話說得很是。婀娜瓦西梨娜聽見葉林娜結婚的，出於意外的消息，幾乎沒有死去。伊贖在被子裏，尼古拉阿威米赤要求伊監視着自己的女兒；他喜歡極了，彷彿遇着個機會，可以現出家主的威德，家長的能力來，他



對於人常常的談論，說的都是那樁事情；「我告訴你，我是個什麼樣的人，我使你知道——能稍爲等一會兒嗎？」現時他坐在家裏，婀娜瓦西梨娜不能和葉林娜相見，很滿意卓雅，伊對於婀娜瓦西梨娜工做的非常勤敏，自己想道：  
“Diesen Insaroff vorziehen——und wem?”然而尼古拉阿威米亦剛走出去，（常常是這樣的，阿夫固司秦赫里司琪諾夫娜的確回來了。）葉林娜走到母親的屋子裏來，一言不發，眼裏含着淚花，凝視了伊好久。葉林娜的心裏，發生了種比較所有別的，更甚的，無語的叱責；那時伊覺得不是懊悔，只覺得是種和懊悔相彷彿深遠無限的哀憐。

葉林娜吻着伊的手說道：「媽媽，仁愛的媽媽！怎樣做呢？我並沒有過錯，我是很愛戀他，不能再嫁別人了。只好怨運命罷：運命使我和父親所不喜歡的人相近，父親將要使我離開你了。」

婀娜瓦西梨娜插言道：「噯！不要向我說這個了。我一想起來，你願意

往那裏去，我的心便也追隨着你！』

葉林娜答道：『仁愛的媽媽，你可以用那比較更壞一些的來安慰：譬如我要死了呢。』

『那我就不希望和你再多見了。你就是一生都住在那茅屋裏面，（婀娜瓦西梨娜以爲保加利亞和西伯利亞的沼地相似）我也是不捨得離別……』

『慈善的媽媽，不要說這些了，托上帝的福，我們還要相見呢。保加利亞的城也和這裏一樣。』

『那裏的城怎樣！現時那裏發生戰事了；我想現時那裏無論在什麼地方，都發射着大炮……你很快的就要動身了嗎？』

『快了……只是父親……他想着控告，強迫着我們分離。』

婀娜瓦西梨娜抬起眼來，向着天空。

「列娜立卡，他不去控告。我自己無論因為什麼，都不允許這種結婚，就盼着快些死去；然而作成的事情，已然不能挽回，我也不羞辱我的女兒了。」

那就樣過了好幾天。後來婀娜瓦西梨娜打起精神，在一天晚間，同自己的丈夫兩個人坐在臥室裏，把屋門關着。全家都靜靜地沒有一些聲息，起初什麼也聽不見；不久聽見尼古拉阿戚米赤的聲音，漸漸爭論了，後來大聲喊起來，還夾雜着嘆息的聲音……蘇賓同着侍婢卓雅已然又走出來，但是臥室裏喧嚷的聲音，漸漸地低微了，談論了一會，便靜默了。只間或聽見低微的泣聲——其餘的那些聲音，都消滅了。鑰匙響了一聲，聽見開寫字台的聲音——：：：門呀的一聲開了，尼古拉阿戚米赤走出來。他露出冷峭的神色，看了看所遇見的人，往俱樂部去了。婀娜瓦西梨娜命他們把葉林娜喊到自己這裏來，緊緊的擁抱着伊，流着愁苦的眼淚，小聲說道：

「全都辦妥了，他將不提這件來，現時對於你的出行沒有一些妨礙

了……離開我們了。」

葉林娜稍爲靜默了一會，向自己的母親說道：「你允許得米特里來這裏給你道謝嗎？」

「吾愛，暫且等一等罷，現時我不能看見我們離別的人。出發以前也來得及了。」

葉林娜很憂愁的重復說道：「出發以前啊。」

尼古拉阿戚米赤允許不提這樁事情；但是婀娜瓦西梨娜未曾向自己的女兒說，用了什麼樣的代價，纔得到他的允許。伊未曾向伊說，允許償還他所有的債務，親手遞給他一千個盧布。除此以外，他很果斷的向婀娜瓦西梨娜說不願和般沙洛夫相晤，並且繼續說，他是個黑山國人（чёрно-горцы），走到俱樂部，前自己的個社員，退伍的工兵大將，隨意談論葉林娜的婚事，假裝着不注意的樣子，說道：「你聽見了嗎？我的女兒學問很淵博，嫁了那樣的

個大學生徒。」大將由眼鏡裏凝視着他，「哼」了一聲，問他作什麼遊戲。

### 第三十二章

出發的日期近了。十一月已然過去，最後的期限也過去了，般沙洛夫早已把所有的準備齊了，很希望快些離開莫斯科。醫生也來催促他，向他說道：「你很需要溫和的氣候，在這裏是不能痊癒的。」這種燥急，使得葉林娜非常的疲乏；般沙洛夫顏色的蒼白，身體的乾瘦，使得伊更爲驚駭。伊常常不由得流露出恐怖的神色，看着他那變換的面容。伊在父母的家裏住着，景况很難堪的。母親對於伊彷彿對待死人一般，父親對於伊，現出輕蔑冷淡的神色；別離的時候近了，暗暗地使得他很苦惱，然而想起凌辱父親的本分，便把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弱點隱藏起來。婀娜瓦西梨娜想着和般沙洛夫作末次的相晤。大家悄悄地領着他經過後面的台階，送他到伊那裏去。他走進伊屋子裏的時候，伊好久沒有能夠和他談話，並且躊躇起來，凝

視着他，他坐在伊傍邊的椅子上，現出靜穆恭敬的神色，等着伊開始談話。

葉林娜坐在那兒，手裏握着自己母親的手兒。後來婀娜瓦西梨娜抬起眼睛來，說道：『得米特里尼卡諾羅維赤，上帝作你的裁判官……』便止住不說，叱責也停止了。——伊大聲說道：『你有病罷，葉林娜他病了罷！』

殷沙洛夫答道：『婀娜瓦西梨娜，我病來着，現時還沒有十分痊癒呢；然而我希望故鄉的空氣，使得我復原。』

『是……保加利亞』婀娜瓦西梨娜喃喃地說着，想道：『上帝，將死的保加利亞人，嗓音好像從桶裏發出來的一般，眼睛彷彿菩提樹皮所做的桶，一付乾骨頭架子，禮服好像穿在別人的身上似的，顏色和野菊花似的黃——伊是他的妻子，伊很愛戀他……這是種什麼樣的夢……』然而伊立刻醒悟了，伊說道：『得米特里尼卡諾羅維赤，你一定……一定要走嗎？』

『一定要走，婀娜瓦西梨娜。』

婀娜瓦西梨娜凝視着他。

「啊，得米特里尼卡諾羅維赤，上帝不要賦與你我現時所經的試驗……然而你得允許我，保護着伊，愛戀伊……暫時我還生活着，你們不要忍耐貧窮！」

伊流着眼淚，嗓音哽咽起來。展開自己的懷抱，葉林娜和殷沙洛夫都撲到伊的懷裏去。

那預定的日期到了。葉林娜和自己的父母——家屬離別，從殷沙洛夫寓所裏啓程。定於十二點鐘出發。距離出發的時候，還有一刻鐘，白爾森涅夫走來。白爾森涅夫想着在殷沙洛夫這裏可以遇見他那同國的人，他們想着護送着他走，然而他們已然先走了；所走的讀者也可以知道，就是那兩個祕密的人（他們是殷沙洛夫結婚的證人）。裁縫匠迎接出來，向白爾森涅

夫鞠了個躬；他應當要愁苦了，然而也許喜歡，因為木器已然都給了他；他喝了許多的酒；他的妻子急忙到他引開了。屋子裏已然都整理好了，地板上放着個繩子細着的箱子，白爾森涅夫沉思着，許多回憶都湧現在他的腦筋裏來。

十二點鐘已然早就打過了，馬夫也把馬給牽來，然而那一對青年還未曾走來。後來聽見樓梯上一陣急促的足音，般沙洛夫和蘇賓擁着葉林娜走進來。葉林娜的眼睛也紅腫了，伊使得自己的母親昏暈過去；別離是非常的苦惱啊。葉林娜已然有一個多禮拜沒有看見白爾森涅夫了，近來他往司塔霍夫家裏來的時候，也很稀少了。伊想不到可以遇見他，驚呼道：「你謝謝你！俯在他的脖子上去；般沙洛夫也抱着他。很苦惱的靜默了一會。這三個人能說些什麼，這三顆心能覺得些什麼呢？蘇賓曉得必須用種愉快的呼聲，言詞，打斷了這所有的苦惱。」



他說道：「我們三個人在末一次又聚會了！我們服從命運的指揮，憶起以前的好處，願上帝賜福與你們新的生活！」他彷彿歌唱似的說道：「願上帝降福與你們的前途。」便止住不說了，忽然羞愧，苦惱起來。在那死人將要躺着的地方；歌唱是很有罪過的，然而在這一瞥的時候，他憶起來這個屋子裏從前所有的，聚集在這個屋子裏的人們，從前所有的都死去了，從前的死去，爲的是新生命復生起來，我們想着……然而究竟還得死去。

殷沙洛夫向着妻子說道：「葉林娜，大約都齊備了吧？全都付過價值，準備妥當了。只剩下搬這個箱子了。主人！」

主人同着自己的妻子，女兒，走進屋子裏來。他微微地搖晃着，聽着殷沙洛夫的命令，把箱子放在自己的肩上，皮鞋噉咬響着，很快的沿着樓梯跑下去。

殷沙洛夫說道：「現時我們接着俄國的風俗，應當坐下罷。」

衆人都坐下了：白爾森涅夫坐在舊椅子上，葉林娜坐在他的傍邊，主婦和自己的女兒在門坎上微睡着了。大家靜靜地一聲兒不言語；勉強微微地笑着，無論誰都不知道他有什麼微笑。每一個人都想着說些離別的話，每一個人（須要知道，主婦和伊的女兒在外，他們不過張開眼凝視着）都覺得在這類似的時間，不過說些普通的話，所有那顯着的，或者是聰明的，或者極懇切的話，都有些不很合宜，好像是有些虛偽。殷沙洛夫第一個站起來，祈禱了……大聲說道：『再見罷，我們的寓所！』

聽見接吻的聲音，然而別離的接吻的聲音，非常的冷淡；旅行的，說不盡的願望，允許着通信，最後，哽咽的別離的言辭……

葉林娜含着眼淚，坐在車上。殷沙洛夫很關心的用毯子覆着伊的足；蘇賓，白爾森涅夫主人，主婦，永遠頭上蒙着手巾的主人的女兒，看門的人，還有一個個穿着斑色衣服的職工——都站在台階的傍邊，忽然有輛華美的雪車，駕着

匹駿馬，駛到門前，尼古拉阿威米赤抖了抖外衣領子上的雪花，從雪車裏走出來。

他大聲說道：『謝上帝，還能夠遇見呢。』走到馬車傍邊。『葉林娜，這是父母臨別的祝福。』說着彎下腰，從禮服口袋裏，取出一個裝在天鵝絨口袋裏的小聖像，懸在伊的脖子上面。伊啜泣着，吻他的手，彼時馬夫從雪車的車轅上，取出半瓶香檳酒，和三個酒杯來。

『唔！』尼古拉阿威米赤說着，——眼淚已然一滴滴流到外衣的海狸皮製的領子上來，——『應當去護送，……願意……』他斟起香檳酒來，雙手顫抖着，泡沫高出了杯邊，落到雪上面去。他拿起一杯，把其餘的兩杯，遞給葉林娜和殷沙洛夫。殷沙洛夫已然坐在伊的傍邊。尼古拉阿威米赤說道：『願上帝賜給你……』他不能夠往下說了，——喝了酒；他們也喝了酒。向着蘇賓和白爾森涅夫說道：『現時你們跟着喝罷。』然而在這一瞥的時候，馬夫已然

鞭着馬走起來，尼古拉阿戚米赤和馬車並排跑着，斷斷續續的嗓音，說道：『你看，我們喝罷。』葉林娜探出頭來，說道：『再見罷，父親，安得烈彼得羅維赤，巴夫勒雅科夫里赤，再見罷，向所有的告辭了，再會罷，俄羅斯』伊轉回去，馬夫揮着鞭子，口裏哨着，馬車轆轤的響着，從門口轉向右面去——看不見了。

### 第三十三章

那天是四月裏晴朗的天氣。麗多(ЛЮДО)寬闊的湖面上，蕩漾着一隻尖胸的小船，舟子的長櫓，每一衝動，便微微地搖動一下，這個湖被一條狹的海水沖來積沙所成的沙洲，把他和威尼士(ВЕНЕЦИЯ)隔斷了。船艙裏柔軟的皮褥子上面，坐着葉林娜和殷沙洛夫。

葉林娜的面容，自從莫斯科出發日起，還沒有十分變更；然而伊那神色，可是另一樣了：越發的沉思嚴肅起來，眼睛凝視着，也更爲果斷了。伊的身體也發育了，頭髮也比較的華美濃厚了，披散在伊那白的額部，或美麗的頰上。

不過伊那唇上每逢沒有笑容的時候，便現出隱秘的常常的憂慮來。般沙洛夫和伊相反了，面容還是那樣，神色却變得更爲嚴厲，身體乾瘦蒼老了，面色青白，腰也佝僂起來；差不多沒有停止的，嗽着那短促的乾嗽；凹進去的眼晴，射出奇異的光來。般沙洛夫從俄國動身，途中在維也納差不多病了有兩個多月，到了三月底纔同着妻子往威尼士來。他希望着從那裏經過札拉（Zara）往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去；其餘的道路都斷絕了。多腦河上已然發生了戰事；英吉利和法蘭西也和俄國宣戰了，所有那斯拉夫的土地，都騷動了，準備着叛亂。

小船在賈多湖的裏岸停泊住了。葉林娜和般沙洛夫順着那狹的沙土的小路行走，周圍植着些水草每年種植他們，他們每年就死去了。走到麗多湖的外岸，往大海行去。

他們在海岸上走着。阿得利亞海（Adriatica）在他們面前翻滾着自己那

碧綠色的波浪；泛出無數的浪花，洶湧澎湃的吼着，翻翻滾滾的流去，又折回來，便把那細微的貝殼，和海草的斷屑，遺留在沙岸上面。

葉林娜說道：『這是種何等苦惱的地方！我恐怕，這裏對於你不十分冷嗎？但是我猜着你爲什麼願意往這裏來。』

般沙洛夫現出迅急，愁苦的微笑，抗聲道：『冷啊！我將要當兵，還怕冷嗎？我來到這裏……我要告訴你幾句話。我看着這個海覺得從這裏到我的祖國很近了。』他伸開手，指着東方說道：他便在那裏，風也是從那裏吹來的呢。』

葉林娜說道：『這個風不能把你所等候的船吹來嗎？那裏露出白色的帆，這不是他嗎？』

般沙洛夫瞭望着葉林娜所指示的，遠遠的海面。

他說道：『萊基赤 (Pehrets) 允許我們一個禮拜就可以準備齊了。看來他大約可以辦到的了……』突然現出興奮的神色，說道：『葉林娜，你聽見了

嗎？聽說貧窮的達爾瑪特(Dalmatia)的漁夫，犧牲自己的鉛鐵——你知道嗎，漁網借着這種鉛鐵的重力，纔能沉到河底裏去呢，——製造彈丸；他們並沒有什麼錢，只靠着捕魚去生活；然而他們還很喜歡出售自己殘餘的財產，現時都要餓死了。這些人民怎樣呢！

他們後面發出種傲慢的呼聲，夾雜着馬蹄得得的聲音，一個奧國軍官穿件灰色的短軍衣，綠色的軍帽，他們剛往傍邊躲避的時候，他就從他們傍邊馳過去了。

般沙洛夫在後面惡狠狠的怒視着他。

葉林娜說道：「他沒有什麼過錯，你知道，他們這裏沒有別的地方可以馳馬呢。」

般沙洛夫抗聲道：「他沒有什麼過錯，他那呼聲，鬍鬚，軍帽，所有他那外表，都可以激動得我的血沸騰起來。」

「得米特里，我們回去罷這裏吹着颼颼的冷風，你從莫斯科病了以後，未曾保重，所以在維也納又反復了。現時你應當更爲慎重纔是呢。」

殷沙洛夫也沒有言語，不過以前那愁苦的微笑，又復現在他的唇上來。

葉林娜繼續說道：「你願意我們在大河裏 (Canal Grande) 泛舟嗎？我們在這裏，從那時起威尼士的佳處，還沒有看見呢。我有兩張包廂的票，晚間我們往劇場裏去，聽說開演新的歌劇呢。你願意，我們今天忘了政事，戰爭，所有的事情，只知道一樣；我們生活着，呼吸着，一同去思想，我們永久連合在一處……你願意嗎？」

殷沙洛夫答道：「葉林娜，你願意這個哪，我也很願意這樣呢。」

葉林娜微笑着，說道：「這個我也知道。我們走罷。」

他們返回小舟坐下，命載上他們徐徐的在大河裏蕩漾。

誰在四月裏未曾看見過威尼士，在這裏也勉強可以知道這個蕩人心魄



的城池所有說不出來的美麗了。威尼士春天的溫和美麗，彷彿那華美的蓋奴亞（Тенра）的光明的夏日；宏壯的京城——羅馬——的秋天金紫的顏色。威尼士的美麗，好像春日一般，發動起來，喚起人的願望；使得那未曾經驗過的心神，疲憊，興奮的異常，彷彿那近的無須推測而很隱祕的幸福的約定。在在都是光明，明瞭的，蕩漾着微倦的薄霧，籠罩着可愛的靜穆；現出靜默，殷懃的景象，露出些婦女的艷麗，不愧那『美麗』（Препачива）的名稱。宮院，教堂，巨大的建築物，宏麗的異常，彷彿年青神聖，美妙的夢景；灰綠色燦爛的光華，絹樣的光輝無聲的波浪，輕輕地蕩漾的小舟，嘈雜的市聲，雜亂的擊聲，爆炸，喧噪的聲音，一些也聽不見。在在含着些小說上的，醉人心神奇偉的景象，本地的居民將要向你說：『威尼士荒廢了，將要死了，』然而也許威尼士未曾達到美的光明嚴肅裏，衰萎，殘餘的美麗。誰未曾看見過他，誰便不知道他，無論喀拿列琪（Каналетти）哥瓦爾基（Тварди）（已然沒有提起現代的

繪畫家——都無力去表示出這種清爽新鮮的空氣，附近的風景，華美景象，醉心美麗的不可思議的諧音。終生的，破壞的生活，訪問威尼士並不爲什麼，不過憶起第一天幻想未成功來，威尼士便給他現出苦惱的景象；但是覺着自己幸福的時候，他還可以增加你的力量呢，譬如有人在威尼士蕩魄醉心的天空下面，得到自己的幸福，幸福雖然沒有光輝，他還可以用那未曾消滅的光明，照耀得幸福光華燦爛呢。

葉林娜，般沙洛夫所坐的小舟，悄悄地經過了，奎瓦尼河岸，總督署，皮阿瑟 萊特 (Лайхтер)，泛到大河裏去。兩岸盡是些大理石造的第宅，他們好像靜靜地越過去了，然而用眼一瞥，都含着顯露着自己的美；葉林娜覺得自己幸福的非常；伊那蔚藍的天空上，有片黑暗的雲——雲已然消滅了。般沙洛夫這天也覺得精神很健。小舟已然蕩到險阻的里阿里托 (Риалто) 弓形門的傍邊，便折回來。葉林娜恐怕教堂的寒冷，對於般沙洛夫不很合宜；憶起

藝術院 (aradenskiye Belle Arti) 來，命舟子往那裏蕩去。他們很快的走遍了這個小博物館所有的房間，他們不是鑒識家，也不是美術嗜好家，故此每看見一幅圖畫，連停都不停，然而若是遇見些意外的愉快，也不強制着自己。葉林娜看見三個參觀的英國人，作劇烈的爭論，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笑的眼淚都流出來，落在一幅畫圖上面，繪着聖瑪爾克廷托列特 (СВЯТЫЙ МАРКЪ ТИХОПЕТЪ) 從天上下來，彷彿田鷄似的，跳在水裏拯救那拷問的奴隸；般沙洛夫這方面所喜歡的是琪柴安 (Триана 一四七七—一五七六伊大利的畫家) 所作的第一幅高昇圖，上面畫着個活潑潑的男子，穿着綠色的外衣，跟着聖母瑪頓娜 (МАРИНА) 舉起手來瑪頓娜是個美麗有力的婦人，很從容莊嚴的，撲入上帝的懷裏去——使得般沙洛夫，葉林娜很驚奇的；年老的赤瑪達科涅里雅諾 (Узна Ка-КОНЕЦАНО) 所做的莊嚴的聖像，也使得他們非常的喜悅。他們從藝術院出來的時候，又回頭看了看在他們後面走着的些英國人，長

着許多的長齒，垂下的濃髯，——露出微微地笑容；看見自己的舟人，穿着短襟的衣服，很短的褲子——便笑了笑；又看見一個商婦，頭頂上祇有一縷灰白色的髮——笑的比前更甚了，後來相互凝視着——剛坐在小舟裏，縱聲大笑起來，牢牢的互相握着了手。走到旅館跑進自己的屋子裏，吩咐給自己預備飯喫。喫飯的時候，愉樂還未曾離開他們。他們相互饗應着，喝着酒，祝莫斯科利友人的健康，拍着手，命僕人做一盤有味的魚來；僕人聳了聳肩，邁開脚步走出去，出了他們房子的時候，搖了搖頭，並且嘆息着低聲說道：『可憐的人！』他們喫完飯以後，便往劇場去了。

劇場裏演着福列基 (Bpeth) 意大利的戲劇家的歌劇，本着良心說，這種歌劇是極其平庸。然而已然傳遍所有歐洲的舞台，我們俄國人——特拉威阿特 (Tpaиарт) 也是很知道的呢。威尼士的時期，已然經過了；所有的歌者都是些極平常的角色，每唱一聲，不知費幾多的氣力，女伶畢沃列特 (Bиoтepтa)

是這個劇場裏的台柱，也沒有什麼樣的聲譽，羣衆對於伊出以冷淡的批評，很少傾慕的人，然而還有些天才。這是個年青，不很美麗，黑睛的女郎，一付不十分平均，已然壞了的喉音。伊的衣服是斑色的，非常的簡樸；髮上蒙着一個紅網；褪色的，淺藍緞子的外衣，纏在伊的胸上；肥大的瑞典的手套，一直套到尖銳的肘邊。伊是一個鑛業事務所牧人的女兒，彷彿巴黎的山茶花裝束起來一般！伊在舞台上不能做到十分的好處；然而伊扮演起來，還有許多真實，不狡滑，質樸的地方；歌的時候，露出一種特別奇異的神色來，那種節奏也只好唱給一些伊大利人聽了。葉林娜和殷沙洛夫兩個人坐在舞台傍邊，黑暗的包廂裏，他們在藝術院裏所發生的談諧的觀念，還未曾消滅，當那可憫的，墜落在誘惑婦人網裏的少年的父親，穿着豌豆色的衣服，戴着蓬鬆的白色假髮，歪張着口兒，自己預先就很慌亂的，發出種愁苦，低微，顫動的聲音來。他們兩個人笑的幾乎沒有噴出飯來。……然而畢沃列特演的很使

他們感動。

葉林娜說道：「差不多沒有人向這個可憫的女郎喝采，我選擇了許多次，看出伊那自負的，第二流的高尚性格，伊很傲慢的，嚮蹙着面容，引起他人的感傷。這簡直不是故意的取笑；你看，伊簡直不注意羣衆呢。」

殷沙洛夫走近包廂的邊兒，凝視着畢沃列特。

他說道：「是，伊不是故意的取笑呢。」

葉林娜靜靜地一聲兒也不言語。

第三幕開始了。幕拙上去了……葉林娜看着這張床，垂着的窗帷，藥瓶，遮蔽着的油燈，不由得戰慄個不住……伊憶起最近過去的事實來……伊腦筋裏想道：「將來呢？現時呢？」女伶好像故意似的答覆起來，假裝着咳嗽，傳佈到黑暗的包廂裏，以爲是殷沙洛夫的真嗽聲呢……葉林娜悄悄地凝視着他，立刻現出靜穆安寧的神色，殷沙洛夫曉得伊的意思，微笑了笑，想着

說幾句話。

但是他很快的靜默了。畢沃列特演的越發比較得完美，自由起來。伊拋棄了所有局外的，不需要的；尋找那對於藝術家罕有的，高尚的幸福！忽然越過了那不能固定的面容，然而因此就生出美來。羣衆喫了一驚，奇異起來。破裂的嗓音，不佳的女郎，起首把美握在自己的手裏，管轄住美了。歌者的喉音已然不是那樣的破裂，溫潤，響亮起來。『阿里福列多 (Ampelio)』出現了畢沃列特的喜悅的呼聲，幾乎沒有激起那樣的騷亂，伊的名字也使人信服了，我們北方的吼聲，在伊面前也不怎樣了……一瞥的時候，羣衆又靜默了。二人奏起歌曲來。這是歌劇裏最佳的地方，奏曲家就在這裏面表示出那憐憫，愚魯，浪費的青年，失望和愛情微弱的，最後的競爭來。誘惑的，羣衆呼吸和伊合一的女伶，眼睛裏含着藝術家喜悅的，真實困苦的淚花，征服了感傷的衝動，面容變換了，在那恐怖的幽靈面前，突然和死亡相接近。

了，發出那一種可以達到天空的熱烈的祈禱，伊的言詞都發表出來。「請允許我生活着……那樣年青就死了嗎！」激烈的拍掌聲，讚美的呼聲，使得全劇場都震動起來。

葉林娜覺得有些冷了。悄悄地用自己的手，摸索般沙洛夫的手，找着了，牢牢的握着。他也握着伊的手，然而伊未曾看着他，他也沒有看着伊。這種握手不和數點鐘以前在小船裏互相很懇切的相似了。

他們又由大河裏乘着船，回到自己的旅館裏去。已然到了夜間，這是個溫和，光明的月夜。那些第宅，又來歡迎他們，但是又現出另一種景象來，月光耀映着，映得四下裏雪亮，在這白色的光明裏，彷彿那窗戶露台的，細緻的裝飾描畫，都隱去了；他們的確是凸出在房屋的上頭，這些房屋籠罩着薄霧，橫着些平坦的蔭影。小舟上透出小的紅色的火光，差不多聽不見，很快的行着；他們那鋼齒發出閃閃的光華，船槳悄悄地一上一下的在那銀色的亂



波上起落，此處，彼處，除過舟子短促低微的呼聲以外，他們現時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歌唱了。別的聲音差不多聽不見了。般沙洛夫和葉林娜居住的旅館，建築在奢沃尼河岸上；未曾走到旅館，他們就下了船，繞着弓形門下面聖瑪爾克的曠場，遊行了數週，弓形門前面是個極小的咖啡館，每逢過節，人民便羣聚在那裏。他們兩個人在外國的城中，外人的中間，含着戀愛的性質，特別的喜悅，看見所有的都是很美妙的，所有的都希望着慈善，和平，和充滿了自己的那樣幸福。但是葉林娜已然不能不注意自己幸福情感的讓與，伊的心被那新近的印象所搖動，不能夠安寧；般沙洛夫經過總督署從那低的穹窿下面，發見奧國的巨炮，靜靜地指着炮口，把帽子覆在眉毛上來。覺得自己很疲倦的——最後又凝視着聖瑪克教堂和他那圓的屋頂，月光下面，青白色的鉛上閃爍着一點點的燐光，他們緩緩的走回家去。

他們的屋子窗戶臨着一個從奢沃尼河岸延長到治烏得克(Тригубен)的

大湖。旅館的對面，高高地矗立着聖蓋沃爾幾伊 (св. теоприк) 的尖塔，右邊高的空中，多剛娜 (Торана) 的金球，射出燦爛的光華——裝飾的彷彿女郎一般，在那萊當托爾 (Леденоре)，巴勒拉基 (Парраки) 教堂中顯得華麗的非常；左邊一片黑森森的船桁，帆檣，和輪船的煙筒；有些懸着半幅引上的帆，和定風旗，微微地動搖着，彷彿大翼一般。殷沙洛夫坐在窗戶前面，然而葉林娜不許他長久的流覽那風光；他忽然有些發熱，很衰弱的。伊使他躺在床上，等着他睡了，纔悄悄地返回窗邊。啊，夜間何等的靜默，何等的溫和，清新的空氣，呼吸着，何等的愉快，好像所有的困苦，所有的憂愁，在這種晴朗的天空，皎潔的月光下面，都應當很靜默的睡去！葉林娜想道：『啊，上帝，爲什麼死亡，爲什麼別離，生病，哭泣呢？爲什麼有這種美；這種希望的，愉快的情感；爲什麼有那種堅固避難所，不變的防衛，永久保護的，安寧的意識呢？這種微笑，神聖的天空，幸福休息的大地，是什麼呢？莫非這所有的只在我們的裏邊，我們的外邊，

便是那永久的寒冷，沉靜嗎？莫非只是我們一些……一些……而那裏，各處所有這些達不到的無底的深淵裏——所有都與我們無關嗎？那時這種祈禱的熱誠，和喜悅是作什麼的呢？莫非不能懇求，你將要拒絕援救……啊，上帝？莫非不可以信仰奇異的事情嗎？伊把頭枕在手上。低聲說道：『滿足嗎？』已然滿足了！我很幸福的，不只一分鐘，一點鐘，整整的一天——連續的，整整的禮拜。然而這從什麼權利來的呢？伊很驚駭自己的幸福，想道：『若是這個不能呢？若是這個有効呢？這個是天……我們是人，可憫的有罪的人……』

：啊，黑暗的幽靈離開了，他那生命很需要的，不僅只爲我一人！

伊又想到：『然而若是這個——懲罰，我們現時應當去償還我們的罪惡嗎？我的良心很靜默的，他現時一聲兒也不言語，莫非這個就是無罪的證明嗎？啊，上帝，難道我們就是有那樣的罪惡！莫非你創造這個夜，這個天，因爲我們愛戀，就想着懲罰我們嗎？若是那樣，若是他有罪惡，若是我有罪惡，——伊不由

得很憤發的說着，「啊，上帝，那麼就請賜給他，賜給我們兩個人，正直名譽的死，死在他那祖國田野裏，不要死在這裏，不要死在這間開淡的屋子裏。」

「可憫的獨一的母親愁苦呢？」伊詢問着自己，很昏亂的還未曾找着對於自己問題的辯論。葉林娜不知道，每一個人的幸福，便創造別人的不幸，並且他那利益和便利的需要，必定與別人不利益和不便宜。

般沙洛夫夢中喃喃的說道：「萊基赤！」

葉林娜悄悄走到他的前面，俯在他的身上，拭去他那面上的汗珠。他在枕上少爲轉動了轉動，又安靜了。

伊又走到窗邊，沉思起來。起首勸說自己，給自己證明，沒有畏懼的原因。並且把自己的卑怯，引以爲恥。低聲說道：「莫非有危險嗎？莫非他要不好了嗎？若是今天我們不往劇場去，所有這些思想，決不會湧現在我的腦筋裏來。」這時伊看見水面的高處，有隻白鷗；他一定是捕魚呢，靜靜的飛着，不

平均的飛翔，若是選擇好一處地方，就落在那裏去。葉林娜想道：「若是他飛到這裏，這就是個吉兆了……白鷗在那裏來回的盤旋，折疊着雙翼——彷彿箭似的，哀鳴了一聲，落在遠處一隻黑暗的船後面去了。葉林娜不由得戰慄了一下，後來又把自己的戰慄引以為恥，也不更換衣服，躺在床上殷沙洛夫的傍邊，他已然發出短促，洪大的鼾聲來。

### 第三十四章

殷沙洛夫醒來的很晚，覺得頭痛的非常，現出種感傷的神色，全身沒有一些力量。但是他已然起來了。

他的第一句問話：「便是萊基赤沒有來嗎？」

葉林娜答道：「還沒有來。」把最近的戰報遞給他，其中述說的多半是戰事，斯拉夫的土地，王國，殷沙洛夫讀書，伊去給他準備咖啡……聽見有個人敲門的聲音。

他們兩個人以為是萊基赤。然而敲門的人操着俄語說道：『可以進來嗎？』葉林娜和殷沙洛夫很驚愕的看着，沒有來得及答覆，走進一個穿着華麗衣服的人來。瘦小的臉兒，一雙活潑潑的小眼，容光煥發，好像剛贏了巨額的金錢，或者是聽見愉快的新聞。

殷沙洛夫從椅子上站起來。

不相識的人說道：『你不知道我嗎？』說着很親愛的，走近殷沙洛夫的身旁，露出莊重的神色，向葉林娜鞠了個躬——魯波雅羅夫，你記得嗎？我們在莫斯科……處相見過呢。』

殷沙洛夫道：『是，我們在兀處見過。』

『怎樣呢！請你給我介紹你的夫人。夫人，我永遠敬重米特里瓦西里耶維赤……（他改正道）尼卡諾爾瓦西里耶維赤，我能够和夫人相識，榮幸的非常。』他向着殷沙洛夫繼續說道：『你想想，昨天晚間我纔知道你在這

裏。我也住在這個旅館裏。威尼士這個城怎樣？很富於詩情，祇是這樣嗎？只有一種驚駭嫌惡的奧人，每一步都可以遇見嗎？——我已然遇見這些奧人了！你聽見了嗎？多服河上經過一次劇烈的戰爭，殺死土耳其軍官三百，占領西利司特利亞（Chinotria），塞爾維亞已然宣布獨立。像你這樣愛國的男兒，應當在東方，是不是呢？我身中斯拉夫的血已然沸騰了！但是我忠告你，請你多加慎重；我敢信他們將要注意你呢。這裏的偵探，非常的利害！昨天有個形跡可疑的人，走近我的身傍，問我是俄國人嗎？我告訴他我是丹麥人：親愛的尼卡諾瓦西里耶維赤，你大約有病罷，應當去診治纔是；夫人，你應當醫治自己的丈夫。昨天我發了狂似的，在宮殿裏，教堂裏遊行——你去過總督署嗎？那是何等的華麗！最華美的就是那大廳，這是瑪利諾法里耶羅（Маринo Фариepo）的所在；那樣也值得犯罪被斬了。我又經那著名的監獄裏去，我在那裏心神擾亂起來——我，你大約也許曉得永久喜歡研究社會問

題，竭力去反對貴族——我經那裏去引一些貴族的保護者，到這些監獄裏來呢；擺倫（Байронъ）英之詩人一七八八——一八二四說的最公平『T站在威尼士嘆息的橋上；』但是他也是個貴族。我永久去進行。年青的人，都是永久去進行。英法人怎樣呢？我們看着布司特拉巴（Бутраба）巴里敏爾司頓（Барьерстонъ）他們作的事業很多嗎？巴里敏爾司頓是個第一流的總長。不然，不要說什麼了，俄人的拳頭，也不是兒戲的呢。市司特拉巴是個可駭的惡人！你願意嗎？我給你威克托托雷俄的懲戒 *les Châtiments de Victor Hugo*——非常的奇異！天主將來的憲兵（*L'avenir le gendarme de Dieu*）——還稍為敢說幾句——但是力量也是有限。瓦宅木王（Вашечный князь）說的最妙；『歐洲將要堅固了，巴士喀台克拉爾（Башкалык-Тарь）目光從未會離開了西諾堡（Синоль）。』我最喜歡詩文，我有蒲魯頓（Прудонъ）最近的一册小書，餘下的我差不多全有了。我不知道你是怎樣，我是很喜歡戰爭；祇是不願意回家去，



準備着從這裏經佛羅連柴亞 (Фроениа), 羅馬 (Рима) 去, 法蘭西 是不能去的, — 因此我想往西班牙 去! 聽的那裏的婦女很奇怪, 只有一樣壞處, 就是微蟲很多。我曾經去過喀里佛爾尼亞 (Калифорния) 我們俄國人並沒有什麼事情, 我就說自己是個記者, 研究地中海商業 詳細的問題, 你將要說這不是有趣的, 專門的題目, 然而我們很需要專門家, 我們理論的也足了, 現時需用實行了……尼卡諾爾瓦西里耶維赤 你很不強健, 我將要使得你疲倦, 然而這也沒有什麼, 我再稍坐一會……」

魯波諒夫 又那樣閒談了好久, 走了, 約定下次訪問他來。

這種出於意外的訪問, 使得般沙洛夫 很疲勞的, 躺在長椅子上, 看着葉林娜 很激烈的說道: 「那是你們後進的青年, 那種彷彿這位先生似的好吹哨的人, 也要和別人一樣的自尊自傲起來。」

葉林娜 也不和自己的丈夫辯駁, 這時伊看着般沙洛夫 的虛弱, 比較那全

俄後進青年的景象，更爲使得伊不安起來……伊坐在他的身傍工做。他閉着眼睛，動也不動的躺着，身體乾瘦極了，顏色也非常的清白。葉林娜凝視着他的側面，和他那伸出來的手，使得伊心裏突然驚駭起來。

伊說道：『得米特里……』

他吃了一驚，說道：『什麼，萊基赤來了嗎？』

『還沒有來呢。……你想着怎樣，你發燒了，的確是不很強健，請醫生去罷！』

『那個惡人把你說得害怕了。我稍爲休息一會，就好了。吃完午餐我們再到各處遊行去。』

過了兩點鐘……般沙洛夫一直在椅子上躺着，眼睛雖然沒有睜開，然而却也不能睡眠。葉林娜也不離開他，自己的工做，落在膝上了，伊也不去拿起來。

伊向他道：『爲什麼你睡不着呢？』

再等一會就睡着了，他握着伊的手，放在自己頭傍邊，那樣很好。萊基赤若是走來，就立刻把我叫醒，若是他說船預備好了，那我們立刻就可以動身了，應當把所有的整理好罷。

葉林娜答道：也沒有什麼可整理的了，過了不多一會。

般沙洛夫說道：「這個人述說的戰爭塞爾維亞大約都是些虛話，但是應當走了，不能失了時機，——將要準備了。」

他輕輕的睡去；屋子裏靜寂起來。

葉林娜頭倚在椅背上，往窗戶外面瞭望了好久。天色變了；颳起風來。一片大的白雲，很快的遮滿了天空，遠處細的船檣不住得搖動，長的定風旗有一個紅十字架兒，飄蕩個不住，落下去了，又飛起來。舊鐘的擺鏜鏜的打了幾下，含着種憂怨的鳴聲。葉林娜閉着眼睛。伊夜間睡得很不安寧，只睡了不多一會。

伊做了一個奇異的夢。覺得自己同着些不相識的人，坐上船在查里柴諾的池中蕩漾。他們都很靜默的，動也不動的坐着，也沒有人去蕩槳；由着船自己去浮沉。葉林娜也不覺得驚駭，祇是很煩悶的，想着知道這是些什麼樣的人，爲什麼伊和他們在一處呢？伊凝視着水池，漸漸的增大，池岸沉淪下去了，已然不是水池了，是片汪洋的大海；淺藍色靜默的巨浪，使得小船搖動起來；從水底發出種吼聲，可怖的景象來；那些不相識的同行的人，忽地跳起來，喊叫着，搖擗着手……葉林娜認得其中一個人，是伊的父親。但是浪花上起了一股白色的旋風……全都迴旋擾亂起來……

葉林娜凝視着；周圍仍舊白茫茫的；這是片無垠的白雪啊。伊已然不坐在船上，彷彿是坐上車從莫斯科走出來；不只伊一個人，和伊並排坐着一個小孩，穿件舊的外衣。葉林娜細細的一看，原來是伊那可憫的夥伴嘉卡，伊覺得很詫異的，想道：『莫非伊沒有死嗎？』

「嘉卡，我們同你往那裏去呢？」

「嘉卡也不答覆，用外衣把自己蒙住，伊覺得很冷了。葉林娜也有些覺得發冷。沿着道路向遠處眺望，遠遠的雪陣裏，露出一座城來，有一些銀頂的白色的高塔……」

「嘉卡，嘉卡，這個是莫斯利科嗎？」葉林娜想道：「不是，這是索洛威次奇修道院（Соловец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那裏有許多窄小的僧房，和蜂房一般，氣悶，擁擠的異常——得米特里就被禁在那裏，我應當援救他去……忽然伊前面現出一個白色的深坑來。馬車將要陷在裏面，嘉卡笑了。聽見坑底發出陣「葉林娜葉林娜」的呼聲。」

伊耳邊聽得很明晰的喊叫「葉林娜的聲音，急忙抬起頭來，轉過身去，警得呆了。般沙洛夫的面色，彷彿伊夢中所見的雪樣似的白，剛從椅子上站起一半來，用那光亮奇異的大眼，凝視着伊，他那頭髮披覆在額邊，嘴唇很奇

怪的張開了。恐怖，夾雜着憂愁情感的神色，突然現露在他那變換的面容上來。

他說道：「葉林娜！我要死了。」

伊喊了一聲，跪下去，緊貼在他的胸前。

殷沙洛夫重復說道：「全完了，我要死了……我那可憫的妻子，我要和你長辭了！我要和我的祖國長別了……」

他問後倒在長椅子上去。

葉林娜從屋裏跑出來呼助，侍僕請醫生去，葉林娜伏在殷沙洛夫的傍邊。這時門坎上站着個寬肩，形容憔悴的人，穿件寬大粗布的外衣，戴頂粗劣的油布製的帽子，面上露出疑惑的神色。

葉林娜喊道：「萊基赤，這是你哪！你看，上帝，他的景象很壞了他得的是什麼病呢？上帝！上帝！昨天他還出外去遊行，剛纔還同我談話呢……」

萊基赤祇站在傍邊，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有個人戴着假髮，架着眼鏡，從他傍邊很快的過去了，這是住在這個旅館裏的醫生，他走近般沙洛夫的身邊。

過了不多一會，般沙洛夫死了。醫生說是由於那和爛肺聯接的動脈瘤。

### 第三十五章

第二天還在這個屋子裏，窗邊站着萊基赤，葉林娜披着肩巾，坐在他的面前。隔壁屋子裏，停着般沙洛夫的靈柩。葉林娜的面容，現出恐怖的樣子，沒有一些生氣，額部眉間現出兩道皺紋，使得伊那凝固的雙睛，露出努力的神色。窗上擺着打開的婀娜瓦西梨娜的來函。伊喚自己的女兒回莫斯科去，伊怨恨那光陰，自己的岑寂，尼古拉阿威米赤向般沙洛夫致敬，很留意他的健康，請他離開自己的妻子。

萊基赤是達爾瑪特(Tarmat)的人，充當個水手，般沙洛夫在自己祖國遊

行的時候，纔和他相識，現時在威尼士又遇見他了。這是個冷峭，愚魯，果敢，忠心於斯拉夫事情的人。他輕蔑土耳其人，嫌惡奧人。

葉林娜操着意語問他道：「你在威尼士要逗留多少時候呢？」伊那嗓音也彷彿面容似的，沒有一些生氣。

「不過裝載費些時間，請不要疑惑，一直到札拉去。我很不喜歡我們的同鄉。他們早已等候着他；希望着他。」

葉林娜彷彿機器似的，重復說道：「他們希望着他。」

萊基赤問道：「幾時纔葬他呢？」

葉林娜沒有立刻去答覆他，——「明天。」

「明天嗎？我等候着。想着往他的墓裏投一撮土。應當來幫助你。最好是把他葬在斯拉夫的土地上去。」

葉林娜凝視着萊基赤。



伊說道：「船主請載上我和他，運我們離開這裏，到海的那面去。這個可以辦得到嗎？」

萊基赤沉思起來。「辦倒是辦得到，不過有些困難，必須和這裏嫌惡的長官，竭力去交涉。然而我們想一想，總要把這所有的辦妥，把他葬在那裏；我怎樣把你載回去呢？」

「你無須把我載回去。」

「什麼？那麼你留在那裏呢？」

「我已然給自己找好位置了，只請你載走我們，把我載走。」

萊基赤搔着自己的後腦道：「你以為怎樣，但這是非常的困難。我走了，試一試去，你在這裏等候我兩點鐘。」

他走了，葉林娜走到隔壁屋子裏，倚着牆，站了好久，癡在那裏。後來伊跪下去，但是不能夠祈禱了。伊的腦筋裏沒有非難的思想；也不敢去質問上

帝，爲什麼他不寬恕，不憐憫，不去保護，若是有罪惡，爲什麼懲罰高興罪惡呢？我們中間每一個人都是有罪的，生活着，不是那種大思想家，不是那種人類的善行家，只爲的是利益向他們懇求着，能够希望有生活的權利……但是葉林娜不能够祈禱了，癡在那裏。

那天夜間，一隻大船離開了殷沙洛夫居住的旅館。船中坐着葉林娜和萊基赤，擺着一隻蒙着黑呢的長箱。他們蕩漾了將有一點鐘，纔蕩到一隻雙桅的不大的海船傍邊。那隻船下了錨，停泊在港灣出口的附近。葉林娜和萊基赤上了海船，水手們把箱子運上來。暴風雨從半夜裏就起了，晨間海船已然經過了廣多。這一天裏暴風挾着種猛烈的力量颳起來，有經驗的些船員，在「勒羅伊達」(Лероиды)號的公事房裏，頭都搖動着沒有一些的安寧。威尼士，特里耶司特 (Trieste)，和達爾瑪特海岸中間阿得利亞海面危險的異常。

自從葉林娜從威尼士動身以後，經過了三個禮拜，婀娜瓦西梨娜在莫斯科接到下面所寫的一封信：

「我那仁愛的父母，我將要和你們長別。你們不能再看見我了。得米特里已於昨日去世。所有我的希望都歸於消滅。今天我載着他的屍體，往札拉去。我把他葬了，至於我將來怎樣，我也是不知道的！但是除過得米特里的祖國，我已沒有別的故鄉。那裏計畫着暴動，準備去戰爭；我充當看護婦去；看護病人和受傷的人。我不知道我將來怎樣，但是得米特里死了，以後我只好着他的記憶，他那一生的事業。已然學會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的文字，實在是，我不能忍耐這些——那樣還比較的好些。我走到深淵的邊兒上了，應當落下去。命運未曾白白的使得我們聯合；誰能夠知道，也許我殺死他；現時又跑來引誘我了。我尋找着幸福——找着了，大約就是死亡。看來只好那樣；看來我是個有罪惡的……，然而死亡能遮蔽着，和解着所

有——不是嗎？請寬恕我，惹起你所有的悲傷了。這已然不由我自主了。爲什麼回到俄國去呢？在俄國做什麼呢？

請接受我那末次的接吻，和祝福，不要來判斷我。」

葉林娜

從那時起已然經過將有五年了，再沒有得到關於葉林娜的消息。所有那寫信，訪問，都沒有有一些效果，議和以後，尼古拉阿戚米赤親身往威尼士，札拉；他在威尼士所得的消息讀者已然都知道了，至於札拉沒有一個人能夠給他一個關於萊基赤和他那所賃的海船的確實消息。聽見好些不幸的消息，說是數年以前，暴風雨以後，海水把一個棺材沖到岸上來，裏面盛着個男子的屍體……聽見別人說，這是些比較確實的消息，這個棺材不是被海水沖來的，是一個從威尼士來的外國的夫人，載着這個棺材，埋葬在岸邊。有些人還說蓋爾柴戈溫 (Гельсгольм) 招集軍隊的時候，還看見這位夫人在

軍中呢；並且描寫伊的裝束，從頭至足，都是一律的黑色。葉林娜的蹤跡，永久隱去了。無論誰都不知道，伊還活着沒有，藏在什麼地方，或者伊那生活的遊戲告終，伊那遨遊告終，死神降臨了。人有時躺在那裏，不由得很恐慌的，問自己道：莫非我已然三十……四十……五十歲了嗎？如何生活過的那樣快呢？怎麼死亡走動的那樣的近了呢？死神彷彿漁夫一般，漁夫把魚兒捕在自己的網裏，在一定的時間，把魚兒留在水裏；魚兒還在那裏遊泳，然而網一到了他的身上，他還正在希望的時候呢，漁夫就把他捕着了。

吾書其餘的人物怎樣呢？

婀娜瓦西梨娜還生存着，自從經過那種變故以後，十分的蒼老，也不怨恨什麼，越發憂愁起來；尼古拉阿威米赤也現得蒼老了，頭髮變成灰白的顏色，和阿夫固司秦赫里司琪諾夫娜絕交了……現時他還怨恨那所有的外國

人呢。他那管家婦是位三十歲，美麗的俄國婦人，穿着絲製的衣服，戴着金戒指和金耳環；庫爾拿托夫司奇好像是個有特別性情的人，有種活潑潑的，黑髮人的性質，美麗婦女的愛戀者，卓雅嫁給他，伊是非常的服從他，並且停止思想那德國；白爾森涅夫住在蓋戴里別爾哥（Тейдерберт）城；由官費派遣到外國去；他遊歷了柏林，巴黎，未曾虛度了光陰，成了一個適當的教授。一般學者都注意他那兩種著作：『古代德意志法庭懲罰法的幾種特質論』（Статья о некотор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древнегерманского права в дѣлѣ судебныхъ наказаній）城市文化原始問題之意義（статья о значеніи городского начала въ вопросѣ цивилизации），可惜他這兩種著作裏，外國話很多，讀起來不免有些困難。蘇賓在羅馬住着；致力於自己的藝術，在那最著名，羣衆稱讚的，青年彫刻家裏，佔了一個位置。一些嚴刻的旅客，看出他不很研究古代的藝術，沒有一定的『體裁』把他歸入法國一派去；英美兩國人都不向他定購了。

近來許多的批評，都聚在他那瓦克杭卡（Вакханка）的彫像上去，俄國著名富豪包包司金（Богачкин）伯爵用一千司庫基（СРРР）把他買過來，但是他願意出三千司庫基，購買那別的真正法國的彫刻家所做的『年青的農家女兒，由於愛情死在那蓋尼亞威司諾的胸間的彫像。蘇賓間或也和烏瓦爾伊宛諾維赤通信，他沒有一些變更。蘇賓新近給他寫了一封信，說道：『你記得嗎？那天知道可憫的葉林娜結婚的夜間，我坐在你的床上，同你所談的話，你還記得嗎？那時我問你，我們將要有人民嗎？你答覆我說：『將來。』啊，現時我從我那美滿酌前途裏，又從新問你：烏瓦爾伊宛諾維赤，將來嗎？』

烏瓦爾伊宛諾維赤輪轉着手指，眼光凝視着遠處。

# 共學社 叢書

商務  
印書館  
出版

本叢書已出  
七十餘種詳  
目請見本館  
圖書彙編承  
索即贈

- 不快意的戲劇……金木基譯 一元
- B. Shaw: Plays of Unpleasant
- 瑞的續絃夫人……程希孟譯 五角五分
- A. W. Pinero: The Second Mrs. Tanqueray
- 活冤孽……俞 忽譯 册三元六角
- V. Hugo: Notre-Dame de Paris
- 渦堤孩……黃志摩譯 三角五分
- Fonqué: Undine
- 海上夫人……楊熙初譯 五角
- H. Ibsen: The Lady from the Sea
- 活屍……文鏡軒譯 三角
- L. Tolstoy: Live Corpse
- 黑暗之……鄭演存譯 三角五分
- L. Tolstoy: The Light that Shines in Darkness
- 比利時的悲哀……沈 琳譯 三角五分
- L. And oyer: The Sorrows of Belgium
- 甲必丹之女……安壽頤譯 六角五分
- A. S. Pushkin: The Captain's Daughter
- 前夜……沈 穎譯 八角
- I. S. Turgenev: On Eve
- 父與子……耿濟之譯 一元
- I. S. Turgenev: Fathers and Sons
- 復活……耿濟之譯 册三元五角
- L. Tolstoy: Resurrection
- 托爾 短篇小說集 瞿秋白譯 六角五分
- 斯泰 L. Tolstoy's Short Stories
- 柴霍 短篇小說集 耿濟之譯 九角
- 甫 A. Tchekov's Short Stories
- 罪與愁……柯一岑譯 三角五分
- A. Ostrovsky: Sin and Sorrow
- 貧非罪……鄭振鐸譯 三角五分
- A. Ostrovsky: Poverty no Vice
- 藝術論……耿濟之譯 七角
- L. Tolstoy: What is Art?
- 歐洲文藝復興史 蔣方震著 五角五分
- 墨子學案……梁啟超著 七角五分
- 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著 六角五分



# 屠格涅甫名著

## 羅亭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一册 定價七角

趙景琛譯 此為屠格涅甫六大名著之第一部。書中主人翁羅亭，言行不能一致，好作空談，而意志薄弱。驟遭戀愛，即為所屈服，他事更一無所成。我國適值大變動之時代，此書實可為吾人借鑑。卷端附譯者序文一篇，述西洋批評家對於本書的評論及其對於世界的影響，尤足為研究者之一助。

## 前夜

(共學社叢書)

一册 定價八角

沈穎譯 這也是屠氏著名之作。書中主人翁葉林娜，是個見解卓絕的女英雄，垂青於志士殷沙洛夫，經過許多波折，卒成佳偶。

## 貴族之家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一册 定價一元

高涇譯 本書為屠格涅甫六大傑作的第二部，他的思想是接續着羅亭而來的。書中主人翁拉夫爾斯基，是不滿意於羅亭式的行為的。他想去，想去實行他的理想，但他仍舊不能在新的潮流裏找出一條路來，他的力量太薄弱了。他不幸和一個悍暴的婦人結婚，受了不少痛苦。他們離開了，他又遇見一個好女子里莎，互相戀愛着。他們都相信悍婦已死，但不久她又出現了。里莎到尼菴裏去，拉夫爾斯基失敗了。情調極為凄婉動人，所描寫的悲哀是詩的。譯筆亦甚明白流暢。

## 煙

(文學研究會世界文學名著叢書)

一册 定價一元

樊仲雲譯 本書以一戀愛事件為中心，描寫俄國六十年代一般知識分子對於反動政治之絕望，因了幻滅而感悲哀。交筆精細深刻，冷雋處使人失笑，沉痛處使人墮淚。在中國的讀者，常也會與其他國裏的許多讀者具有同感。

## 父與子

(共學社叢書)

一册 定價一元

耿濟之譯 是書描寫老年思想與青年思想的衝突，曾受俄國社會狂熱的讚許。

商務印書館  
出版

書叢學文斯羅俄社學共

# 前夜

究必印翻撰作著有書此

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俄國屠格涅夫

譯述者 沈穎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Kung Hsue Sheh Series

ON EVE

By

I. S. TURGENEV

Translated by

SHEN YING

1st ed., Aug., 1921

4th ed., Nov., 1930

Price: \$0.8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N  
二  
八  
九  
沈

